西藏

“世界屋脊”



扬天民



人口 （西藏自治区）：	2,633,732	（2000 年）
	3,002,165	（2010 年）
	3,370,598	（2020 年）
最高海拔:	8,848 米	
省会城市:	拉萨市	559,423
大城市（2010 年）	日喀则市	703,292
	昌都市	657,505
	那曲地区	462,381

山南市　　328,990

林芝市　　195,109

地市级行政区:　　7

县:　　74

乡镇:　　692

主要民族（2000 年）:

藏族　　2,427,168　（92.8%）

汉族　　158,570　（6.1%）

回族　　9,031　（0.3%）

门巴族　　8,481　（0.3%）

珞巴族　　2,691　（0.1%）

“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地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约 21:25）

本书是由基督的一名跟随者写的，他希望并祈祷许多人通过阅读神的国如何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的故事，信心得到激励和坚固。因此，只要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作者允许你随意复制或印刷本书，广泛地在中国传播。

封面照片：四川省洛若镇的一角。曾有四万多藏族人挤在这个偏远小镇里。镇上的房子层层堆叠，结构独特，2016 年政府推倒了大部分的房子。

目录

目录.....5
引言.....7
神的子民的反馈.....8
概述.....10
简介.....12
冰雪的国度.....12
西藏的景教.....21
安东尼奥·德尔·安德拉德和古格王国遗址.....23
19 世纪 80 年代.....32
19 世纪 90 年代.....36
戴安妮（Annie Taylor）.....39
李彼得和李金哈.....46
20 世纪初.....50
克里斯蒂威廉（William Christie）.....56
20 世纪 10 年代.....67
史德文（Albert Shelton）.....72
20 世纪 20 年代.....78
孙达尔辛——双脚流血的使徒.....85
嘉绒.....90
柏立美（Victor Plymire）.....97
20 世纪 30 年代.....110

连福川（Frank Learner） 114
20 世纪 40 年代 122
藏文圣经的故事 127
20 世纪 50 年代 135
丁约翰 140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 146
20 世纪 80 年代 152
20 世纪 90 年代 157
21 世纪头 10 年 161
21 世纪 10 年代 166
丹增拉帕 172
西藏教会的未来 178
西藏自治区基督徒分布图 181
西藏的民族群体 182
封底 187

引言

多年来，中国的耶稣追随者一直立定心意做基督的见证人，向自己的同胞作见证。许多人为事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为信仰而忍受的残酷迫害常常是难以想象的。

圣经命令所有的信徒都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 16:15）。过去有许多外国宣教士响应这个诏命，来到中国宣讲神的道。他们用“在基督里得永生”的信息祝福这片土地，而当黑暗抵挡神的光时，他们也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尽管处境艰难，然而他们仍然保持忠心，为中国信徒树立了服事神的美好榜样。

今天的中国仍然迫切需要更多神的仆人和工人把福音传遍全国。神正在寻找愿意站出来，并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人。

我们主的日子近了。愿你们的心因主耶稣基督在中国所行的大事受到鼓励，赞美赞他荣耀的名！

愿主在我们这一代，下一代，直到永远，不断地兴起荣耀他名的更多见证！

主啊，你是得胜的君王。那些跟随你到底的人是有福的！

基督谦卑的仆人

谢摩西（1918-2011 年）*

*谢摩西于 2011 年回天家前，为本系列丛书写了这个序言。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国家庭教会领袖，曾为耶稣基督的名坐了 23 年的牢。

神的子民的反馈

你手中的这本书是《中国纪事》系列丛书之一，作者撰写此系列丛书，主要是为了祝福和鼓励中国的教会。对许多急切想了解神在他们国家的大能作为的信徒而言，这些书一直像活水一样。下面是基督徒读者的一些回应：

“我们从来没有很好地了解主如何在我们中间建立他的国度，感谢这些珍贵的书籍，使我们知道神怎样藉着他的仆人在中国各个省份中成就了他伟大而奇妙的工作。我们继续祈求有更多充满生命力的书籍能给我们阅读！”

——重庆杨弟兄

“我们相信圣灵的复兴之火会在我们这一代再次点燃，主的大能将把我们成千上万的同胞领进神的家。这些书真的太好了。请多寄一些来！”

——湖北省江弟兄

“对神的儿女来说，了解中国各省的神国历史极其重要。毕竟，历史是**他的故事**。这些书非常珍贵，深入叙述了基督肢体的历史。我们热切期待这个系列丛书的每一本，因为它们可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神在中国的荣耀工作。”

——北京翟弟兄

“我丈夫和我一起读你的书，看到很多我们以前从未听过的见证，令我们感触良多，泪流满面。你的书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灵命，使我们大受鼓舞。我们希望能尽快收到这个系列丛书的新书。”

——上海徐姊妹

“我们住在武汉，阅读你的书的时候，我们的城市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当我们读到主如何建立他的教会和赋予教会能力时，我们意识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他也掌控着未来。谢谢你与我们分享这些无价的珍宝！”

——湖北省蔡弟兄

“我和我们查经小组的弟兄姊妹们分享了你的书。我们都很喜欢。这样活泼和中肯的基督教历史在我们的国家是找不到的，我们非常珍惜它，也恳请你再寄一些这样的书来。”

——浙江省周弟兄

“我把你的书送给了我儿子。他是一名历史系的大学生。他说学校里的教科书没有哪一本有这样的内容。这本书使我们大开眼界，耳目一新。”

——江西省平姊妹

“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通过各种历史事件向我们显明他的主权时，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一切都在他的完全掌控之中，我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因此，现在我们对他更加充满了信心，知道他看顾我们，神的灵在幕后做工。他正在编织一个美丽的故事，他的救恩正遍传我们国家。”

——四川省龚弟兄

概述

很多人都知道最近几十年来，基督教在中国获得了爆炸性的发展，目前中国的基督徒已经超过一亿。然而，鲜有人知道这个奇迹是如何发生的。这个系列丛书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要记录从福音最初传入中国到今天，基督教在中国各个省份的发展情况。

这个项目源于 2000 年的一次会议，当时，几名家庭教会领袖说他们的成员需要了解神是如何在整个中国建立他的国度的。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对他们的属灵遗产知之甚少，我的祈祷是，无数的人将会得到坚固、启迪和挑战，把圣灵的火炬承接到他们这一代。

编撰这些书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记录神在中国的大能作为。保存一份神在中国行大事的记录至关重要，这样，后世代的信徒就能了解那些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生命的奇妙事件。圣经教导我们：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求告他的名，

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

要向他唱诗歌颂，

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要以他的圣名夸耀，

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

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

时常寻求他的面。”

（诗 105:1-4）

在这项工作上，许多神的儿女都给予了充满爱心的协助。例如，我深情地想起了年迈的传道人傅长老，他是在两个年轻人的帮助下来到我办公室的，因为他非常渴望为这个系列丛书接受采访。虽然这位圣徒为福音的缘故坐了多年的牢，但他迫切想为神的伟大作为作见证，希望世界各地的信徒能受到鼓舞和激励，活出更神圣的生命。我遇见和采访过的无数信徒，也同样渴望分享神的作为，荣耀他的名。

最后，如果我们不感谢主耶稣基督，那是一种失职。我的祈祷是，当你读这些书的时候，他会从书中向你显现，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作为一位永存者，渴望通过彰显他的权能和非凡恩典，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

今天，中国的教会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恩典上，都有了极大的增长。然而在一个世纪多一点之前，中国还被视为最难的宣教禾场之一。一名到中国宣教的著名英国宣教士曾写道：

“福音有进展，但进展缓慢。人们铁石心肠，他们的灵魂和身体都被世界吞吃了，似乎感觉不到会有任何超感官的现实存在。对他们来说，我们的道理是愚蠢的，我们所说的是行话。我们与他们讨论，在辩论中驳倒他们。我们令他们沉默和羞愧，但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一切努力，就像阵雨下在沙漠中一样。”

状况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总而言之，在中国，没有人能为所发生的惊人复兴居功自傲。很明显，这伟大的成就不是别人，正是主耶稣基督的杰作。我们要怀着敬畏之心宣告：

“这是耶和华所作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希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诗 118:23-24）

简介

冰雪的国度

西藏这个名字本身就会让很多人不寒而栗。神秘、禁戒、难以接近；多个世纪以来，西藏一直是探险家、朝圣者、军队和宣教士所渴望到达的地方，但它那些似乎不可逾越的屏障，迟迟不将任何宝藏拱手让给那些寻宝的人。

西藏四周由岩石和冰川组成的高墙很好地保护了她，使她没有受到外部的太大影响。西藏的平均海拔超过 4500 米，19 世纪 60 年代，一位法国天主教宣教士生动地总结了这种物理挑战：

“它就像手里拿起一张纸，把纸揉成一团，然后张开手，让纸松开来！没有任何平坦的地方——只有高山和低谷——陡峭、难以接近、崎岖不平的山脉和深谷，流经其中的是一些世界上最大、流速最快的河流。”

西藏的面积非常大，它是中国六百多万藏族人民的家园。单单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就有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若加上四川省、甘肃省、青海省和云南省的藏区，中国藏族人的整个居住区几乎达到了两百万平方公里。

也许这样比较可以帮助你理解西藏的辽阔和空旷，中国藏区的面积大约是英国的三倍，但它的人口却只有英国的十分之一。

动荡不安的历史

西藏的古代历史充满了神话色彩，但众所周知，早在公元前二世纪，西藏高原的部分地区就有游牧部落居住。

在公元第七和第八世纪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庞大的藏族帝国，这一时期被认为是藏族历史上的“鼎盛时期”。那时候，藏族的影响已经扩展到当今的印度北部、尼泊尔、不丹和缅甸北部；在西藏东部和北部边境，藏族人经常与汉族人发生战争。公元 763 年，一支藏族军队甚至包围并摧毁了中国的都城西安。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统治者开始觊觎西藏高原的辽阔土地和自然资源，他们发动军事行动，第一次将该国纳入汉族人的统治之下。1720 年是一个转折点，汉族人拆毁了拉萨城的城墙，在西藏自治区各地驻扎了数千名军人，并将康区的很大一部分并入四川省。后来，印度、锡金和拉达克等独立王国也宣称对西藏的部分地区拥有主

权。此外，蒙古和俄罗斯对世界屋脊的关注也不断增加，西藏逐渐成为众多竞争力量之间激烈拔河比赛的舞台。

1903 年，一支英国远征军入侵西藏。藏族军队在武器先进的英军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在一次小规模战斗中，有六百多名藏族人被机枪扫射死亡。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到蒙古，并在那里呆了四年，但当汉族人于 1910 年入侵拉萨市时，他又越过喜马拉雅山逃到了印度北部，这预示着几十年之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将步其后尘。

种子的黑暗力量

虽然从表面上看，绝大多数藏族人都自称是佛教徒，但许多观察家已经意识到，佛教只是覆盖在古老而包罗万象的信仰体系之上的一层外衣，这个信仰体系并没有将世界分成不同的部分，而是同时囊括了所有的生命。

如今，约有 10%的藏族人信奉种子宗教，西藏有 300 座活跃的种子寺庙和寺院。

早在公元七世纪佛教从印度传入西藏高原之前，强大的种子宗教就已经盛行了多个世代。种子是一个古老的信仰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黑暗的神秘习俗与恶魔附身及超自然事件相互交织，制造了一层属灵黑暗，基督徒已经努力了数百年，但至今仍难以穿透。

藏族人通过故事和文学的渲染，使得他们一代比一代更加相信看不见之世界的力量。多个世纪以来，喇嘛和其他藏族人联合起来，残酷地压迫人民，统治社会，到 20 世纪 50 年代，性病泛滥，虐待猖獗，数百万藏族人受到专制政权的奴役。

西藏强人

灵界在西藏是如此的真实，以至人们的日常生活往往与黑暗力量纠缠不清，无法分开。

圣经教导我们：“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以弗所书 6:12）。达赖喇嘛说过，一个强大的恶魔不仅盘旋在西藏的上空，而且还具体化地在担任政府要职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人们经常向那人请教，寻求他的指导和建议！

有很多关于藏族巫师和喇嘛施行黑魔法的故事，但希望下面的例子足以让读者粗略了解几千年来捆绑藏族人的强大属灵力量：

有一次，澳大利亚宣教士医生给一群藏族难民打针，他回忆说：“我三次把针头扎进一个人的胳膊，却发现他的肌肉像石头一样硬，把针都扎弯了。那个藏族人忽然想起自己的‘魔石’还挂在腰带上，于是取下递给朋友。再一次打针时，他的肌肉软得像奶酪一样，针顺利扎了进去！”

1981 年，一个美国摄制组前往印度北部拍摄一位著名藏族喇嘛的火葬过程。不相信的摄制组报道说，他们看到“喇嘛的头骨飞到了空中，没有落到地上。后来在火葬过程中，据说喇嘛的眼睛、舌头和心脏都从火中飞出，落在另一位僧人的脚下。当地的藏族人把这些‘神迹’都当成是真的。”

西藏的三个地区

纵观西藏的漫长历史，传统上它有三个主要地区，每个地区内部都有很多王国和侯国。虽然因为有共同的文化和宗教信仰，藏族的各个分支在许多方面是统一的，但在历史、习俗和语言等方面，藏族人之间仍然存在显著差异。

本书中的许多章节是根据所记述的事件发生在西藏的哪个历史区域来编排的。像下面这样概述西藏的三个地区很有帮助：

西藏中部地区



20 世纪初身穿中世纪盔甲的藏族士兵

西藏中部一直被认为是藏族文明的中心，它是很久以前，由分别以拉萨市和日喀则市为中心的两个国家合并而成的。

然而，在语言和文化上，西藏中部和其他地区是有区别的。今天，中国的藏族人大约有 45%居住在西藏中部，它与印度、尼泊尔、不丹和缅甸接壤。

拉萨市建于公元 633 年，海拔 3660 米，在藏语中意为“众神之地 ”或“圣地”，它一直被视为喇嘛教的中心。有一千个房间的布达拉宫是拉萨市的最高建筑，它是达赖喇嘛的旧居。宫殿东边约两公里外的大昭寺，被视为城市的属灵中心。

拉萨市以西广阔的阿里地区是干旱的荒地，那里有许多被遗弃了很久的废墟，无声述说着曾经的辉煌，古格王国遗址就是在该地区。古格王国在它于 1630 年突然消亡之前，曾主导了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

康区



四川省西部的一名康巴战士

康区是传统的西藏东南地区，到处是深深的河谷和白雪皑皑的山峰，也是可怕的康巴战士的故乡。他们是训练有素的奇兵，守卫着藏族的东部边疆，阻挡不受欢迎的来访者进入。

多个世纪以来，外来者一直非常恐惧身材高大的康巴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的身高超过一米八，并且以残暴和滥用暴力而闻名。一个在 20 世纪 40 年代穿越康区的西方人对他所遇见的康巴人作了如下描述：

“他们集体住在三到四顶帐篷里，这些帐篷是他们的活动总部。他们带着步枪和刀剑闯入一个游牧民的帐篷，强行要求对方给予最慷慨的款待。游牧民充满恐惧地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拿了出来。

这些康巴人填饱肚子和口袋后，还牵上几头牲口，然后消失在了广阔的旷野中。他们每天都在另一顶帐篷里重复这样的恶行，直到整个地区都被他们剥了一层皮。据说，他们有时会残忍地将受害者处死。他们甚至屠杀朝圣者及游方僧侣和尼姑。”

溯其历史，康区曾是三十多个独立藏族王国和侯国的所在地，每个王国都有自己的王室。今天，中国境内的藏族人约有 26%居住在康区，它包括今天四川省、云南省和甘肃省的部分地区。

从 1720 年开始，康区逐渐被并入四川省。人民解放军在 20 世纪 50 年代完成了这项工作。

安多地区



青海湖附近穿着节日盛装的安多妇女

安多是传统的西藏东北地区，它是中国境内约29%的藏族人的家乡。

安多的一些地方非常偏远，以至于这些地方的游牧民继续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安多最著名的地标是中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青海湖是咸水湖，湛蓝的湖水与白雪皑皑的群山相得映彰，使它成为许多游客最喜欢的目的地之一。青海湖的海拔高达3205米，所以很多游客去到那里会感到呼吸困难，甚至缺氧。

在湖的另一边，是绵延数百公里的广袤草原和蚊虫肆虐的沼泽地，通往西藏自治区的道路被阿尼玛卿挡住，它那剃刀般的山峰高耸入云，海拔高达6282米。

安多地区的野生动物丰富多样，是包括熊、鹿、羚羊和狼等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的家园，有许多令人神往的种族生活在该地区，其中一个种族是果洛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头朝后的人”，指的是他们叛逆的天性。

安多在1928年至20世纪50年代之间被并入了青海省和甘肃省。安多人中有几个主要语言分支，虽然今天政府只承认安多地区的少数几个少数民族，但20世纪初的研究人员编制了一个关于安多地区的部落、宗族、自治侯国和族群的巨大列表。有消息说：

“在20世纪30年代，安多大约有600个种族。粗略地说，安多的政治格局是一个多变的地区性混合体，有继承了头衔和权力的大农场和小王国，有围绕主要寺院而建造的城镇，还有被游牧民族占领的领地，这些领地是开放的，非常不稳定。”

威廉

独特的是，据知，有幸成为第一个对西藏及其风俗发表评论的西方游客，不是在13世纪70年代访问了西藏东部地区的马可波罗。

在马可波罗到访西藏之前几十年，比利时的天主教宣教士和探险家威廉（William of Rubruck，约1220-1293年）就进行了漫长而艰难的中国之旅。威廉于1253年5月从土耳其出发，他穿过中亚大草原并访问了中国。在中国的时候，他与元朝的领导人进行了交流，然后于1254年7月开始他漫长的回国之旅。威廉给法国国王的报告中提

到了他在元朝朝廷中遇见的基督徒。这让欧洲的信徒们激动不已，他们以为在那片遥远的土地上不会有任何基督教信仰的痕迹。

威廉在旅途中收集了很多关于西藏人的故事。他记述到藏族战士和他们抵御元朝军队的英勇行为，并描述了西藏高原的生活。威廉写道：

“接下来是提贝克人，他们的习俗是吃掉已故的父母，这样做是出于孝道，除了自己的胃，他们没有为父母准备其他的坟墓。然而，他们现在已经不再这样做了，因为这种做法会让所有人都觉得他们是可憎的。然而，他们仍然用父母的头骨制作成精美的高脚杯，好叫他们吃喝享受的时候想起父母。”

马可波罗



一幅显示藏族官员向坐在马上的元朝战士献礼物的壁画，大概是在马可波罗时期。

欧洲对西藏的下一个瞥见来自勇敢的马可波罗的记叙，他在 13 世纪 70 年代作为元朝统治者的使者，从成都冒险进入康区。马可波罗似乎在西藏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他穿过今天四川省西部的部分地区，然后向南进入云南省及更远的地区。他生动的描述令惊异的欧洲人充满了遐想。

马可波罗好像对他所看见的一些藏族习俗深感不安，特别是藏族人中猖獗的不道德性行为——在随后的八个世纪里，藏族游牧民这方面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他写道：

“这一带的人中盛行着一种可耻的习俗，这种习俗只可能源自盲目的偶像崇拜。男人们不愿意娶处女为妻，相反，他们要求年轻女子先与其他许多男人发生性关系之后，再娶她们。他们声称这样做是为了取悦他们的神灵，而且他们认为，没有男人陪过的女人是没有价值的。”

这位伟大的探险家还说：“这些人是偶像崇拜者，是邪恶的一代，他们认为抢劫和虐待不是罪恶：事实上，他们是地球上最大的强盗。”

后来，当马可波罗去到元朝位于北京的朝廷时，他注意到，皇帝带到首都的藏族巫师有很大的能力。他写到，藏族占星家可以控制夏宫的天气，并描述了这些人的一种行为：

“皇帝坐在他帝国首都雄伟宫殿里的桌子旁，桌子摆在一个高出地面的平台上。大厅中央一张巨大的自助餐台，距离皇帝的桌子约有十步远，餐台上放着皇帝的杯子。杯子里盛满了美酒或其他供饮用的上好饮料。当皇帝想要喝酒或饮料时，这些巫师就使用魔法移动杯子，不经过任何人碰触而把杯子呈到皇帝手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这一点，而且经常有超过一万个人在场。”

马可波罗回忆藏族人的超自然能力时，他说：“他们用这种方式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靠魔鬼的帮助做的，但他们却让那些朝廷里的人相信，他们能做这些事，是由于他们的圣洁和神的帮助。他们总是非常的污秽和不洁，对自己和看见他们的人都缺乏尊重，他们不洗澡，蓬头垢面，衣着肮脏。”

为什么要出一本关于西藏基督教的书？

写一本关于西藏基督教的书需要大量的研究，可以说就像开采黄金。需要先移动大量的岩石和泥土，才能发现有价值的金块。努力为基督赢得藏族人也是这样。著名的先锋宣教士戴德生曾说过：“在西藏使人归信基督，就像进入山洞试图抢走母狮的幼崽。”

撰写这本书是源于作者本人对藏族人的爱以及他与藏族人约 30 年的交往，因为我一直努力向他们传扬创造他们的主——耶稣基督。

和粗犷但友好的藏族游牧民相处，我总是感到自在。我也与他们一起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当我的妻子怀着我们儿子六个月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在中国西部的偏远

地区长途跋涉。我们吃的是传统的游牧民食物，包括上面沾有牦牛尿液的发臭黄油和酸奶。我们都活了下来，而且今天仍然强壮健康！

1886 年夏天，一位名叫威廉·布莱克斯通的美国商人就“世界的需要和教会的工作”这个主题作了布道。他解释说，在耶稣基督荣耀再来之前，所有族群都必须听到福音，他说：“神似乎把西藏留作他再来之前的最后一块禾场。”

从威廉发出这个预言至今，好几代人已经过去了，但西藏仍然是人类没有将荣耀归给创造主的最后大区域之一。

虽然今天藏族基督徒的人数确实不多，但世界屋脊却有着悠久而非凡的基督教历史。神的子民曾经在西藏表现出的勇气、坚韧及所经历过的挫折和成功，必定令每一个听到他们故事的人深受鼓舞。在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中，读者可能会发现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做工，引导、塑造和促使各样的事情按照他的总体计划来发生。

全智的神对时间有完美的把握，且有无限的耐心。没有什么比这个事实更确定的：他将要并且已经开始从地上的各国、各族、各民和各方中——包括每一个藏族部落和部族——为他的爱子带来一个无瑕疵的新娘。

当你读到许多勇敢、充满信心的基督门徒的故事时，愿你被感动、得到鼓舞和受到挑战。他们迎着重重困难，直面强大的属灵力量，为要在西藏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在福音事工的每一步上，都会遇到属灵力量的竭力阻挡。

西藏的景教

多个世纪以来，青海省首府西宁市被认为是汉族文明的最后前哨之一，也是藏族帝国的起点。景教徒于公元 635 年首次在中国立下脚跟，他们可能是第一批在西藏作见证的基督徒。有证据表明，景教影响到了甘肃省的北部地区和新疆北部的一连串城镇。很可能是景教教会（又称东方教会）的成员来到青海省，并率先在藏族地区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

景教宣教士到来时，正是藏族帝国的疆土最辽阔的时候，那时，诸如和田这些城市（现在是新疆的穆斯林地区）都被藏族控制。虽然今天的和田市很少或没有藏族人，但当初景教在这个地区的影响是最强烈的。

八世纪的时候，西藏有一个兴旺的教会。主后 778 至 820 年担任东方教会牧首的提摩太在 794 年说到需要为藏族人任命另一位主教，在另一封写于 782 年的更早信件中，他提到藏族人是教会的重要基督徒社群之一。拉萨市被认为是教会的基地。

另一位研究景教历史的学者说：

“提摩太写到，在他的时代，许多修士漂洋过海，只带着工作人员和物资去印度和中国。他们挑选了八十多名修士，派遣他们去向远东的异教徒传福音。还有一些人到野蛮人中传福音，撒播福音真理之光。他们给许多人传福音、施洗，行了许多神迹，他们的事迹传到了东方最遥远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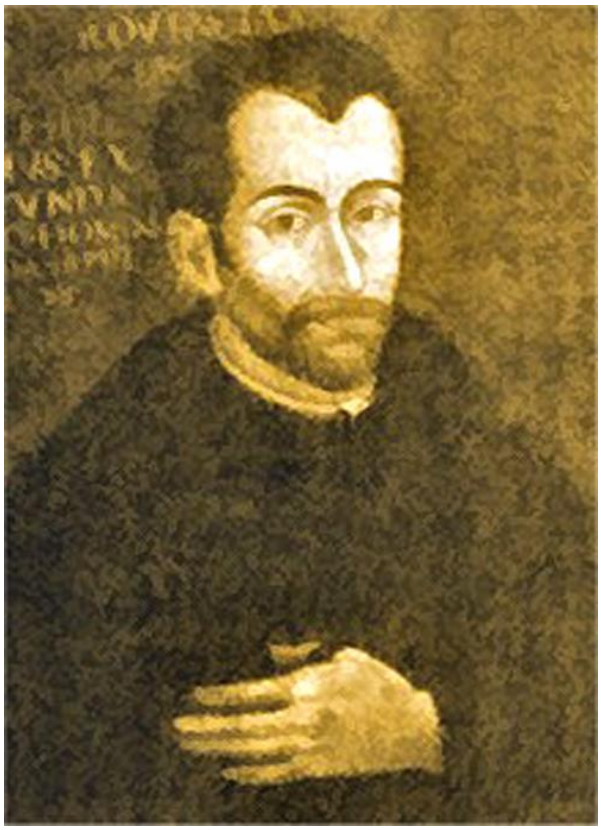
西藏的十字架



西藏边界一块岩石上雕刻的景教十字架和铭文，表明基督教在 1200 多年前就被传到了该地区。

多个世纪以来，位于现在印度北部的佛教王国拉达克被认为是西藏的一部分。这片不毛之地偶尔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可让我们了解历史上基督教对该地区的影响，例如在 1906 年，人们在位于今天印度和中国边界上的一个偏远村子里发现了刻在一块巨石上的三个景教十字架。

安东尼奥·德尔·安德拉德和古格王国遗址



安东尼奥·德尔·安德拉德

安东尼奥·德尔·安德拉德 1581 年出生于葡萄牙，他是一个尝试将基督教传入西藏的关键人物，只是当他的工作似乎要取得巨大成功时，却功亏一篑。

安德拉德 16 岁成为天主教徒，三年后被送往印度接受培训。

他与同伴曼努埃尔·马尔克斯遇到了一群计划穿过喜马拉雅山进入西藏的印度教徒。充满热忱的宣教士们决定和他们一起去，1624 年 3 月，他们伪装成朝圣者，“瞒过怀有敌意的当地官员，一路向北进入喜马拉雅山，他们忍受住高原反应和雪盲症，奋力翻越 5456 米的山口进入西藏。”

正如安德拉德在他的 31 页日记中所描述的，越过喜马拉雅山是一个非凡的挑战。由于装备简陋，他们难以应对极端的艰苦条件和严寒，他对旅程的生动描述解释了为

什么有史以来，虽然基督徒一直不断地努力，但基督教却难以在西藏站稳脚跟。他写道：

“我们开始攀登这些高山，地球上的其他地方不会有这样的山峰。我们花了两天的时间才越过其中的一座。有些地方，山与山之间的通道非常狭窄，我们只能顺着一条直线走路。有很长的一段路程，我们不得不侧着身子走，两手紧紧抓住岩石，只要踏错一步，就可能被摔得粉身碎骨。”

在雪地上“游泳”

安德拉德描述了旅程中另一段令人痛苦的经历。“过了这个地方不远，就有高山耸立，山的后面是可怕的荒原，荒原一年中只有两个月可以通行。这段旅程需要 20 天。由于这里完全没有树木和植物，所以没有人类居住，降雪几乎是不间断的。”

穿越荒原导致宣教士对他的生命感到绝望。他写道：

“我们进入荒原，艰难地往前挣扎，雪有时深至腰间，有时深至肩膀，从来没有低于膝盖。有时候，我们使劲地在雪地上滑动身子，好像游泳一样。白天的情况是这样，晚上也几乎得不到休息。我们把衣服铺在雪地上，尽量紧紧地挤在一起，但雪常常落在身上，我们不得不站起来把雪抖掉，才不至于被埋。天气太冷了，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主要是手、脚和脸，都失去了知觉。

有一次当我想拿东西时，发现一根手指的骨头露了出来，但直到看见手上的血，我才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的脚又肿又麻，如果被热熨斗碰到，应该也没什么感觉。”

当安德拉德关于西藏之旅的报告传回欧洲时，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虚构的故事，或者认为是夸张的无耻之谈和谎言。当时西藏在地图上只是一片空白，直到许多年过去，才有旅行者证实安德拉德的叙述是真实的。对大多数人来说，徒步越过喜马拉雅山一次都是无法忍受的，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安德拉德为了要在世界屋脊上建立神的国，曾多次徒步越过喜马拉雅山。

亚洲最富有的城市



古格王国遗址，宣教士于 1626 年在此建立了第一间藏族教会。

安德拉德和他的同事经过几个星期的艰苦旅行后，终于到达了西藏西北部的札达县——古格王国的首都。它坐落在海拔 4500 米的地方，氧气含量只有海平面的三分之一左右。

长期以来，古格王国一直是藏族世界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地方。古格城是十世纪上半叶建立的，由 28 位世袭的国王统治了 700 多年，并发展成为可能是亚洲最富有的城市。它拥有一些世界上最好的艺术品，以及大量的珠宝和许多金矿。

札达县的王宫坐落在相当于 80 层摩天大楼那样高的陡峭悬崖上。古格王室和富人住在悬崖顶部的城堡里，农民和工人则住在下面的谷底。佛教僧侣住在中间。通往山顶的唯一道路是一个狭窄的楼梯，一次只能通过一个人。这座宫殿通过两口深达 60 米的水井取水，储藏室里存放有大量的食物和近千支枪。该堡垒几乎坚不可摧，曾帮助古格王国击退入侵的敌军。

热烈欢迎

这群旅行者在穿越高山和荒原的艰难旅途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最后只剩下三个精疲力竭的病人跌跌撞撞地往札达县走去。古格统治者对这些人在装备简陋、补给极少的情况下竟成功越过喜马拉雅山大感惊讶，于是派出骑兵去拦截他们。安德拉德担心那些人是奉派来逮捕他们的，但士兵们给了他们青稞、蜂蜜充饥，和一些皮衣防寒。还安排了一名向导，帮助他们安全到达目的地。古格的查达克波国王还提供了马匹，在他们最后三天的旅程中载着他们前往札达县。安德拉德回忆说：

“我们进城时，人们把我们团团围住，妇女们都跑到窗口盯着我们看，仿佛我们是奇珍异宝。

国王没有露面，但我们经过的时候，王后站在她宫殿的一个阳台上，我们向她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去到一个预备接待我们的房子。国王猜测我们是商人，还以为我们给他带来了贵重的珠宝，他无法想象除了利益的欲望外，还有什么动机可以诱使我们踏上如此痛苦的旅程。

他询问我们此行的真正动机是什么，我回答说，我们来西藏不是为了做买卖，因为我们不是商人；我非常感激他给予我的恩惠，我恳求他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将向他解释促使我来到他的领地的原因。我事先向他保证，那些理由一定会让他非常满意。”

长久的友谊

查达克波国王以极大的善意和热情接待了安德拉德。王后也成为了宣教工作的一个关键人物。一开始，每当国王与宣教士会面时，王后就躲在帘子后面仔细聆听。出于好奇，她给丈夫递了一张纸条，说一定要见见这些人，不久她就出现了，问了宣教士很多关于他们信仰的问题。之后每一次接见宣教士，她都在场。

神眷顾安德拉德，他获准随时可进入朝廷。国王也给了他充足的日常供给，包括大米、羊肉、面粉、黄油、葡萄和葡萄酒等，这些都是从距离札达县 12 天路程的肥沃山谷中买来的。

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后，安德拉德也想过留在西藏，但考虑到返回印度的通道很快又要被大雪封住，他准备离开，并向国王承诺来年会返回古格。查达克波国王给安德拉德写了一封不同寻常的信，信中说：

“我，大西藏王国的国王，对葡萄牙人安德拉德来到我们的国家传授神圣法律感到非常高兴，我把他看作我们的宗师，赐给他充分的自由向我们的人民传讲该法律，我禁止任何人干扰他的工作。

我命令赐给他一块土地，让他可以建造教堂。我们同意，如果有任何外国商人来到我国，上述宗教人士和他的同伴不应与到访商人开展任何贸易活动，以避免他们做任何有违其职分尊严的事。

我们承诺不相信穆斯林对他们提出的任何指控，因为我们深信，那些遵循充满错误的法律的人，必定会从烦扰那些信奉真宗教的人中找到满足感。

此外，我们诚挚恳请印度领导人再次给我们差来安德拉德，使他能教导我们的臣民。”

安德拉德开始了他翻越喜马拉雅山的旅程；这一次有士兵护送，并且载有食物。他回想起曾经发生的那些令人惊奇的事件，相信许多藏族人将很快会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他写道：

“不难看出，国王和他的朝臣对我们的离开感到遗憾；和我们告别时，他提醒我们要尽快再去，因为我们‘把他的心都带走了’。他不仅把我们护送到他王国的边境，甚至还护送我们穿越荒原，并私下告诉我们，不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会根据我们的需要给我们提供肉、米和黄油。我们出发后的第三天，有三个人追上我们，他们从国王那里给我们带来了几框桃子，共有一千多个，虽然个头不大，但味道非常好。”

安德拉德和他的同伴到达印度的基地后，其他宣教士都非常兴奋，许多人自愿在第二年和他一起去西藏。所有人都相信，藏族人已经准备好全体归信基督教。

第二次旅程

1625 年 6 月，安德拉德和四位同事第二次启程前往西藏。宣教士们到达札达县后，他们被安排住在王子的隔壁，国王表明他渴望接受圣经的一切主要教导，但想等到宣教士们能说藏语之后再学。

安德拉德和他的同工们进步迅速，他们很快就能用藏语分享他们的信仰。安德拉德写到，当他宣讲地狱的痛苦时，“国王显得非常难过，王后也默默地流泪。在场的 20 个朝臣中，有人说神让我们来到世上，使我们能教导他们，这是他们的福分。”

古格的国王亲自为西藏的第一座教堂奠基，并支付了所有建筑费用。

王子似乎是王室中第一个公开宣告自己新信仰的成员，同时，王太后也对福音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她每天都参加教会的礼拜，在走廊上听讲道。后来，国王建议要为宣教士建造一个新的住所，为了腾出地方建造新房子，需要把王太后的住所的一部分拆掉。安德拉德有点担心王太后的感受，但她表示愿意为他们放弃自己的整座房子，即使睡在街上也无所谓。”

查达克波国王不遗余力地帮助宣教士传播他们的信息。当他得知大多数教堂都要用十字架装饰时，由于古格地区树木稀少，他就安排人从其他国家运来木材。国王决定用黄铜把十字架完全包裹起来，并把它立在城市的最高处，这样，当阳光照到十字架上面并反光时，四面八方的人都可以看到。教堂的顶上也立了一个十字架，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见。

王室成员参加了当年的圣诞礼拜，并同意禁食，这让宣教士们非常感动。安德拉德报告说，当耶稣诞生的场景在午夜被揭开时，人们泪如泉涌，对基督表现出极大的敬畏，多次跪在地上。国王第二天再次过来，和王后一起在耶稣诞生的场景前待了几个小时。

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

安德拉德和其他宣教士对他们所获得的自由非常感恩，他们相信基督教很快就会在西藏传播开，并且传播的速度会远远超过其他东方国家。

几个月过去了，虽然国王很高兴让王后、王子及任何相信耶稣基督的臣民一起接受洗礼，但他提醒宣教士，如果他自己改变信仰，将会招致佛教领袖的强烈反对。革命的威胁似乎浇灭了查达克波国王的热情，也没有关于他受洗的记录。

当时，国王的弟弟是托林大寺院的首席主持。大寺院距离札达县 19 公里。寺院的领袖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上，国王的弟弟和叔叔都被要求以佛陀的名义，利用他们的一切影响力引导国王远离基督教。

不久之后，查达克波国王颁布了一项法令，旨在削弱僧侣的权力。大多数僧侣被迫脱下他们的僧侣袍，过上世俗的生活。托林寺的僧侣人数从 5000 人减少到不足 100 人。战线已经划定，一场严重的对抗迫在眉睫，佛教僧侣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希望熄灭

当南方 500 公里外的拉达克国王得知古格王国的喇嘛因为国王接受基督教而产生不满时，他立即抓住机会，于 1630 年夏天派出一支庞大的军队越过喜马拉雅山。

国王查达克波被用铁链捆锁着押到拉达克，并被关进一个地牢里。据藏族人说，其他王室成员均被斩首，城中的妇女被从城楼上扔出，远远地摔死在城堡下面。她们身上的鲜艳衣服使她们看起来像落在地上的花朵，以致拉达克士兵在古格王国的都城被摧毁时，不断地高喊：“再来一点花，再来一点花。”令人震惊的是，差不多 400 年之后，人们在札达县发现了成堆的身首异处的骷髅仍然堆积在 1630 年他们被杀害的地方。

1631 年 8 月，更多的宣教士来到札达县，他们发现新国王并不像查达克波国王那样友好。新的统治者压迫藏族基督徒，大多数人被迫背井离乡。战争之前，札达县曾拥有约一万人口，但该城已被破坏得满目疮痍，现在只剩下约 500 人。

安德拉德申请返回西藏，但上司不批准。这位葡萄牙宣教士于 1634 年在果阿突然去世，时年 53 岁，当时他还在尝试返回西藏。有人说他是被敌人毒死的，还有人说是穆斯林把他害死的。虽然安德拉德死在印度，但他的心却牵挂着他深爱的藏族人民。

天主教徒在 1635 年试图恢复古格的事工。有七个人被派往西藏，但有三人由于路上生病，不得不放弃，另有两人死于艰难的路程，最后只有两个人活着到达目的地。

天主教会于 1650 年最终放弃了札达县的事工，在此之前，该地区一直还有基督教的存在。幸存的基督徒——估计约有四百人——一个一个遭到报复。他们被卖为奴隶，教堂和宣教士的房子被拆毁。那时古格王国遗址已经坍塌，所有的福音痕迹也很快消失殆尽了。

安德拉德和同事对西藏的非凡进入带来了很大希望，而且看似就要取得巨大的突破，但最终却收效甚微，因为宣教士完全依赖国王的青睐。国王被推翻后，他们的事工很快也就分崩离析了。

后来，有很多其他天主教宣教士来到西藏，但大多数都无法长久呆下去，所以没有建立起稳固的教会。有人认为，在那些年间，藏传佛教从与天主教的接触中吸收了许多天主教信仰的仪式。今天，两者的许多仪式都有相同的特点。



拉萨市第一间教堂的遗留物，该教堂于 1742 年被毁。这座钟是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一个佛教寺庙的地下室里被重新发现的。

拉萨市第一间有记录的藏族教会由天主教宣教士于 1726 年建立。有 27 名受洗的归信者和 60 名慕道友参加教会。1742 年，一名姓普的新归信者公开拒绝向达赖喇嘛

鞠躬。这一举动引起了全城的骚动，有 12 名基督徒每人被鞭打 20 下。宣教士们逃到了尼泊尔，但他们的教堂被暴民袭击，除了教堂的钟以外，其余的东西都被毁坏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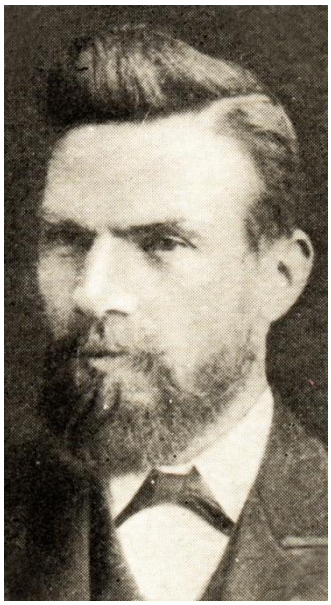
这座钟在大昭寺的地下室里被遗忘了 250 年——这使人悲伤地想起基督教从西藏的消失。当这座钟被重新发现及背后天主教教会的故事被人知道后，很多外国人来到拉萨市，要看看这座钟。钟上用拉丁文刻着：“神啊，我们称谢和赞美你。”

1996 年，大钟被寺庙管理人员从公众视野移走，可能是因为有太多外国人要求参观它。

虽然天主教在西藏自治区的事工在 19 世纪初就停滞不前了，但边远地区的进展却令人鼓舞。源源不断地有法国宣教士来到藏族边境地区做工，尤其是今天的云南省和四川省。在地球上一些最偏远的宣教站，他们英勇无畏地在藏族人中耕耘，经常获得显著的成功。到 1870 年，据说藏族地区大约有 900 名天主教徒，到 1890 年有 1100 多名。

19 世纪 80 年代

第一批福音派宣教士



贾美仁（James Cameron）.

大约有 600 年的时间，天主教徒一直是基督在西藏的唯一代表。1877 年，当第一批福音派的宣教士到达西藏后，情况最终发生了改变。

第一个到西藏传福音的福音派宣教士的尊荣属于贾美仁，他是来自英国东北部的一名造船工程师。快速精通中文后，贾美仁搬到四川省，加入了李格尔（George Nicoll）的团队，1877 年 3 月发生的一场骚乱迫使他们逃离所住的城镇。贾美仁、李格尔和一位美国人一同往成都市撤退。李格尔和那个美国人因为疲劳生病了，但贾美仁拒绝回撤，他打算进入西藏东部。

贾美仁大多数时候都是徒步旅行，只有偶尔才骑驴子。他沿途出售福音资料，并撰写旅行日记，详细记录了他对人们和地方的观察。当他穿越该地区时，他翻过了海拔 5050 米的山口，这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当这位英国人陷进深深的雪地里时，他的鞋子都散架了，但他还是坚持往前行。

经过几周的艰苦旅行，贾美仁最终到达了巴塘县，旅店老板将他拒之门外。他面临两个选择，或者继续西行，进入西藏人烟稀少的地区，或者往南走去云南省，贾美仁选择了后者。

当贾美仁到达云南省北部的德钦藏族城镇时，他得了重病，持续发高烧，好几个星期都临近死亡。他觉得最好还是继续赶路，于是骑上驴子继续他的行程。他越往南走，就越能够用中文与人交流，他在沿途的茶馆中讲道。最终他离开中国，进入了缅甸，又通过海路回到中国南部。

福音派世界听到有一个成员最终踏上了西藏的土地后非常高兴。他的旅程被视为一个伟大的突破，有很多人受到鼓舞，跟随他的脚踪前往西藏。

康区

贾美仁于 1877 年造访康区之后，19 世纪 80 年代，福音派的第一批宣教士到达康区，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很多早期的开拓者惊奇地发现，天主教已经深深地在那个地区扎根。天主教在大多数主要城镇都建立了教会和学校，很多教士献出了生命，用他们的鲜血滋润了藏族土地。宣教士和归信者常常被残忍的藏族喇嘛杀害。

虽然很多人认为藏族人尊重一切生命，尤其是人的生命，但在西藏，杀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强暴的男人经常抢劫、强奸和杀害无辜的人。

安多地区

在更北边的安多地区，福音派的宣教士们在 19 世纪 80 年代骑马走了很远的路，探察那片土地，尽可能了解生活在这片辽阔地土地上的人们。很多地方由于在 1861 年至 1870 年间受到回民叛乱的毁坏，已经变得人烟稀少。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位历史学家估计：“在那些可怕的岁月里，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口被消灭，整个国家被蹂躏成了一片废墟。一位官员说，在回民的叛乱中，甘肃省（当时是青海省的一部分）的人口从 1500 万减少到了 100 万。”

虽然矛盾主要发生在回族人和汉族人之间，但无数的藏族社区被完全消灭，暴民将数百具尸体堆起来放火焚烧。人们认为，这次和随后几十年的大屠杀，导致了今天安多地区的很多地方人烟稀少。

巴格道和他在差会引起的轩然大波



巴格道（George Parker） 和少面子

1876 年，中国内地会的巴格道成为了福音派进驻甘肃省的第一人。他虽然日程安排得非常满，在兰州市中向未闻福音的汉族人和回族人传福音，但他仍然抽出时间在整个安多地区广泛旅行。

巴格道单身来到中国，后来，他爱上了一个名叫少面子的汉族少女。他遇见少面子时，她正在扬州的中国内地会学校读书。他们的关系在宣教社群里引起了骚动。

当时戴德生在伦敦，他收到了心急如焚的宣教士们寄来的一大堆信，大家都劝他介入这件事，终止这段关系。宣教士担心，如果巴格道和这个女孩结婚，将会产生广泛的影响。汉族父母可能将不再愿意将他们的女儿送进基督教学校。

然而，巴格道和少面子决心要结婚，他们断然拒绝了一切阻止他们的企图，包括戴德生要帮助巴格道“看到自己错误行为”的不懈努力。宣教士们分成了两派：有些人认为巴格道应该被允许自己做决定，而其他一些人则威胁说，如果巴格道和少面子结婚，他们就退出事工。

最后，少面子的父亲主动提出一个可接受的方案：补偿少面子出生以来他在她身上的花费。他自愿签署了一份同意这桩婚姻的文件，免除对巴格道的一切索赔。八个月后，他们结婚了，少面子成为了中国内地会的第一位亚洲成员。那年晚些时候，他

们得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叫约翰。很快，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因为人们成群结队地围过来看这个一半中国人血统、一般白人血统的可爱混血儿。

1883 年，这家人开始了一次 3200 公里的甘肃南部探险之旅，骑马穿过受卓尼县藏族侯王统治的地区。事实证明，少面子对事工非常宝贵，她向藏族和汉族妇女传福音，那些人从来没有听过生命之道。



在中国服事了 55 年的巴格道

巴格达和少面子在他们的余生中都彼此坚定委身，忠心事奉主。巴格道最终于 1931 年在中国去世，在那之前不久，他和少面子刚刚庆祝了他们的结婚 50 周年纪念日。少面子和儿子约翰回到了英格兰，后来，约翰成为了大伦敦地铁的电气总工程师。

只有在永恒里才能显明这个家庭和其他宣教士的早期事工对神的国在安多藏族人中的影响。他们经常到卓尼县的一个镇上去探访，几十年后，镇上出现了一个强健的教会，这间教会现在发展成为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福音派藏族信徒团契之一。

19 世纪 90 年代

19 世纪末期，基督徒继续被禁止进入西藏自治区，宣教士不得不把宣教工作集中于藏族世界的周边地区。偶尔会有勇敢的信徒突破障碍，进入西藏自治区，前往他们的目的地拉萨市。他们的事迹富有传奇，但也充满了悲伤和痛苦，因为撒但千方百计阻拦他们在藏族首府分享福音之光。

康区

不断地有福音派宣教士进入康区，人们慢慢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一位经验丰富的宣教士后来回顾了 19 世纪 90 年代康区所发生的改变。他写道：

“我第一次去到那些地方时，藏族人通常站在 30 米外盯着我看。如果我尝试接近他们，他们就会跑开。试图去追赶他们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跑得比我快多了。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站在那里，让他们看个够，知道我也是一个人，然后下一星期、下一年接着再这样做，逐渐地接近他们。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个从我手里拿走一本圣经的藏族人。他的第一个动作是用鼻子闻。他闻了之后，把圣经扔得远远的。那个味道对他来说太浓了。他觉得纸张和印刷的味道有些不可思议。

随着时间的推移，藏族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不再是我们追着他们，或者他们把圣经扔掉。而是我们无法提供足够的资源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一天晚上，当我正在分发福音书的时候，一个藏族人从我们的小教堂门前经过，我给了他一本藏文福音书。他伸了伸舌头，这是藏族人说“谢谢”的方式，然后继续往前走。过了一会儿，我朝街上望去，看见几个藏族人奔向讲经堂……伸着手要神的成文话语。”

安多地区

无数世纪以来，西藏东北部的安多地区一直安静地坐落在那里，没有耶稣基督的仆人造访。然而，到 19 世纪 90 年代，这一切都开始发生改变，几个无畏的福音派宣教士进入了安多。

克里斯蒂威廉和辛普森威廉在 1892 年到达甘肃省，开始了漫长而卓越的宣教生涯，使成千上万的安多藏族人第一次听到神的救恩计划。

几年之后的 1896 年，来自瑞典埃克瓦尔家族的两兄弟马丁和大卫来到该地区，并在甘肃省南部的岷县——一个横跨汉族和藏族世界边境的战略性位置——建立了基地。

多年来，克里斯蒂、辛普森和埃克瓦尔家族以极大的勇气和坚韧在藏族人中服事。他们的孩子出生在这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里，孩子们长大后，大多数也在藏族人中间服事基督。

杜西德和尔斯顿（Cecil and Eleanor Polhill）



杜西德和尔斯顿

住在藏族人中间的福音派宣教士包括中国内地会的杜西德和尔斯顿。杜西德和弟弟杜明德是著名的“剑桥七杰”中的两位。“剑桥七杰”是指剑桥大学的七个学生，他们听了美国著名布道家慕迪的讲道后，决定献身于世界偏远地区的宣教事工。

杜西德于 1885 年到达中国后，他搬到青海省居住，以安多藏族人的需求为中心。他于 1888 年和尔斯顿结婚。后来他们搬到了四川省西北部有城墙的松潘县。刚开始的几个月，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他们在那个地区四处旅行，交了很多藏族朋友。

然而，他们的事工在 1892 年 7 月突然停了下来，当时松潘县的百姓发生暴乱，这对夫妇差点被杀害。该地区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干旱，巫师将气候变化归咎于宣教士的出现。随着没雨的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敌意不断升级。然后在 7 月 29 日，

“一群暴民出乎意料地抓住杜西德，用从栅栏上取下来的木板殴打他。他们把他的手脚绑起来，然后把他丢在烈日下，而他们则站在周围咒骂他。尔斯顿也遭受了几乎同样的对待，好在孩子们得到了友好邻居的救助。他们的两个仆人也被捆绑殴打。然后，他们几各人一起被押到街上，并被带出城门。暴民把他们绑在城门外，要等到下雨才放开他们。

最后，地方官员救了杜西德和尔斯顿，但两个仆人被群众打得皮开肉绽，并在他们的脖子戴上大木枷之后，才满意地离开。两天后，这一小群人在士兵的护送下离开了城市。”

包括尔斯顿在内的信徒被殴打时，是被趴光了上身打的。他们的两个仆人，王弟兄和张弟兄，被暴民用鞭子和棍子打，并被关进笼子里，丢在阳光下暴晒。张弟兄认为迫害是来自神的巨大祝福，他后来说：“我忍不住微笑起来。当我们被绑着手游街时，有一点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多年以后，一位年长的基督徒告诉一位宣教士，他目睹了松潘县的迫害，基督徒的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决心要了解基督教信仰，后来他也成为了一名信徒。

虽然杜西德和尔斯顿被迫离开了松潘县，但因为这个城镇是向藏族人传福音的理想地方，所以很快就有新的宣教士来取代他们的位置。杜西德和尔斯顿夫妇一共有六个孩子（三儿三女），他们继续在藏族世界北部边缘的西宁市服事，直到 1900 年暴发拳乱，英国领事馆命令他们离开。

尔斯顿 1904 年病逝。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当时，她的时间显然已经不多了，她忠诚的丈夫问她是否后悔嫁给他，因为他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困苦和匮乏。尔斯顿马上回答说：“不后悔，我们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戴安妮（Annie Taylor）



穿着藏族服装的戴安妮

一个“最麻烦的孩子”

在西藏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宣教士有很多英雄故事，但很少有故事像戴安妮的那样扣人心弦和引入注目。她坚定的个人主义和无穷尽的决心使得她成为第一位有记录进入西藏自治区的西方单身女性。

戴安妮 1855 年出生在一个富有的英国商人家中。她后来描写自己是“一个最麻烦的孩子，经常做恶作剧。”她七岁时被诊断出患有心脏瓣膜病，两年后，由于患急性支气管炎，差点导致她丧命。医生肯定她活不到青少年时期，因此父母让她做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她 13 岁相信基督后，圣灵深深地感动她，她渴望献身于宣教事业，这使她富裕的父母非常沮丧，因为他们为自己的社会地位感到十分骄傲。他们威胁戴安妮，要把她排除在遗产继承人之外，但她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跟随主。

戴安妮锐意进取，申请加入中国内地会。1884 年，她坐船来到中国，被安派到了甘肃省的碌曲县。

戴安妮的宣教同事很快发现这位新成员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她既粗暴又无礼。戴德生意识到他手上有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炸弹。1890 年，他描述戴安妮是“一个不善于与同事和睦相处的个人主义者，她要么回英国，要么单独开展事工。”

戴安妮面临两个选择，或者蒙羞回家，或者做一个独立宣教士，继续在中国服事，没有团队的支持和鼓励。她选择了后者。然而，独立开展事工不久，她的健康状况就出现恶化，所以她去澳大利亚休养了一段时间。

宣教士社群的成员以为再也见不到戴安妮了，然而他们却惊奇地发现，她利用父亲的财富，搬到了喜马拉雅山的南边，定居于印度北部靠近藏族世界的边界。她常常充满渴望地凝视着常年被积雪覆盖的山峰。西藏自治区和被禁进入的拉萨市就在山峰的另一边，只在 350 公里以北的地方。

她在印度的日子并不容易。藏族人知道她想去西藏传福音后，都咒诅她，很多当地人竭力阻止她的计划。当这一切都不起作用时，一个藏族首领的妻子邀请她去吃饭。戴安妮觉得那是一个建立新关系的极好机会，她就去了，食物是可口的米饭和鸡蛋。她刚吃了一口饭，就感到严重不适，出现了乌头中毒的症状。

第一个踏入西藏自治区的西方女人

戴安妮内心深层非常渴望成为第一个进入拉萨市的福音派基督徒，这个愿望一直激励着她，然而，她知道印度和西藏的边界紧紧关闭。她开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经过西藏北部的安多地区进入拉萨市。

1892 年 9 月，严冬临近，戴安妮确定是时候去拉萨了，这段旅程有 1600 公里之远。安妮带着 16 匹携带给养和装备的驮马出发了，跟她一起出发的，有她忠心的助手回族人庞特和他的藏族妻子，以及另外两个男人。

远征队很快就陷入了麻烦。回族导游两次试图杀害戴安妮，以便夺走给养和牲口。多亏庞特及早发现，才使她免于受害。当他们穿过野蛮的果洛藏族人的领地时，被偷走了一些马匹和装备。

戴安妮穿着典型的藏族服装，她把头发剃光，伪装成一个藏族尼姑。她露天而睡，信靠神会保护她免受凶暴男人和野兽的袭击，这一地区常有很多狼和野兽四处游荡。

旅程一天比一天混乱。土匪偷走了他们的帐篷和衣服，杀死了他们的大部分牲口。后来，一个工人死了，另一个工人也回去了。汉族人向她索要钱财，遭到她拒绝后，就向藏人当局控告她，导致她被捕。

官员审问她后，错误地以为戴安妮会认识到她的计划是徒劳的，并因此返回青海省。然而，她不会停下来，而是继续前往西藏自治区。她后来报告说，旅行了两个月都没有见到一户人家。在那段时间里，她无法换衣服，虽然筋疲力竭，但还是蹒跚前行，拒绝放弃。

他们有时会遇到游牧民的定居点，但那不是什么好事。因为那些残暴的男人以前从未见过白皮肤妇女，而且他们经常抢劫和杀害那些愚蠢到冒险进入他们领地的陌生人。在一个地方，一大队土匪包围了这一小群人，威胁要杀了他们。土匪发动了突然袭击，戴安妮描述说：

“200 名匪徒包围了我们虚弱的队伍，呼啸的子弹把石头溅得鲜血四溅。我们和一群蒙古人结伴而行，他们带着很多驮着货物的牦牛。牲畜受到惊吓后四处奔跑；那些蒙古商人中有几个中了枪，有两人脸朝下倒在地上。穿戴严实的尸体静静地躺在那里。寒冷的夜晚即将来临，无情的大雨就要倾盆而下。”



戴安妮和她的队伍遭攻击略图，她骑着马穿过他们。

经过几个月的痛苦旅行，戴安妮、庞特和一个名叫四菊的藏族助手终于接近目的地，还有三天的路程他们就能抵达拉萨市！然而，进城的每一条小路都被达赖喇嘛派来的士兵严密地把守住，阻止一切试图前往黄金之城的旅行者，达赖喇嘛有令，违者将处以死刑。任何人，包括藏族人在内，都必须获得批准方可进入黄金之城。

藏族士兵惊讶地发现，这三个旅行者是由一个单身的英国女人带领的，而她们的给养已经用完了。官员命令她返回去，但她据理力争，说如果他们返回，将肯定会死在路上，这样，官员们的手会沾满他们的鲜血。

为此，藏族官员命人支搭起一顶白色帐篷，好可以讨论如何处置他们的囚徒。他们做了调查之后，将调查报告送到布达拉宫让达赖喇嘛过目。戴安妮知道，这次审判将决定她的命运。在漫长的 15 天里，

“戴安妮竭力为她和她的两个藏族助手的性命抗争。他们知道，他们的命运取决于那些喝茶首领们的判决。中间坐着的这个女人，一切都是因她引起的——一个外国人，因此犯了非法侵入罪；但这个囚徒手无寸铁，毫无给养。”

当布达拉宫的来信到达时，从两个官员的严肃表情上，戴安妮知道她不会获准进入拉萨市。她是一个喜欢突破界限的人，她开始强烈要求允许她绕过城市，越过边界

进入印度。当这个建议也被坚决拒绝后，她与他们协商，获得了一顶帐篷、一匹马和足够的给养返回青海省。

这一小队疲惫不堪的旅行者没有向北返回青海，而是踉踉跄跄地向西藏自治区境外的四川省康定市走去。有记述说：“那里的寒冷简直难以形容，他们用牛粪生火煮的食物，通常是半生半熟、半冷半热的。有连续 20 天的时间，他们不得不露天睡在地上，雪一直在他们周围下个不停。”

1893 年的 4 月份，戴安妮和她的两位藏族朋友终于到达了康定市，这时，距离他们开始历史性旅行的日子已过了七个月零十天。



戴安妮与她两位可靠的藏族朋友庞特和四菊

可预测的结局

虽然戴安妮去拉萨市的勇敢尝试没有成功，但在历史上，她比其他任何福音派基督徒都更接近拉萨市，耶稣基督的福音沿途得到了传扬。

教会和世俗机构都纷纷组织会议，邀请她发表演讲，会上，人们以钦佩的目光注视着这位第一个到过西藏自治区的西方女性。

很多基督徒大受挑战，西藏成了人们谈话的主题和祷告会的焦点。一个单身女性表现得比任何男性宣教士都更加勇敢，更加深入西藏腹地，这令很多男人感到羞愧。

受到被关注的鼓舞，戴安妮成立了“藏族先锋使命团”，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个由 14 名为福音大发热心的男性宣教士组成的团队来到印度，希望进入西藏。

然而，那些熟悉该地区的人预见到一场灾难即将来临。戴安妮自己曾多次尝试从锡金进入西藏，但均告失败，宣教领袖们担心，新使命团的名字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福音派第一次在西藏自治区开展事工。



1894 年，短暂的西藏先锋使命团成员，坐在二排中的是戴安妮。

西藏先锋使命团到达印度北部后不久，那些男性宣教士就看出戴安妮的性格根本无法胜任领袖的职责。不出所料，很快就暴发了争执，几个月后，没有得到很好装备的新成员们意识到事工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除了一人之外，其余的都退出了这个毫无经验的宣教团体。他们打道回府，对这次的经历深感困惑和迷茫。

然而戴安妮没有被吓到。虽然她新成立的宣教使命团就要解散了，但她写信给英国的教会，请他们派一些女性工人来。她继续留在印度，陪伴她的是忠实的仆人庞特和几个响应呼召而加入她团队的妇女。他们继续向很多越过边界的藏族人分享福音，大量的福音资料被带回到西藏，并被广泛流传。她在 1895 年报告说：

“藏族人通常都会认真地听，因为他们是从西藏的各个地方过来卖皮毛的，所以福音信息被广泛传进西藏。我送出了近三千张卡片，他们都非常感激。但有思想的人想要更多的资料。有一个喇嘛，当我给他卡片的时候，他问：‘你能不能给我一本书？’我因此给了他一本福音书。我在藏族人中给出了五百多本福音书，我听说很多寺院中的喇嘛都在阅读，甚至在拉萨市也是这样。”

戴安妮，一名独特而生硬粗暴的先锋宣教士，医生曾说她活不到青少年时期，最终于 1904 年返回伦敦，1922 年去世，享年 67 岁。

李彼得和李金哈



李彼得

当戴安妮达试图进入拉萨市的勇敢故事仍在基督徒圈子中回荡的时候，又有人试图从北部边境进入这个禁地。

1898 年，两位独立宣教士李彼得和李金哈，他们分别是荷兰人和加拿大人，希望获准在拉萨市传道和开展医疗工作。多年来，他们向藏族僧侣分享福音，频繁拜访青海省塔尔寺附近的寺院。

19 世纪 90 年代，汉族人和回族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成千上万的藏族人被卷入冲突中。为了保护宣教士，一位喇嘛邀请李彼得和李金哈一家住到寺院里，以确保他们的安全。这给了李彼得极佳的机会传福音，而李金哈则利用她的医术治疗在冲突中受伤的人。在一场大战之后，李彼得因为到回族人的总部治疗受伤的穆斯林，从而与汉族人和藏族人发生了争执。李哈金回忆说：

“他们误以为，因为我们帮助汉族和藏族战士，所以我们也肯定和他们一样仇恨他们的敌人，不对他们的敌人心存良善。当他们看到宣教士对待穆斯林和对待他们一

样善良时，他们完全惊呆了。基督徒的仁爱法则，即使对敌人也充满爱和怜悯，强烈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他们在青海省湟源县居住的时候，治疗了很多藏族病人，还与达赖喇嘛的四个代表交上了朋友，那四个人负责照管达赖喇嘛在安多地区的利益。也许是受到这些关系的鼓舞，1898 年，这对无所畏惧的夫妇不顾朋友和同工的警告，带着他们的婴儿查理踏上了为期数月的史诗般旅程，前往拉萨市。

拉萨市在湟源县西南 1300 公里的地方，需要越过干旱荒原和海拔 4900 米的雪山。由于旅途的危险和艰难，即使由强壮男人组成的队伍也不愿意踏上这段旅程，但这对年轻夫妇却带着他们幼小的儿子，在三个向导的陪同下前往西藏自治区。此外，他们还带着驮着大量食物的牲口，他们估计食物足够吃一年。

李彼得和李哈金决心要不顾一切到达拉萨市，但这次旅行的结果是灾难性的，三口之家有两人丧命。他们启程后不久，

“任何可能出错的地方都出错了！他们遇到了难以置信的恶劣天气，走了糟糕的路线，不认识他们的宗教领袖怀疑他们，没理由像塔尔寺或湟源县的僧侣那样尊重他们。向导离开了他们，雪上加霜的是，他们一岁的儿子，当时背在爸爸的背上，突然死去了。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孩子埋在了路边的石头下面。”

李金哈后来写到了失去儿子的心碎：

“我们唯一的孩子曾给我们的家庭带来如此多的欢乐，他的性格非常欢快，这帮助我们与很多当地人成为朋友。把他的遗体留在这寒冷、荒凉的地方，似乎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能力。我们站在坟墓前，把一个小箱子放下去，西藏冰冷的土地，伟大的禁地，把第一个基督徒孩子揽入怀中——小小查理，年龄一岁一个月零二十二天。李彼得把一块大石头滚到坟墓上，防止野兽挖坟。”

李彼得和李金哈因失去心爱的儿子悲痛不已，也失去了勇气，他们决定沿着南面的路线往回走。然而，一伙强盗尾随着他们，伺机攻击。李彼得发现他们后，决定去跟他们交谈，希望直接接近他们，表明他不害怕，也不值得抢劫。

没有任何细节透露随后发生了什么，只是李彼得再也没有回到等待他的妻子那里。强盗可能杀害了他。当时他年仅 32 岁。

几天来，李金哈耐心地等着丈夫回来，后来她意识到他可能已经死了。现在她孤身一人被困在西藏境内，周围是凶暴的男人和野兽，她坚定地仰望神，她后来回忆说：

“我必须承认，那是一种被黑暗笼罩的信心，我无法享受阳光。晚上，我仍单独与神相处，就像前一天晚上一样。一种莫名的恐惧包围着我，我基本无望再见到我的丈夫，也无望逃离那些像是杀害了他的人。

我又坐了下来，评估眼前的情况，突然想到：‘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安全地离开这里。我永远也出不了这个国家，我离边境太远了，我还不如被杀，去我亲爱的丈夫所去的地方’。”

李金哈意识到自己无法继续前往拉萨市，除此之外，她唯一的选择是前往几百公里之外一个位于藏族边界的宣教站。她把痛苦和悲伤抛到一边，鼓起勇气继续往东走。没有遮身之物，因为有些牲口跑了，剩下的食物也不多。她雇佣当地向导帮助她，但他们却背叛她，她不得不用枪威胁着那些男人，不许他们强奸和杀害她。

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她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当她最后到达中国内地会在四川省康定市的基地时，驻地宣教士还以为她是一个藏族乞丐，因为她穿着肮脏的羊皮袄，她的皮肤也因长时间的日晒，变得黑黝黝的。她的脚被冻伤了，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从悲惨的经历中恢复过来。



李金哈

1900 年，李金哈回到了加拿大，她的一位密友发现她已经“从一个开朗的黑发女孩变成了一个安静的白发女人。”有人问她回西藏是否是一个十字架。她回答说：“不是，不回去才是一个十字架。”1902 年，她作为一名医疗宣教士随同美国基督会回到康定市，并和毛义士（James Moyes）结了婚。毛义士是四年前她经过悲惨旅程后首先见到她的两个男之一。

李金哈恢复后，她在一本书中分享了自己的经历。1908 年 2 月，她在加拿大生了一个儿子，但当时她的健康状况很糟糕，分娩的压力导致她几天后去世，年仅 40 岁。

20 世纪初

西藏中部地区

随着 20 世纪的到来，远在北京的汉族统治者正谈论把西藏改成中国的一个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居住在西藏边境地区的汉族人大量增加。

1906 年 7 月，由三个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组成的宣教小组从四川省的康定市出发，但他们没有试图去拉萨市。他们进入西藏中部，结果发现在人烟稀少的草原上，只偶尔看到零零星星的游牧民帐篷。然而，宣教士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们继续穿过涨水的溪流，在大雨和仲夏大雪中走了六天，直至到达一个小定居点。

宣教士很想跟当地的牧民分享福音，当其中一位宣教士和他的藏族同事走近帐篷时，却发现“里面的人非常害怕，不敢购买或接受我们的书籍。除了骑马，别无其他办法接近那些帐篷，因为里面的人会放狗咬你，怀疑你是出于某种邪恶的目的而来的。”

他们于 7 月 25 日到达昌都市，是最先到达那里的白人。虽然这个小组所到访的地方西距拉萨市还有 600 公里，但分发了三百多本藏文福音小册子后，他们对这次探险之旅感到很满意，于是转身返回四川省，在他们开始旅行的 28 天后回到了康定市。他们回来的时候，受到了一个有 14 名基督徒的小教会的热烈欢迎，教会中既有汉族人也有藏族人。

安多地区



两名安多僧侣。年轻的这个在 1906 年成为了基督徒。

四川省都江堰市位于藏族边界，它的战略性位置非常重要。每年夏天，都会有许多来自不同部落和部族的藏族人到城里采购物质。

中国内地会的一名工人在 20 世纪初居住在都江堰市。1906 年，他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即一本福音小册子如何帮助安多一个地方的人打开了心门：

“几年前，我卖了一本福音书给一个藏族人，他住在城市的西北方向，距离城市有 15 天的路程。他把书带回家，送给了一个主管一家寺院的喇嘛。那个喇嘛正好是一个藏族首领的兄弟。他把福音书拿到首领那里，两人一起阅读和讨论。他们说，这只是书卷的一部分，他们想要完整的书卷。因此，他们派那人回去，走了 15 天回到藏族边界，好得到整本藏文新约圣经。这本书成了黑暗中的亮光，宣教士以前从未去过那个地方。后来，有人邀请他去那里讲道。”

康区

在更南边的四川省和云南省的康区，天主教宣教士的宣教事工继续得到推进，到1907 年，他们有信徒 2050 人（既有藏族人也有汉族人），分别在 14 个教会中聚会。

在 20 世纪的头十年里，一个接一个宣教士和他们的藏族归信者被呼召摆上生命，其中包括两个于 1905 年 4 月在巴塘县被藏族喇嘛恶意杀害的弟兄。野蛮的喇嘛首领把他们关在寺院里，用钉子折磨他们，最后枪毙了他们。折磨他们的人砍下他们的头，作为战利品挂在寺院的入口处。

11 个藏族殉道士



盐井天主教堂，1905 年达赖喇嘛在这里煽动了一场大屠杀。

世界各地很多对西藏心弛神往的人都不知道，坐落在今天西藏自治区边界的小镇盐井，长期以来都有天主教信徒。当地的教会建立于 1865 年。

到 20 世纪初，这个超过两百人的新兴藏族天主教徒团体引起了西藏领袖的注意。达赖喇嘛从拉萨市派使者到盐井，强迫这些基督徒放弃他们的信仰。盐井的信徒谦恭地听使者宣读达赖喇嘛的法令，但他们礼貌地回答说，他们不会改变信仰，因为他们找到了真正的宗教。据说，遭到基督徒拒绝后，达赖喇嘛的使者

“枪杀了几个基督徒家庭，那地现在被称为‘血田’。这种残酷的行为非但没有吓住信徒，反而促使他们更加坚定地离弃佛教。从那时起，盐井的人一直信仰天主教，据报告，到 1922 年，那个地区有 1610 名藏族信徒。”



一名盐井的藏族信徒

1905 年 7 月 23 日，法国差会在云南省的德钦县再次遭到暴力袭击。三位殉道者的头及一名法国宣教士的心脏和肝，像奖杯一样被带到德钦大寺院展示给喇嘛首领。那个堕卑鄙的人咧着嘴笑，称赞凶手们成功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朱尔斯·杜伯纳德

当朱尔斯·杜伯纳德的头和内脏器官被展示给喇嘛首领时，这个喇嘛非常高兴。四十多年来，这个法国人爱西藏人民，他比喇嘛首领更受人的尊敬。这位宣教士无私地服事成千上万的穷人，不求任何回报；而当地寺院被称为邪恶的巢穴，懒惰和腐败喇嘛的居所。

杜伯纳德的头被得意洋洋的喇嘛挂在寺院的大门上，警告人们不要跟随基督。然而，这个偏远地区的教会只是暂时受到挫折。很快就有更多的工人来接替殉道者，当地教会存活了下来，并且不断发展壮大。到 1998 年，有报告说在云南省的北部和西藏的南部有 9500 名藏族天主教徒。在那些地区，很多信徒为主耶稣基督献上了自己的生命。

福音派的进展



三个赤脚的藏族人造访中国内地会在大理的医疗诊所

20 世纪初，有许多福音派宣教士涌入藏族世界的边缘地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有很多没有听过福音的藏族人居住在中国的广阔地区。即使像云南省的大理和丽江这样的偏远城镇，在节日和集会期间，也有很多藏族人的身影，那些地方的宣教士通过分发藏文圣经，热切地分享福音。

有迹象表明，20 世纪的头十年，福音派在康区的事工取得了进展。杜西德从巴塘县报告说：

“当我们在 1900 年离开康定市的时候，没有慕道友，事工并不特别令人鼓舞，但是当我们的弟兄过了两年时间，在拳乱结束之后回去重新开放宣教站时，他们发现事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有 150 名人登记为慕道友。”

1907 年，孟兴志（Edward Amundsen）——戴安妮失败的使命团的幸存成员——在康区各地四处旅行，不论走到哪里，他都跟藏族人分享基督。下面的摘录来自孟兴志的日记，揭示了当时紧张的属灵气氛和人们对福音的开放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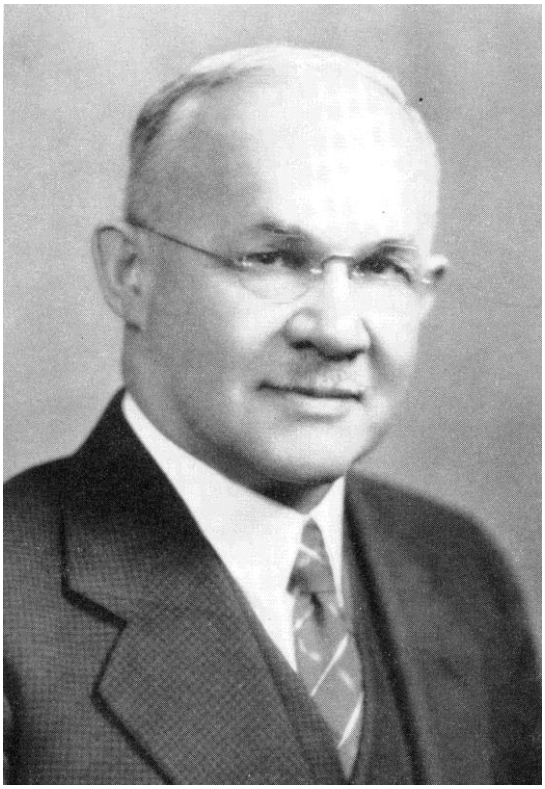
“在康定市，我四处走动，和友好的人聊天，把圣经的一部分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喇嘛们甚至都不跟我们说话。他们受到严格的监管。我待在康定市的那一天，至少有三个僧侣因不道德行为被打死抬出去。如果寺院主持告诉他们避开我，他们就会避开我；告诉他们对我友好，他们就会对我友好；如果告诉他们杀了我，他们也会这样做。当然，一切都是为了宗教利益。”

“5 月 10 日，我再次离开康定市，去理塘县、巴塘县和西边的地方。人们见到离开了八年的我，都很高兴。他们给我摆上调味的奶茶，还有奶酪和牛奶。他们聚集在我的客栈，一直聊到很晚。如果没有喇嘛的禁止，这些人会欣然接受福音！我留下一些福音书给客栈的主人，让他在有机会的时候可以送给人。”

“在理塘县，我们有很好的机会向僧侣和其他人分发福音书，一共分发了 145 本。他们都渴望得到这些书。不久以前，他们会要求外国人立即离开，甚至不允许外国人在寺院外过夜。现在我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这座据说可以容纳 3700 名喇嘛的宏伟建筑。我真的希望这些书能在这众多的属灵领袖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克里斯蒂威廉（William Christie）

“西藏的使徒”



克里斯蒂威廉被称为“西藏的使徒”

有很多勇敢而充满信心的福音派宣教士在藏族人中间做工，不过，很少有人像苏格兰裔的美国人克里斯蒂威廉那样，为神的国结出了累累硕果。他在今天甘肃省安多地区的很多偏僻地方服事了三十多年。

克里斯蒂在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里都“低调行事”，因为他当时是在鲜为人知的基督教宣道会中服事。尽管他相对默默无闻，但他作为神人的名声，以及他对各种藏族事情的通晓，使得他那个时代的其他宣教士都毫不犹豫地称他为“西藏的使徒”。

生于 1870 年的克里斯蒂被训练成为一名石匠，他很快就赢得了技术工人的美誉。他的生命轨迹在 1891 年 10 月被完全改变，那个月，他在纽约参加了一个会议。几十年后，在他生命的晚期，克里斯蒂回顾了他的事奉呼召：

“我很快就认识到必须完全降服于基督。我在讲坛前降服下来，我寻求并领受了圣灵。结果我更喜爱神的话，更喜欢祷告，更热情地为基督向他人作见证。与此相伴的是，我深切渴望献身于宣教工作。在随后的两个月里，我热切地祷告，寻求下一步的指引。结果，我得到带领，要放弃石匠职业，去西藏传福音。经过几天的祷告和思想后，我告诉神我渴望去西藏。回顾过去 58 年，我完全有理由相信我的呼召是来自神的。”

基督教宣道会把克里斯蒂和辛普森威廉一起差派出去，这两个年轻人于 1892 年 3 月坐船来中国。克里斯蒂写道：“靠着神的恩典，我将为我的救主，为那些坐在黑暗、罪恶和悲惨中的人的救恩，摆上自己的生命。”



新成员克里斯蒂（21 岁）和辛普森威廉（22 岁）1892 年出发去西藏之前

他们的船在上海靠岸后，新成员受到了戴德生的热烈欢迎。当这位经验丰富的宣教士听说他们的负担是西藏时，说出了他的名言：“在西藏使人归信基督，就像进入山洞试图抢走母狮的幼崽。”

克里斯蒂和辛普森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学习中文后，两人被差派到甘肃省安多地区的偏远区域。克里斯蒂在整个地区四处旅行，在几百个未闻福音的藏族村子里播撒神话语的种子。这份写于 1907 年的报告总结了他典型的一年：“我这一年有 166 天不在家里，其中有整整 69 天是在马鞍上度过的。我今年骑马走了 2750 公里。”

达到极限

在这个几乎没有法律、秩序和与世隔绝的地方，不出所料，克里斯蒂威廉很快遇到了麻烦。有一次，长时间的干旱使得这一地区受到了严重破坏。一群喇嘛求问了神明和巫师之后，宣称干旱是由于基督徒的出现引起的。一群残忍的暴民突然冲进积石山县宣教站的大门。克里斯蒂是一位天才语言学家。他处理事情一贯都十分冷静，

“他立即去见那些人，并问他们想要做什么。他很快了解到，那些人代表干旱地区的 12 个藏族部落来杀他们，那些部落把他们的不幸归咎于宣教士。

“暴民们大声吵闹，根本无法正常谈话。但是克里斯蒂意识到他们的狂热，知道他们有杀人的意图，于是他背对门站着，尽最大努力安抚和劝阻那些人。首先，他用藏语和他们讲道理。同时他用官话吩咐仆人跑去城堡求助。他一边与藏族人辩论，一边用英语向年轻的宣教士喊话，描述危险，催促他们祷告，并做好准备，若受到攻击，就进行自卫。

“克里斯蒂一边交替使用这三种语言说话，一边审视那些愤怒之人的脸。有一张脸看起来很熟悉。他是不是在哪里见过那个人？突然，他想起来了。他回忆起在狂风肆虐的西藏高原上，有一个游牧民营地，一个藏族人从一顶黑色的大帐篷里出来迎接他。几个星期前，就是这个人造访了宣教站，那天晚上克里斯蒂接待了他。根据藏族的款待规则，你若在某个人的家中住过一晚，那家的主人就成为了你一生的朋友，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你必须帮助他。

“克里斯蒂深知藏族规则的力量，他说出自己是接待过那个藏族人的主人，并请求他的帮助。他坚持说，根据部落习俗，他的朋友不仅应当拒绝参与谋杀攻击，而且要尽力阻止攻击。这扭转了局势。在军队到来之前，克里斯蒂已经获胜，救了宣教士们的性命。”

还有一次，克里斯蒂和大卫·埃克瓦尔想在大藏寺所在地的拉卜楞镇建立宣教站，那个镇当时有四千多个僧侣。在凑备期间，他们在一年中最大的佛教节日之一造访了拉卜楞。他们跟很多僧侣和朝圣者分享了福音，后来，有一群闹事者煽动众人：

“很快，威胁变成了满天飞的泥块和石块。一位宣教士试图用伞来抵挡攻击，但伞也被打坏了，另一位宣教士的脸受了伤。突然，两个寺院守卫拔出剑冲进暴民中

间，把外国人带出来，并把他们置于保护性监护中。后来，他们又短暂造访了两次拉卜楞。最后一次，他们的福音书被扔回到他们脸上，让他们住宿的旅店老板遭到殴打，高级喇嘛命令他们离开，否则就把他们扔进河里。”

喇嘛已经表明他们的想法。他们不会容忍在他们的领地上有任何竞争性宗教。25年以后，拉卜楞的寺院首领才允许基督徒在镇上居住。

神所命定的结合



杰西.

七年之久，克里斯蒂威廉都单身一人在偏僻的安多辛苦做工，但是神正在为他预备一位名叫杰西（Jessie MacBeth）的年轻女子，和克里斯蒂一样，杰西有拓荒宣教的呼召。她接受了多年的医学培训后，加入了基督教宣道会。他们见面的那一天终于来到：杰西造访偏僻的藏族宣教站，并第一次见到了克里斯蒂。一百多年后，他们的孙子说：

“我们可能很想知道，克里斯蒂威廉作为一个单身男人，当他最初听说一个来自苏格兰的单身女性要来他负责的甘肃省藏族宣教禾场时，会是什么反应？杰西到达的那一天，克里斯蒂正在临潭县的宣教站帮忙宰杀一头羊，他非常尴尬，让这位漂亮的女士看到自己浑身是血！”

威廉和杰西坠入了爱河，他们于1901年在上海完婚。后来他们去到了他们位于藏族边界的新家，杰西开始工作，帮助生病和受伤的人。虽然杰西知道当地人的医疗需

求非常巨大，但她没有预料到她的技能在她的宣教同工中是如此的宝贵，由于当地没有医院和医生，他们中的许多人经常生病。他们说杰西是：

“神差来的护士，像天使一样从天上而降。虽然医疗用品很少，设备不足，技术知识有限，但凭着极大的信心和不屈不挠的勇气，杰西大胆地给人做手术，因着神的祝福，那些手术成为了拯救生命的奇迹。日复一日，她的手不断地浸泡在强力防腐液中，直到最后，她的结婚戒指裂开，从手指上掉了下来。”

一个宝贵的家庭



1907 年，克里斯蒂夫妇及他们的儿子彼得、罗比特和威廉。

结婚不到一年，杰西生下了他们的大儿子罗伯特。二儿子威廉于 1903 年出生。好像生活在地球上最荒凉偏僻的地方的挑战还不够大似的，威廉天生就有脑瘫。

一天，当克里斯蒂一家经过临潭县时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对该地区的福音传播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直到今天。那天，当他们穿过镇上的时候，杰西看见一个孩子躺在路边一堆灰土当中。是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女孩。

“她被父母仍在外面等死。显然，她的家人遇到了很多困难，他们的‘宗教导师’跟他们说，他们家的问题是由于这个小孩被鬼附身引起的。家人被告知用针扎入

小女孩的眼睛，把‘鬼赶出来’。当这样做无法解决问题时，他们被告知必须丢弃她。

杰西把女孩带回家，护理她恢复健康。那女孩的一只眼睛完全被针扎坏了，后来不得不把它切除掉。幸运的是，她的另一只眼睛在她的余生中都保持了有效的视力（虽然减弱了）。他们给这个小女孩起名叫高满盈。克里斯蒂一家正式收养了她，这样，女孩的家人就无法再把她要回去。后来，满盈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基督徒。”

三儿子彼得 1906 年出生于卓尼县。他后来去美国的时候染上了小儿麻痹症，导致双腿完全瘫痪。

杰西第四次怀孕时出现了并发症，克里斯蒂家的压力达到了极点。威廉三次向基督教宣道会总部提交辞呈，但均被差会领袖拒绝了。克里斯蒂家继续在偏远的地方服事神。他们唯一的女儿海泽尔出生时没有任何问题。

克里斯蒂一家人 1908 年去美国休了一次他们非常需要的假期。回中国的时候，船在苏格兰停留，这给了威廉和杰西看望彼此家人的机会。

在他们返回宣教基地的过程中，经过多个星期的艰苦旅行后，旅途中最困难的事情发生了：

“想想一下这样的场景：父亲威廉抱着六岁的小威廉（脑瘫），杰西抱着三岁的彼得（刚刚因小儿麻痹而瘫痪），七岁的罗伯特则抱着出生不久的海泽尔，在沿途每一站雇来的脚夫，要帮他们运送七年宣教服事所需要的行李！”

尽管克里斯蒂一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极端的挑战，但神还是让他们一家按照他所喜悦的方式——弱者，没有什么社会声誉，一个全家人的日常所需必须依赖耶稣的家庭——留在藏族世界的边缘。每个人都清楚，他们的服事所产生的任何果子都是神恩典的作为，而非人努力的结果。

卓尼县的突破



杰西和克里斯蒂威廉在卓尼县

在卓尼县的寺院小镇出现了机会，这个小镇位于拉卜楞东南 65 公里的地方。大约一千年以来，卓尼县一直被一系列的藏族国王和侯王统治着，克里斯蒂家很快就认识了当地的侯王，他统治着 48 个区域。然而，侯王强烈反对基督徒住在他的领地内。

最后，克里斯蒂家在卓尼县只有一个地方可以住，即一所人们普遍认为曾发生过凶杀案、并且会闹鬼的房子。当地人都避开这所房子，看起来侯王允许宣教士住在那里，只是因为当地人相信灾祸会临到住在这所房子里的人。宣教士不在乎这个，他们非常以很便宜的价格买下这所房子。搬进去后，他们发现了一具人的尸骨，他们意识到房子里真的发生过凶杀案。

威廉和杰西祷告驱除魔鬼的影响后，把一家人都交在主耶稣的手里。令当地人惊讶的是，克里斯蒂家住进去后，并没有什么异常，一家人看起来既快乐又健康。很多年来，这所房子都是他们向整个地区的藏族人分享福音的基地。

几十年后，克里斯蒂威廉总结了他们在卓尼县的活动：

“我们向侯王、祭司和百姓传讲基督和他的救恩，在镇上、寺院里以及周边的村子中向人传扬福音，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听到了福音。一些人接受了基督，其中很多是通过在客房里的私人谈话赢得的，洗礼在洮河里公开举行。纯血统的藏族人、一半血统的藏族人和汉族人在众人面前全身浸入水中接受洗礼。教会被建立了起来，并有规律地举行礼拜。

我们在镇上的小孩子中间也开展了非常出色的事工，甚至侯王的孩子也参加主日学。有培养前途的男孩子被送到临洮县的寄宿学校。他们毕业后就进入圣经学校就读，好可以成为牧师和传道人。其中有一个人被称为卓尼县教会的牧师。”

时光一年年过去，1922 年，克里斯蒂报告了从他们位于卓尼县的坚固基地把福音广泛传播到其他藏人族群中的潜力。他用下面这些发自内心的话恳切地呼吁新的工人：

“差派宣教士到藏族人当中做工时，候选人要有坚定的意志，因为在西藏开展事工要比在大多数地方更艰苦。那些害怕艰难甚或危险的宣教士，最好不要差派来。”

侯王刚开始允许克里斯蒂住在他的王国里，但后来似乎又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尤其是当他发现自己的家人也对福音敞开心门时，更是如此。不久之后，侯王开始迫害羽翼未丰的教会。但审判很快就临到了他。克里斯蒂回忆说：

“卓尼县的侯王，福音的仇敌，使用威胁和恐吓的手段阻止百姓成为基督徒，他常常处事不公，且非常残忍。但是他的罪孽追上了他。百姓最终刺杀了他，把他的尸体拖到城外，用一堆石头盖住。与之相反，基督的教会存活了下来，显明在福音团契中，两个不同的种族可以有属灵的合一。”

自从克里斯蒂一家搬进闹鬼的房子，并在卓尼县藏族人中建立起神的国，差不多一个世纪过去了，耶稣基督的教会依然存在。1997 年，靠近临潭县的卓尼县藏族信徒建造了一座教堂，为了凑钱建造新教堂，一名教会成员卖掉了她的头发，另一个家庭则卖掉了家里的电视机。

据估计，今天有 300-400 卓尼县的藏族人继续相信永生神，而在镇上和郊区，汉族信徒的人数更多。在卓尼县赢得的藏族人，可能比藏族世界中其他任何福音派基地赢得的都多。

克里斯蒂买了一座寺院

1907 年，克里斯蒂威廉碰到了一个他无法忽视的好机会。他所做的事情，今天会有很多信徒觉得难以理解，宣教士在卢巴村买了一座小佛教寺院，那个村子离临潭县只有八公里远。卢巴寺院的房屋、田地、树林和牧场都成了基督教宣道会的财产。就这样，这座佛教寺院变成了一个宣教站。”

随后花了一段时间进行清理和改建，把拜偶像的地方改成适合开展基督教事工的场所。改造工作完成后，基督教宣道会在卢巴举行了年度宣教大会，庆祝这次购买。埃克瓦尔罗伯特报告了那次难忘的会议：

“祝福临到了当地的藏人和半血统藏人社区。病人得医治，污鬼被赶出，藏族人家中的偶像被清除干净。救恩的活水流进了卢巴村。偶像被焚烧掉，偶像经卷被销毁，咒符和神龛之类的垃圾被扔进洮河里。洮河的水把偶像的残骸冲走了，公开承认主之人也在河里受洗。”

满盈，那个从路旁被救回来的小女孩，成为了卢巴教会宝贵的活石之一。多年以后，也就是克里斯蒂威廉从禾场退休差不多 25 年之后，他亲切地回忆起神在卢巴村所成就的大事：

“这个中心的事工一直大蒙神的祝福。当地牧师继续服事会众，并在周边地区为基督作见证。在这里，主彰显了他的恩典和大能，病人得医治，污鬼被赶出。神一定非常喜悦这些真诚灵魂的敬拜，他们来自汉族、藏族和半血统藏族等不同的种族。先前的佛教寺院完全被改变了用途。现在它拥有一个基督教会，一个传道会，还有属灵的大能。小小卢巴村成为了向西藏宣教的跳板。”

1987 年，克里斯蒂的孙子康拉德访问了卢巴，希望知道祖父母收养的姑姑（克里斯蒂家发现躺在路旁灰土中的那个小女孩）怎么样了。康拉德对他的发现感到震惊。他写道：“在那次旅程中，我在卢巴遇到了两位干表亲和他们有 30 个成员的大家庭。1987 年，卢巴村仍然有活跃的教会，我那两位干表亲的家人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 30 人都是基督徒！”



1987 年卢巴的信徒

在康拉德访问卢巴的短暂旅程中，三名公安人员注意到了这个美国人的到访，他们立即骑摩托车来调查。公安人员赶到的时候，康拉德正和刚刚找到的亲戚讨论，担心他们的安全。他们却回答说：“不用担心我们！我们不怕他们！我们倒是担心你们在美国的基督徒。我们听说因为你们从来没有经历过逼迫，所以你们的信心已经变得软弱了！”

权能较量

克里斯蒂威廉信靠圣经所启示的神，他看到神的话语里充满了神迹奇事。克里斯蒂意识到，为了满足他蒙召去服事的族群的最深切需要，他需要藉着祷告，对抗掳掠藏族人的恶魔营垒，要不然，他的见证将不会有什么效果。

有一次，他被叫到卓尼县附近的一个村子，那里有一个藏族妇女失去了控制。他进屋的时候，“那个女人缩进角落里，大喊说：‘哎呀！你身边那个穿白衣的人！把他带走！把他带走！’她一遍又一遍地这样喊着，直到克里斯蒂祷告和命令邪灵离开，她才安静下来。当场没有人穿白衣，克里斯蒂自己穿着蓝色衣服。”

还有一次，克里斯蒂正和一个被鬼附的藏族男人谈话，突然，邪灵出乎意料地说话了，那人嘴里发出可怕的声音。污鬼拒绝离开，抗议说：“如果我那些能力更大的朋友在这里，他们就会帮我抵挡你。”克里斯蒂问那些能力更大的朋友去哪里了，那污鬼说他们正在欧洲使白人互相残杀。这位西藏的使徒记述：

“这着实令人吃惊，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发生，汉族官员和藏族边界上的宣教士几个星期后才知道战争已经开始。那个无知的藏族村民根本没有办法知道欧洲的事情，更别说战争了，只有邪灵才会知道那些事情。”

很多赶鬼事件的发生促进了福音的传播，因为目瞪口呆的目击者会把他们的所见所闻告诉其他人。藏族人都知道喇嘛和巫师对人施加咒诅的力量，但没有人听说过有什么力量能使被鬼附的人得释放。因此，耶稣基督的名在安多的很多地方大受尊崇。

克里斯蒂继续全心全意地在安多服事神，养育他们的四个孩子，虽然他们的生命受到了无数次的攻击和威胁。有一次，一伙藏族人从山上下来，他们来自野蛮的迭部落，有 170 人之多，他们想要杀害克里斯蒂并毁坏宣教基地。迭部人的巫师进入恍惚状态，求问他们力量强大的邪灵。不出所料，恶魔指示这些不法之徒杀死基督徒，但另一个神奇的干预拯救了这家人的性命。

杰西 1920 年回到美国帮助四个孩子上学，威廉独自一人留在西藏继续服事。当他于 1924 年最后一次离开那个地方时，很多信徒哭得很伤心，因为在地球上最艰难的地方出色地服事了约 33 年后，这位“西藏的使徒”终于要离开了。

克里斯蒂回到美国与家人团聚后，他继续在基督教宣道会中服事，在随后的 20 年里，他几乎每个星期都讲道。他最后于 77 岁退休，1955 年 1 月，他去得到他的永恒奖赏了，享年 84 岁。

20 世纪 10 年代



茨中的藏族天主教教堂

康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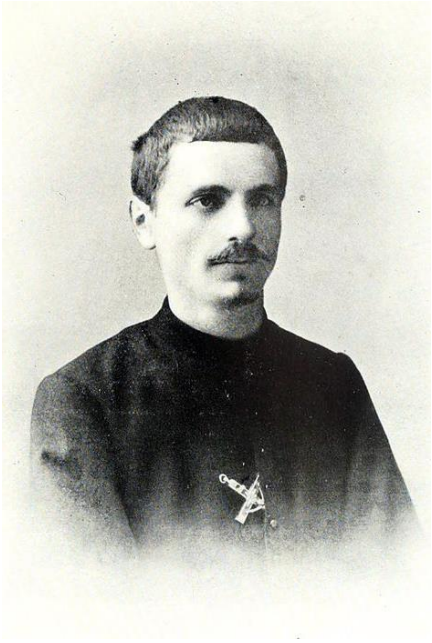
人们曾希望福音派在藏族地区的事工，在 20 世纪 10 年代将会继续快速扩展。但由于缺乏合适的工人，预期的新基督徒并没有出现，同时，持续的暴力事件意味着在这个地区旅行过于危险，人们不得不考虑。

然而，不时会有一些事情发生，令宣教士感到欣慰，信心得到坚固。其中一件事发生在 1917 年，挪威宣教士徐丽生（Theo Sorenson）收到了一个活佛（一个被认为是喇嘛世系转世的人）寄来的信，那个活佛访问康定市时第一次听到福音，他在信中说：

“我，你卑微的仆人，曾见过几本你们的经书，我认真读了它们，这让我相信了基督。我对独生子的卓越本质和教义略懂一点，但对于圣灵的属性和本质，以及此宗

教的起源，我一无所知，因此，更充分地解释教义原则非常重要，好可以启迪愚蒙和心智能力不够的人。”

长期以来，天主教在康区的事工持续遭到严酷的逼迫。



法国宣教士西奥多·蒙贝（Theodore Monbeig）看到藏族喇嘛非常看不起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没有自己的建筑物，都是在条件很差的家里进行敬拜。他想在藏族人中建造一座可以维持几百年的教堂。教堂是用石头建的，顶上有教堂钟，就像他家乡的那样。很多年以后，教堂终于建成，今天它仍然耸立在云南省北部的茨中村。来自藏族、傈僳族、怒族、汉族和纳西族等很多民族的基督徒，都在那里敬拜神。

蒙贝最后在 1914 年 6 月 12 日为耶稣基督献出了生命，当他和另一名当地基督徒沿着山路骑行时，一伙强盗伏击并杀害了他们。宣教士的尸体被找到后，发现有 13 处伤口，是剑、石头和步枪造成的。

安多地区

整个 20 世纪 10 年代，甘肃省著名的拉卜楞寺的喇嘛与僧侣遇到了很多困难，那时甘肃省被一个回族将军控制着。土地纠纷导致寺院被回族人被夷为平地，数百名僧侣在随后的杀戮中被处死。在这个关键时刻，藏族领袖去到该地区一个受人尊敬的宣教士那里，请他代表他们向将军交涉，恳求不要毁灭安多周边的藏族社区。

虽然安多地区主要位于今天的青海省和甘肃省，但四川省西北的部分地区也在安多统治者的管辖范围内，包括阿坝县这样的偏远地区。20 世纪初在阿坝县服事的福音派宣教士讲述了一个与一个不知名的部落短暂相遇的故事，故事非常吸引人：

“一个来自阿坝县的代表团来购买头盔、枪支和圣经。他们对福音的兴趣，就像对所购买的商品一样，似乎好坏参半。然而 11 年后，一位来自阿坝县的侯王贪婪地购买了 500 份圣经小册子。侯王说：‘我们买这些小册子不是拿去卖的。我的百姓对福音感兴趣’。”

受到这些事件的鼓舞，基督徒继续给所有愿意接受的人分发藏文福音小册子。有趣的是，在西藏的宣教士常常发现，人们最被“浪子的比喻”这个福音故事吸引。

我们印制了小册子和海报来帮助讲述这个故事，它总是令藏族人目瞪口呆，似乎能与各种人物角色产生共鸣。当男人们想到自己的生活和任性的小儿子一样时，他们叹了口气，而其他人则在自己的家庭成员身上看到了大儿子的性格。所有人都被那位父亲愿意原谅并且接纳他迷途的儿子的行为感动。这使得宣教士可以与很多藏族人更深刻地分享福音，很多藏族人得知，凡愿意悔改自己的罪并信靠神的人，神都会饶恕他们一切的罪。

胡立禮（French Ridley）



胡立礼穿着藏族服装

宣教士胡立礼以西宁市的宣教基地为中心，在安多的藏族人服事了几十年。他1862 年生于英格兰一个兴旺的采矿工程师家族，17 岁时就蒙神呼召去宣教，但直到11 年之后的 1890 年，他才作为中国内地会的 35 个新成员中之一，坐船来到中国。

他的第一站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单身女宣教士莎拉，并与莎拉喜结连理。这对新婚夫妇一完婚，就搬到了藏族世界边缘的西宁市，他们被授命负责那里的事工。

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对他们充满敌意，但在 1895 年末，因 18 个回族村子发生叛乱而暴发冲突后，他们夫妇在社区中的地位大大得到提高。难民源源不断地涌向西宁市，虽然胡立礼没有接收过医疗培训，莎拉也刚刚生了孩子，但他们还是展开工作，每天治疗二百多名伤员。有报道说：

“胡立礼自己几乎死于白喉。死人被直接扔到街上。成百上千的伤员蜂拥来到胡立礼的家里，他们或被用担架抬来，或被人背来。莎拉独自与孩子待在家里，治疗那些去找她的人，而她的丈夫则出去照顾他们的两千个病人。”

胡立礼和莎拉难以置信的自我牺牲为他们赢得了新的尊重，他们后来在西宁市的日子里，人们对他们都很友好。

当时的中国西部疾病肆虐，危险重重，胡立礼的四个儿子有三个在童年夭折，其中两个死于猩红热。虽然胡立礼和莎拉经历了多年的痛苦和艰难，但他们继续忠心地服事神，最终当地人开始悔改自己的罪，信靠基督，这给了他们极大的鼓舞。1906 年2 月有 9 人受洗，1907 年 12 月又有 15 人受洗。

活佛和达赖喇嘛

胡立礼继续抓住一切机会向藏族人传福音，1911 年，他分享了一位活佛拜访他的故事，那位活佛每年都会去西宁市。

“我们和他聊天，并给了他一册《马太福音》和一册《马可福音》。他把书带走了，就像很多人一样。但是第二年他又回来了，谈话结束后，他说：‘我读了你们去年给我的那些书，对书中所讲的耶稣基督的事情，我非常感兴趣。你们能不能多给我一些书？’

我给了他《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他读了那些书，并理解所读到的内容，接下来的一年，他又回来了，说：‘我非常喜欢那些书，事实上，我想要《使徒行传》和《启示录》。’”

胡立礼不确定活佛是怎么知道新约的其他部分的，但他购买了一本藏文新约送给这位好奇的朋友。那人收到礼物后，情绪非常激动。胡立礼回忆说：

“他满脸笑容地问：‘这真的是给我的？’我说：‘是的，是给你的。带走吧！我希望你带回寺院，仔细通读它。’他把新约圣经带回了寺院，那大概有四天的路程。我相信，日复一日，每一天他都在认真地读那本书。让我们为这位活佛祷告，使他很快就能够找到永活的基督。”

胡立礼还接触到了更有名的藏族人，英国军队在 1904 年控制了拉萨市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到青海省塔尔寺避难一年。达赖喇嘛和胡立礼相处得很好。据报道，在他们的一次谈话中，达赖喇嘛对胡立礼说：“基督教是一种进步力量，佛教在它面前会衰落。”这个英国人也“高兴地把藏文的四福音书送给他。”

胡立礼和莎拉定居在西宁，是希望能够服事安多藏族人很多年，但计划被打乱了，莎拉突然染上伤寒，并于 1913 年 8 月去世。失去妻子令胡立礼深感悲痛，但他继续做工，这使他赢得了西宁百姓的爱戴。据说，“人们特别为他感到骄傲，因为他说着他们的方言，不管他走到哪里，人们都能认出他的奇怪表达和语调。”

1932 年，在中国服事了 38 年后，胡立礼最终退休并隐居于英格兰宁静的乡村。他 1944 年去世，享年 82 岁。

史德文（Albert Shelton）

藏族宣教王子



史德文.

史德文 1875 年生于美国的印第安纳波利斯，他是一名宣教医生，在他服事生涯的顶峰时期，福音派圈子里都称他为“藏族宣教王子”，尽管他从来都没有学习过藏文或中文。

1904 年 3 月，史德文和妻子佛罗拉抵达位于中国和西藏交界的康定市后不久，战区的生活现实令他们大感震惊。在那里，激烈的冲突随时都可能发生。他们描述他们的新家乡是

“一个野蛮和危险的地方，抢劫和斗争与独特的武士和僧侣文化密不可分。砍下来的人头被装饰在树上和门柱上，砍断的手臂被悬挂在政府建筑物上。汉族人和藏族人被活活剥皮，切成方块，或在大锅里被活活煮死。”

到达宣教禾场不久后，史德文和佛罗拉收养了一个名叫李贵光的穷困孤儿男孩，他有一半汉族人血统，一半藏族人血统。他们是在他们家附近的一条街道上发现他的。他们充满爱心和关怀地抚养他，就像对待自己的两个亲生女儿。

全面服事的事工

史德文一家到达康定市几年后，与另一个宣教士家庭，即奥格登一家，往西搬到了极其偏远的巴塘县，并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福音派宣教站，当时巴塘县住着 350 个藏族家庭。从康定市到巴塘县，需要走 17 天的路程。他们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采取一种“全面服事的事工”，尽一切可能向藏族人传福音。他们的工作总结说：

“他们开办了一所幼儿园，又为大一点的学生开办了学校。建立了一所医院，史德文和其他医生以这所医院为基地，在周边地区开设流动诊所。很快就形成了一间教会，也开始了针对汉族和藏族孩子的主日学。一个宣教士在房间的这一侧带领汉族孩子，史德文在另一侧带领藏族孩子。

我们的妻子们拜访了很多农村家庭，争取赢得妇女儿童。宣教士努力帮助穷人、乞丐和贫困儿童获得一种谋生的职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教人们织地毯、制作肥皂、制作鞋子，以及如何耕种和栽培花木。这些不同事工的初步结果都不错。”

医疗工作经常面临供应短缺，因为他们地处偏僻，病人也没有能力支付医疗费用。史德文和其他宣教士把他们所有的个人资源都投入了到工作中，为了向周围的人彰显基督的爱，他们常常把自己的需要放在一边。有一份资料说：

“按照美国的标准，史德文收到的医疗费让人觉得可笑——从刀伤到腿部截肢，差不多每样都是 5 元钱。有一年，史德文总共收到的费用是一堆鸡蛋、肉、酥油、粗麻布和几张狼皮，以及不到 25 元的现金。有一天下午，一群冻伤的士兵来到诊所。那天史德文截了 31 根手指和脚指。”

有一次，一个藏族麻风病人在史德文面前跪下，感激医生的帮助。宣教士立刻拉着那人的胳膊，让他站起来，坚定地说：“快起来。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在我们面前下跪。在神面前，没有哪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高等或更低等，不论是乞丐，还是麻风病人，还是其他人，在神面前都是一样的。”史德文谦逊的态度使他与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能融洽相处——不论是政府官员、佛教喇嘛，还是农民。

史德文很快意识到，要想让神的国在巴塘县的人民中扎根，需要为他们提供实际的帮助，减轻他们的长期贫困。巴塘县极端干旱和荒凉，但宣教士们想出了一个计划来改变这个地区。

在巴塘县的美国人一边跟人分享永生的信息，一边在史德文的带领下，挖了一条八公里长的灌溉渠，从小坝河上游把水引来。为了记念宣教士，当地人称这条水渠为“外国人水渠”。大约一千亩的土地被改造成了良田，山谷变成了贫瘠土地上的伊甸园。苹果园、杏园、桃园在这个地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给人们的饮食增加了必需的多样性，也增加了人们的收入，帮助很多人摆脱了贫穷。这让当地人非常感激。

多日之后的成果

1911 年，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暴发了属灵复兴，它的影响一路漫延至巴塘县。其结果是势不可挡的，一份报告说，巴塘县有两百多人（大多数是汉族人）

“承认他们抢劫和杀人的罪，试图戒掉鸦片和酗酒。他们请求宣教士到他们家里拆除偶像，宣教士们欣然前往，拆除偶像后，在原来的地方贴上主祷文。教会的聚会总是挤满了人，但就像其他藏族地区的教会一样，在听众和归信者中，汉族人通常比藏族人多。”

一位宣教士激动地记录了圣灵造访后，巴塘县教会发生的令人惊讶的增长：“今天，在我们的例行聚会中，屋里挤满了汉族和藏族的妇女儿童。几乎都无法呼吸了，但人们非常安静和认真地听讲道。我们有非常好的机会撒种。愿种子发芽生长！”



史德文的女儿朵丽丝、多萝西及她们的藏族朋友

史德文的长期梦想是在拉萨市建一所医院，拉萨市是藏族世界的首府和属灵大本营。多年来，他一直试着给达赖喇嘛捎信，寻求获准去拉萨市，并在那里建立医疗诊所。达赖喇嘛最终回应说：“我知道你们的工作，也知道你们远道而来是为了行善。我不会拦阻你们。”然而，史德文还没有出发去拉萨市，政治局势就开始恶化，残暴的匪徒控制了乡村。



史德文和他的好朋友，巴塘县的喇嘛首领。

1920 年，史德文和他的妻女旅行时，被土匪绑架，要求缴纳 25000 元美元的赎金才释放他。他的妻女虽然受到严重惊吓，但被释放了。史德文被拉进山里囚禁了 71 天。在整个过程中，他都拒绝配合和满足土匪的要求，他对他们说：“你们可以杀掉我，也可以任意而行，但我肯定不会被赎回的。”

史德文被囚禁期间，他充满爱心地对待生病和受伤的土匪，渐渐地，他们把宣教士当成了自己的朋友。被掳十个星期多后，他瘦骨嶙峋，站都站不起来了。土匪出于同情，“把他留在路边，他们知道尾随他们的政府军队会发现他。”



1922 年开始致命之旅前的史德文

1922 年初，史德文的妻女回了美国。他打算接受达赖喇嘛的邀请，计划进行一次漫长而危险的旅行，前往拉萨市。那时，这位美国宣教士 47 岁，他担心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告诉一个朋友：“一个人在 5200 米高的山上骑骡子的能力，50 岁之后会迅速下降。”

一年前绑架史德文的土匪听说他所计划的旅程后，打算再次绑架他。这一次，他们的意图是让他做他们的医生。1922 年 2 月，他和三名藏族同伴开始了前往拉萨市的长途旅行。2 月 16 号，在巴塘县的其他宣教士收到消息，一伙 20 人的土匪在十公里外的一个关口伏击了史德文。他们急忙赶到关口，发现史德文已经不省人事。他们给他注射了一针吗啡，然后把他带回巴塘县。

同事们竭尽全力抢救史德文，但是 1922 年 2 月 17 日中午 12 点 45 分，史德文还是进入了主的荣耀中。巴塘县小小的宣教社群悲伤至极，其中一名成员写道：“他的死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刺中了宣教站的心脏。他确实是一名杰出的传道人，一个不知疲倦的医生。但更重要的是，他是我们的鼓励者，我们的喜乐，不断地鼓舞着我们。”

由于当时的通讯比较落后，外面的世界在几周后才得知史德文被杀害的消息，令人难过的是，他的妻子和女儿最初是从美国的媒体得知这个消息的。

葬礼由李贵光主持，他是史德文 18 年前收养的孤儿男孩。贵光已经长大成人，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基督徒，在巴塘县的藏族人和汉族人当中有效地传扬福音。

虽然巴塘县的宣教士失去了他们有影响力的领袖，但他们勇敢地继续服事，1925 年的报告说：

“平均有 170 人参加藏族主日学，最少 148 人，最多 188 人。圣诞节的前一天，我们为巴塘县的 647 个穷人准备了丰盛的晚饭，我们的首席传道人作了福音布道。李贵光复述了耶稣的故事。他还在 600-700 名观众面前表演了浪子的戏剧。”



1925 年巴塘县，参加圣诞节聚会的庞大人群的一部分。

尽管有这些令人鼓舞的迹象，但在史德文去世后，巴塘县的宣教工作举步维艰。藏族人和汉族人之间的不断冲突，导致宣教医院和其他建筑物被夷为平地。最后，由于宣教士之间的内部摩擦，使得这个在藏族前线开展了 28 年福音事工的宣教站，于 1932 年不幸关闭。巴塘县教会的信徒减少到只有 16 人。

20 世纪 20 年代

西藏中部地区

几个世纪以来，基督徒一直梦想能在拉萨市建立起宣教基地，但是只有少数几个勇敢的人设法进入了这座城市。有迹象表明，宣教士很快就会获得更多的机会进入西藏自治区，但到 20 世纪 20 年代，进入西藏的门再次在那些想把福音传入西藏的人的面前关闭了。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冲突给西藏带来了动荡，世界超级大国为争夺对世界屋脊的影响力，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因此，拉萨市当局再次拒绝外人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最大胆的福音派宣教士之一是来自挪威的徐丽生，他多次进入西藏自治区，并详细记录下自己的旅程和经历。1922 年，他离开康定市的基地，下定决心到达拉萨市。他为这次旅行招募了六个助手，其中两个是受过洗的藏族基督徒。他们带了 17 匹骡子和马随行，其中十匹驮着福音资料。

几个月来，他们缓慢地朝拉萨市进发，沿途向人分发了大约五万分藏文圣经小册子。在这次旅行中，徐丽生无所畏惧，冒险进入了西藏自治区，但是当他们距离拉萨市还有两天路程的时候，他们被迫掉头，原路返回四川省，这让他们深感气馁。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剩余时间里，通往西藏心脏的铁门一直紧紧关闭着，基督徒继续祷告，期待有朝一日，那片土地能够向福音敞开。

安多地区

20 世纪 20 年代期间，神的国继续在安多各地区扩展，尽管当时中国动荡不安的环境，意味着进展是缓慢而艰难的。这十年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中国在 1928 年成立了青海省，安多的大片地区被并入到这个新的省份中。

在安多大藏寺所在地的拉卜楞镇，藏族人、汉族人和回族人之间持续的种族和宗教紧张关系，经常演变成公开的流血事件。1919 年，回族人袭击拉卜楞寺，烧死了几百个僧侣，并把烧焦的尸体丢在寺庙的空地上。在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紧张局势经常出现，因为彼此都对对方感到不满，成千上万的藏族人被屠杀。

1929 年，一位外国探险家访问拉卜楞，报道了在藏族人和回族人之间所发生的一次战争屠杀：“154 个藏族人的头颅被挂在回族要塞的墙上，像一个花环似的。少女和孩子的头被装饰在营房前的柱子上。回族骑手在镇上疾驰，每个人的马鞍上都绑着 10 到 15 个人头。”

不出意料，冲突期间，虽然中国内地会派遣了一个医疗宣教士小分队进入这个白热化的火山口，但安多的基督教工作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医疗宣教士在化隆县建立了一个诊所，在那里，宣教士能够服事很多游牧藏族人的身体和属灵需求，因为他们会到镇上买卖东西。



这个头部有严重刀伤的人被带到宣教基地接受治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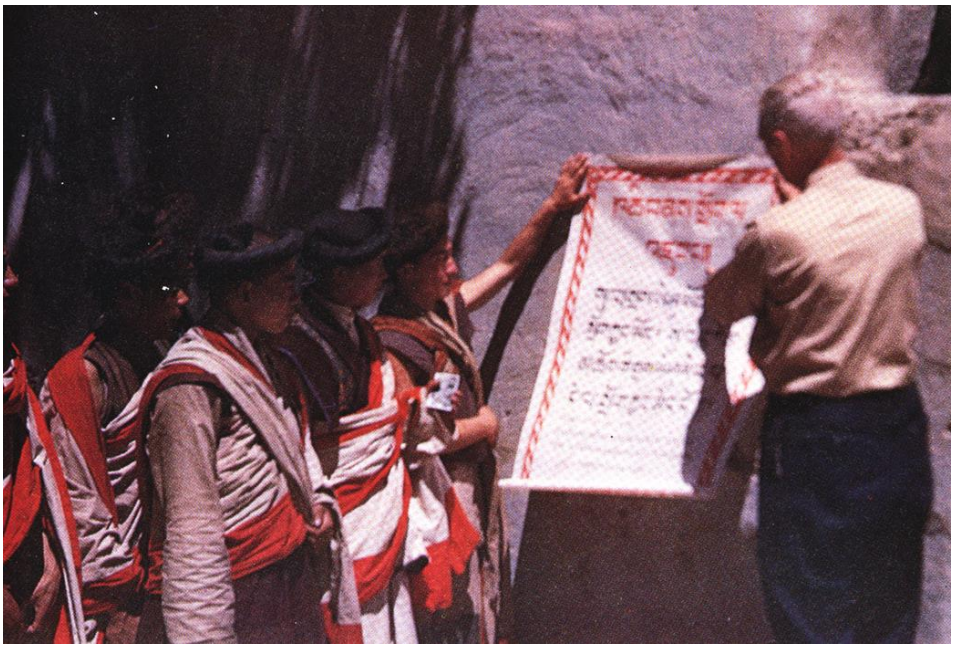
另一个宣教士小分队在青海省的贵德县建立了基地，由一位姓高的汉族基督徒医生作助手。同工们除了配药，还向当地人和朝圣者分发了大量的藏文和中文福音资料。这些勇敢的传道人骑马深入未知的果洛藏族领地，在所到之处播撒神话语的种子。

未婚的英国妇女盖群英（Mildred Cable）及冯贵珠（Evangeline）和冯贵石（Francesca French）两个姊妹，是她们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三位宣教士。她们三人在甘肃省西北部的汉族人、穆斯林和藏族世界交界的地方生活了几十年。她们经常在这三个族群之间旅行，向人分享福音。他们遇到了各式各样的人，经历了很多扣人心弦的事情。1927 年，她们讲述了他们所遇到的一个藏族喇嘛的故事，那个喇嘛已经走了几

百公里的路，每走几步，就俯伏在地敬拜一下。这个疲惫的旅行者已经走了六个月，要去还有 1600 公里之遥的拉萨市。女士们回忆说：

“我们递给他一本《约翰福音》，他马上大声朗读了开头的那节经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脸上立刻洋溢着幸福的光芒，认真地倾听我们讲述耶稣的故事。他面露喜色，说：‘我知道这个，你们所说的这位耶稣，最近在梦里一直困扰着我。我知道我必须相信他！’”

格里贝诺（M. G. Griebenow）



格里贝诺在拉卜楞向种子僧侣们分享福音

1921 年，格里贝诺，一个来自美国农村地区的“又高又瘦的农家男孩”，和未婚妻布兰奇（Blanche）相隔一个月分别乘船来中国。因为基督教宣道会规定，已经订婚的同工要等到结婚之后才能在一起。

当经验丰富的宣教士克里斯蒂威廉访问格里贝诺就读的大学时，格里贝诺第一次听到了神让他去西藏的呼召。克里斯蒂没有向任何想到西藏传福音的人粉饰他们将会遇到的挑战，他对全班同学说：“每次我站在露天市场向人分发福音小册子时，僧侣们一读里面的内容，就会把小册子撕成碎片，愤怒地吼叫。他们常常一路追赶我，用石头打我，命令我永远不可再回来！”

富有挑战性的信息点燃了这个年轻人心中的火焰，使他更加完全地将自己的生命献给基督，承诺如果神希望他去西藏，他愿意遵从神的旨意去做。

格里贝诺和布兰奇成为了最早获准在拉卜楞（现在的夏河县）居住的宣教士。他们学习安多语言时，获得了一个名叫啊记的当地僧侣的帮助。当他们大声朗读圣经的时候，他们的老师突然惊叫道："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他们刚刚读的内容是耶稣应许不会离弃信徒，而是要和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两名宣教士对他的反应感到困惑，请求他解释一下。这位僧侣令人惊讶地坦白说：

"我们很多人担心你们在拉卜楞太受人欢迎。人们拜访你们，邀请你们到他们家里做客，甚至远处的游牧民也这样做。他们生病的时候来找你们，你们治好了他们。当他们有困难时，你们帮助他们。当你们讲道的时候，他们认真地听。

你们可能会制造麻烦，所以巫师们决定聚集在寺庙里咒诅你们。我们日夜不断地咒诅。但当我们派人去看结果时，你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说你在自由市场向一群藏族人讲道，你的妻子正拜访镇上的一些妇女。房子没有被烧毁，院子里的马看起来好好的。事实上，一切都安好。

我们感到需要更多的巫师，于是我们差派一个信使另一个地区，带来了更多的巫师来帮助我们念咒。我们又坚持念了多个日夜，但没有结果。我们无法理解。我们认识那些恶魔。我们呼叫他们的名字，他们就会直接从地下上来！他们第一次让我们失望。当人们雇佣我们来咒诅他们的敌人时，我们就召唤恶魔来杀死他们的动物，整个兽群都会被消灭掉。

现在我知道我们的咒诅为什么不奏效了。你们被一种我们不知道的强大力量保护着。显然，恶魔无法战胜天地的创造者！"



格里贝诺家的三个儿子是和藏族人一起长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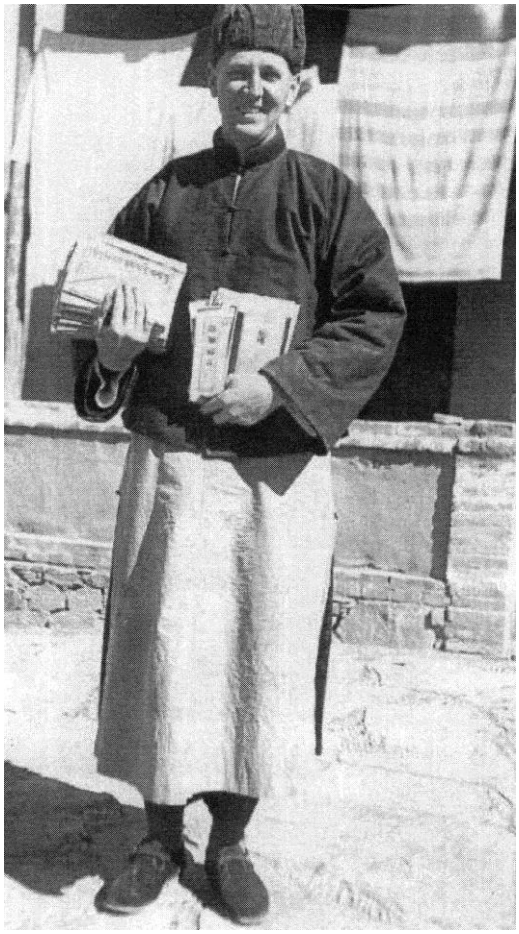
格里贝诺家和拉卜楞的领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且和拉卜楞最显赫的安多家族的首领阿帕阿洛（Apa Alo）成为了好朋友。

格里贝诺一家能够取得成功和能长期在这个藏族要塞中居住，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有谦卑的态度，并且能很好地与当地藏族人交往。他们与藏族人交往的方式，无论是在他们之前或之后，很少有宣教士能够做到。他们的大儿子乔治对他们融入当地社群的程度有独到的见解：

“我喜欢在那里长大，我信任那些孩子，他们也信任我。没有文化或种族偏见。我所能做的，就是在马背上与他们比拼，用步枪射击，与他们和睦相处。藏族孩子非常可爱，非常活泼，充满游戏，充满乐趣，充满恶作剧，非常乐观。他们擅长运动、杂技、体操，但最重要的是藏族人非常幽默。他们喜欢恶作剧，除非你能在恶作剧、讲故事和叙事等方面得心应手，否则你不会很受人欢迎。

我记得自己很受欢迎，并且能够在藏族人的水平上和他们竞争。他们不再认为我是入侵者或有基督教信仰的人。我说他们的语言，穿得像他们一样，我接纳他们，他们也接纳我。

藏族人赢得了我的赞赏。我觉得，作为人，他们不比我低下，也不比我优越。我在那里出生，与他们一起长大，我看到他们有孩子，我和他们一同受苦，一同快乐。”



格里贝诺在拉卜楞的街上分发福音资料

藏族人越来越喜爱和尊重格里贝诺一家，有一次，当这对夫妇为一个严重受伤的土匪提供医治并护理他恢复健康后，那人请格里贝诺成为他的“结拜兄弟”。这意味着他们两个人要各自取出一些血混在一起，成为生死之交。那个土匪告诉宣教士，如果他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被杀，“我的妻子就是你的妻子，我的父母就是你的父母，我的羊、牛、牦牛，等等，都将成为你的。”

格里贝诺抓住机会，充满能力地与他的藏族朋友分享福音，解释神的儿子和人类所立的另一个血约。这个男人退出了战斗，有报告说，他被说服，他不需要提供妻子和财产做保证，才能与格里贝诺保持亲密的友谊。

人们普遍认为格里贝诺和土匪没有进一步成为结拜兄弟，但几十年后，他的女儿罗伊斯透露：

“父亲帮助一个土匪头子从几乎要死亡的刀伤中恢复健康后，那个土匪划破他的手指，将他的血与救了他性命的人的血混在一起。于是，父亲被认为是与他同生死的

结拜兄弟。几年后，爸爸一方的人遭到那伙强盗的伏击。他大声喊出结拜兄弟的名字，袭击就被叫停了。”

在整个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格里贝诺一家一直在安多地区传福音，直到 1949 年，在共产党军队快到之前，他们不得不逃离。他们在那里的长久服事突然戛然而止。那时，他们已经在拉卜楞服事了 27 年。他们整个团队的离开，对那个地区的福音事工是一个严重打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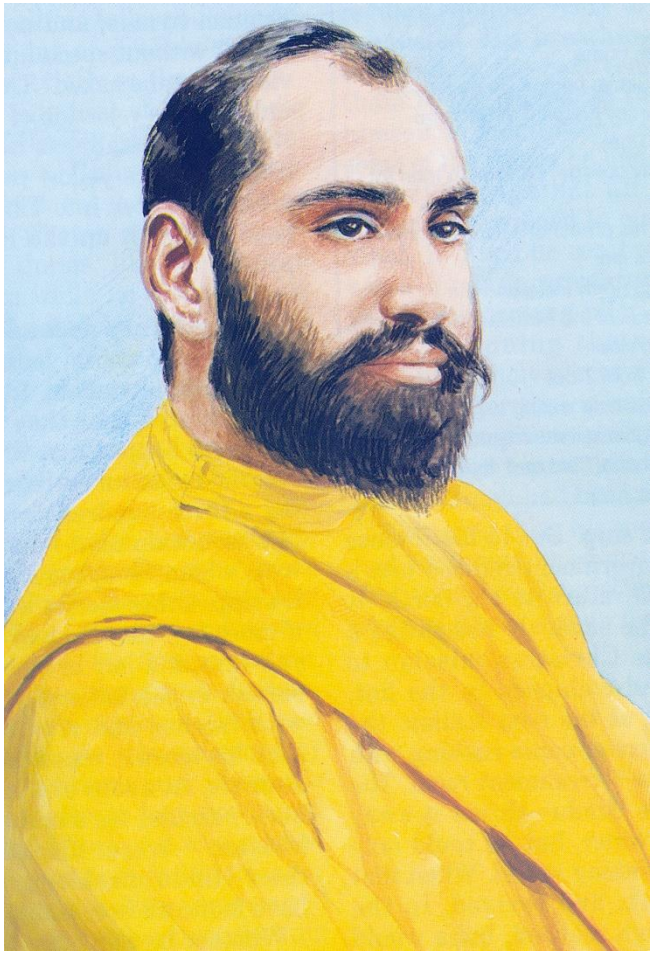
康区

福音派在康巴藏族人当中的事工开始于 1897 年，到 20 世纪 20 年代，宣教士已经建立了医院、学校和孤儿院，但没有看到有什么持久的果效。他们虽然辛苦耕耘，但到 1922 年，巴塘县宣教站只有十个人信主，而康定市的宣教站在 1926 年只有“两三个藏族基督徒”。一位在康定市的宣教士分享了帮助人们理解福音时所遇到的困难和挫折：

“他们从未受过训练能够安静地坐上一分钟，也不习惯于听人讲上 60 秒钟的话，你可以想象了解他们的想法有多难！如何在两三分钟的时间内讲出拯救人灵魂的福音：‘神爱——基督受死——耶稣拯救——你相信。’藏族人有能力直视你的脸，却完全不听你在说什么。我们只有完完全全地依赖圣灵来做伟大的工作。”

相比之下，天主教在云南省和四川省康区的事工继续扩展。1924 年，他们引以为豪地说，他们康定市的宣教基地有 4800 名受洗信徒。其中半多是汉族人，大约五分之二是藏族人和怒族人。

孙达尔辛——双脚流血的使徒



孙达尔辛.

孙达尔辛是一个富有的锡克教徒地主的儿子，1889 年出生于印度北部。基于他的背景，没有人想到他有一天会因为是 20 世纪早期最著名的印度传道人而被人铭记。小的时候，他母亲每个星期都会带他去坐在一位圣人——一个住在偏远森林里的苦行僧——的脚前。孙达尔辛长大后，父母想让他接受最好的教育，所以把他送到一所由宣教士开办的基督教学校就读，使他能够学习英语。然而，孙达尔辛 14 岁时，他母亲突然去世，让这个青少年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中，对任何与宗教有关的事物都心怀敌意。他开始仇恨宣教士，有报告说，他

“逼迫归信基督的人，嘲笑他们的信仰。最后为了蔑视他们的宗教，他买了一本圣经，在朋友们的围观下，一页一页地烧掉。当天晚上，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决定卧

轨自杀。但是，天还没有亮，他就叫醒他的父亲，声称他在异象中看见了耶稣基督，还听见了他的声音。他宣布从那一刻起，他将跟随基督。”

孙达尔辛后来分享了他决定自杀的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

“耶稣来到了我的房间。那天晚上，当我正进行最后一次祈祷时，一团明亮的光云突然充满了我的房间，光云中出现了耶稣的脸和形象。他对我说：‘你逼迫我要到几时呢？我是来救你的。你祈求认识正确的道路，你为什么不走这条路呢？我就是那道路。’”

孙达尔辛的家人对他有新信仰的兴奋并不感兴趣。他父亲谢尔辛非常生气，办了一个“永别宴会”，在宴会上，他公开与孙达尔辛断绝父子关系，宣布他已经“死了”。宴会过后几个小时，孙达尔辛病得非常严重，他意识到家人给他下了毒。他立即跑到附近的基督教医院治疗，才幸免于死。

孙达尔辛 16 岁生日那天，他公开受洗。一年后，在 1906 年 10 月，他穿着黄色长袍、头戴头巾，以一幅圣人的装束出现，使众人大为惊讶。他宣称：“我不配跟随我主的脚踪，但是，像他一样，我不需要家和财产。我要像他一样，四处周游，分担我同胞的苦难，和给我栖身之处的人一同吃饭，把神的爱告诉给所有人。”

孙达尔辛对主的热心很快就成为传奇。据说他每天祷告几个小时，一次禁食几个星期。他发誓要持守贫穷，为了基督的事业毫无保留。他不但走遍了整个喜马拉雅山麓印度教徒、穆斯林和佛教徒的定居点，还到了欧洲、美洲、澳大利亚和许多亚洲国家，所到之处，他总是对着大量的听众讲道。无论去哪里，孙达尔辛都穿着圣人的服装，基督徒就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双脚流血的使徒”。

他多次遭逮捕、殴打和被人扔石头。他面对的苦难令人难以置信，但他坚持前行，靠着神的恩典胜过了这个世界上最恶劣的属灵环境。

蒙召去西藏

孙达尔辛从小开始，就一直被西藏那块神秘的土地深深地吸引着。1908 年，花时间学习了基本的藏语后，他踏上了去西藏传福音的征途。

1912 年，孙达尔辛决定每年夏天到西藏以及属于今天的尼泊尔和印度北部的藏族地区传福音几个月。在那些黑暗的地方，他遇到了很多的反对，人们多次想要杀害他。当时藏族喇嘛使用的三种酷刑包括：把人缝在湿牦牛皮里，然后丢在太阳下，随着牛皮收缩而把人挤死；用装满水蛭和蝎子的布把人闷住，让水蛭和蝎子不断地蜇人和吸人的血；把人绑在树上过夜，做野兽的诱饵。

天使拯救

孙达尔辛西藏之旅的故事非常受人欢迎，在世界各地被广为流传。有几次，他发现自己处境十分危险，只有神派来天使才能拯救他。

有一次，孙达尔辛去到西藏的拉扎尔镇，在那里，他遭到逮捕，并被喇嘛首领判处死刑。因为佛教徒不能杀生，所以喇嘛把孙达尔辛扔进一口井里，用铁盖牢牢盖住，并上了锁，要使他死在里面。腐臭的水发出的气味令这位传道人的心有些畏缩：

“井底堆满了死人骨头和腐尸，恶臭得令人窒息。我以前从未经历过这么糟糕的事情。我在井里呆了两天两夜，第三天，我听到上面有声音。井盖被移开，有一根绳子放下来，一个声音告诉我拉住绳子。当我呼吸到新鲜空气时，我感到自己奇怪地恢复了活力，但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并没有看到救我的人。

第二天，消息传到了村子里，喇嘛首领听说我已经出来了，而且正在传道。我又一次被带到他的面前。喇嘛首领要求我解释我是如何逃出来的，但我所能告诉他的就是实际发生的事情，我没有看到其他人。喇嘛大怒，声称一定是有人偷了井盖钥匙，下令手下调查这事。当最终发现钥匙绑在他的腰带上时，他比谁都大吃一惊。”

卡塔尔辛（Katar Singh）

在孙达尔辛的事奉生涯中，最吸引人的部分发生在他进入藏族地区期间。有几次，愤怒的喇嘛对他大喊说：“如果你不离开这里，我们将用对待卡塔尔辛的方式对待你！”孙达尔辛从未听说过这样一个人，他开始拼凑信息。他了解到，卡塔尔辛曾经是孙达尔辛老家那里的一个年轻锡克教徒。他也归信了基督，并被呼召到西藏传福音，时间可能是在 19 世纪 80 年代。

卡塔尔辛学会说藏语后，去了西藏边界，向每个愿意听的人传讲福音。暴怒的喇嘛首领判他死刑。然后，卡塔尔辛被

“带到山上，缝在湿牦牛皮里，放在太阳底下暴晒。他说：‘我将升到天堂，和我亲爱的主同在。’执行死刑的人把他缝在牦牛皮里面后就离开了，但他们不时返回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他们又惊讶又困惑地发现，卡塔尔辛在唱歌和祷告。三天后，他们返回来，终于看到他死了——正祷告主接收他的灵魂，饶恕他的敌人。

喇嘛的首席秘书是判处卡塔尔辛死刑的人，他得到了死者的新约圣经，结果他信服了真理。他不仅相信了耶稣基督，还把自己的归信告诉了喇嘛。

喇嘛怒不可揭，像对待卡塔尔辛一样判处秘书死刑。然而，这一次，他没有被缝在湿牦牛皮里。他被行刑的人残忍地折磨，用火红的叉子刺入身体，然后，他被用绳子绑住，拖过街道，最后被仍在城外的垃圾堆上等死。但是他没有死去。他逐渐恢复了爬行的力气，从可怕的折磨中恢复过来，回到了镇上。人们看到他还活着，而且很强壮，吓得再也不敢做什么反对他了。”

后来，孙达尔辛在自己的家乡传福音，复述了神秘的卡塔尔辛的故事。在他讲话的时候，他注意到人群的外围有一位老人在哭泣。那是卡塔尔辛的父亲。

神秘死亡

孙达尔辛的一生一直非常神秘，因此，他的死也非常神秘，就不足为怪了。

到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由于忍受了种种磨难，他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虽然当时他只是三十出头。1923 年，他再一次进入西藏，回家后筋疲力尽。在随后的几年里，他继续讲道，并着手写书，他的写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1927 年，他再次要进入西藏，但因为生病，不得不返回。

最后，1929 年 6 月，他在西藏神秘消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他曾对朋友说过他想回冈仁波吉峰地区，如果可能，他还想造访几年前他被丢进井里的那个镇子。他听说那里住着几个基督徒，他想去看看是否属实。

孙达尔辛的死仍然是一个谜，但是有传言说，他被愤怒的佛教喇嘛处死了。他的传记作者写道：

“世界各地的报纸报道了他失踪的消息，关于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有各种猜测，有人说他被谋杀了，有人说他躲到一个偏远的山洞里，在孤独的祈祷中度过了余生。他可能是心脏病发作，或者从狭窄的山路上滑了下去。

最可能的解释是他死于霍乱，当时霍乱夺去了很多朝圣者的生命，他们的尸体被扔进了河里，不可能有关于他们的记录。

他的死丝毫没有减少人们对他人生的显著影响的关注度。虽然他没有创立任何事工组织，没有建立任何修会，在政治上也没有重大意义，但他的名字仍然被人们铭记，他失踪 60 多年后，仍然有人撰写关于他的书。”

嘉绒



一个身着传统服饰的嘉绒妇女

生活在康巴地区的，除了藏族人外，还有很多其他族群，包括 25 万的嘉绒人。嘉绒人在语言、服饰和习俗上与藏族人迥然不同，他们居住在四川省西部的偏远地区，把海拔 7556 米、壮观的贡嘎山视作他们的灵魂女王和守护者。

大多数住在藏区的嘉绒人都接受喇嘛教为他们的宗教，而一些人则与邻近的羌族人一样，崇拜多神。在嘉绒人的世界观里，明显含有古代种子宗教的信仰，他们的社区中有很多种子寺庙。

多个世纪以来，嘉绒人一直居住在四川省西北部幅员辽阔的阿坝州的偏远山谷中。1949 年之前，嘉绒人被分为 18 个小王国，这些小王国几乎与外界隔绝。今天，嘉绒人有五个亚族群，讲着差别很大的方言。这种分开似乎是在 18 世纪 60 年代发生的一场战争之后出现的，当时，嘉绒女王把 18 个王国分成了五个聚居区。

福音派对嘉绒人的事工开始于 20 世纪初，那时候，在嘉绒人中服事的主要是一个异常坚强的男人。

叶长青（Huston Edgar）



在嘉绒人中服事了 33 年的宣教士叶长青

在嘉绒人中事奉异常艰难和极度孤独，需要许多具有前瞻性的宣教士付出代价，在 20 世纪的前 30 年里，带头向嘉绒人传福音的是坚韧的新西兰人叶长青。

叶长青生于 1872 年，在新西兰南岛中奥塔哥地区崎岖的群山和清新的空气中长大。他 14 岁离开家后，在崎岖的山间丛林里从事艰苦的工作，结果表明，这是在嘉绒人中生活的理想准备。

叶长青 1902 年 10 月在成都与澳大利亚宣教士杜兰新（Lily Trudinger）结婚。婚后，这对夫妇搬到了战略重镇康定市，在接下来的 33 年中，这里成为了他们的家。据说：

“叶长青不畏死亡；他那双平静的蓝眼睛常常直视死亡。无法无天的强盗、愤怒的喇嘛、凶猛的狗和刺骨的寒冷——这一切都不能使他偏离自己的目标。作为一名宣教士，他的抱负是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一些以前可能没有其他宣教士做过的事。如果以前没有宣教士到过那里，那么，他想去。”

叶长青是一位不知疲倦的神仆，经常徒步翻越海拔 5500 米的山口。他是一个坚定的个人主义者，有一次当他被问及是否喜欢独自工作时，他回答说：“是的！出于各

种原因，我更喜欢一个人做事。这是一种艰苦的生活，很少有人能够忍受，如果有另一个宣教士和我在一起，我反而觉得更加困难。”

叶长青独特的呼召使他与众不同。他多次不同寻常地脱离危险，坚持不懈地与所遇见的每一个人分享福音，大多数情况下是分发福音资料。他经常处于危险之中，多次受到武装土匪的威胁，经常在他行走的偏僻小路上遇到被杀害之人的尸体。

这位先驱者遇到过巨石从山上滚下来砸向他，常常被人仍石块，不止一次被藏族喇嘛放狗攻击。在他经历这些及其他许多事件时，神保守了他的仆人，使他能继续把福音之光传播给成千上万失丧的人。

这位新西兰人的年度报告读起来很有趣，也可让我们瞥见他非常紧张的日程安排。1914 年，他报告“旅行了 3300 公里，卖出了一万三千多份圣经书卷和其他基督教小册子，其中四分之一是藏文的。”

如果可能的话，当时的宣教士倾向于出售基督教资料，因为他们相信，比起免费提供，人们会更加珍惜付钱买来的资料。象征性地收取一些钱，可以确定接收者确实想要那些资料，而不仅仅是出于礼貌。那些资料是以远低于成本价出售的，所以这不是一个赚钱的行为。

1915 年，叶长青的年度报告透露他又为福音付出了艰辛的一年：“12 个月中，我有 9 个月在路上，徒步走了 4850 多公里，骑马走了约 2400 公里。午夜的雪几乎把我冻死。”

随着时间的流逝，叶长青和不同地方的嘉绒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当他到访时，他们常常很高兴。他总是尽力向接待他的人分享耶稣基督，但由于语言障碍，使得分发资料变得至关重要，这样才能传达他迫切地想要传达的真理。

1916 年初，叶长青踏上了另一次漫长的旅程，他描述他所穿过的地区是“中国最危险角落里最危险的地方。”他带了很多福音资料，准备分发给沿途遇到的喇嘛和僧人，因为通常只有他们才能阅读。经过几个村庄后，他报告说：“当我出去找喇嘛的时候，我留下了 160 本藏文书籍，回来时，发现那些书都不见了。人们友好地对待我，每个人都非常渴望藏文福音资料。”

和疯子关在一起

叶长青是一个非常坚定和能吃苦耐劳的人，如果能向那些从未听过福音的人分享福音，任何风险对他来说都算不得了什么。在 1919 年一次罕见的采访中，他回忆了自己在近 20 年的服事中所遇到的一些非同寻常的情况：

“不止一次，我径直进入西藏自治区，甚至几百公里都不受干扰。我有一次南下旅行，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区，这个地区即使汉族人也不得进入，如果被发现未经允许就进入，将被处以死刑。

我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卖书，侯王把我和一个满口胡言的疯子关进一个塔里，那个疯子的锁链被解开了，他们希望以此赶走我。幸运的是，这个疯子没有攻击我，而是砸门逃跑了，第二天我就被释放了。

还有一次，在另一个侯国里，洪水泛滥，我因此受到指责，喇嘛煽动众人攻击我。他们成群结队地沿路追赶我，前面的一座桥被洪水冲坏，我爬过一座山才得以逃脱。”

在他快 50 岁的时候，这位似乎不知疲倦的宣教士继续在嘉绒人和其他未得之民中过着一种激动人心、充满活力的生活。而每一年，他都为无数年轻宣教士的离去而感到难过，他们无法坚持下去，也无法忍受叶长青多年来所忍受的艰难困苦。

叶长青的一生中经历了很多非凡事件，1920 年，他说有一次他无意中走进了“一个有 400 个强盗的营地。他们全副武装，和我所见过的所有机警和有效率的人马一样。我走进他们的营地，向他们兜售书籍，好笑的是，我让他们付钱！我平安无事地离开了。第二天中午，土匪袭击了那座城镇，把它洗劫得一干二净。”

多年来，叶长青每天都在世界屋脊山上继续他孤独的事工，相信神的话不会徒然返回，必为耶稣基督的国度结出美好的果子。有一次，他分享了他孜孜不倦地采用分发福音资料的策略的动机和盼望：

“分发圣经是一项特别艰巨的宣教工作。你无法猜测等待你的是什么，你必须走很远的路，边走边卖。人群叽叽喳喳、大喊大叫、熙熙攘攘的噪音，使很多人特别难受，包括我自己。随之而来的是头痛和眩晕，而且在晚上常常做扰人的梦，梦见自己还在狂热地工作。旅馆也又脏又吵，但由于饥饿和长途旅行，食物变得美味可口

卖书的工作非常孤独。你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陌生人，人们总是盯着或侮辱‘带着书的人’。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圣经不是一本普通的书。这是神给人类的信息，它背后有一种独特的力量。分发圣经就像炮轰一个要塞，只要投放足够多的炮弹，就会造成致命的伤害。”

改变步调



四岁的奥斯卡和他的一些藏族朋友

叶长青也是一个顾家的男人，1920 年，杜兰新生下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是一个男孩，名叫奥斯卡（Oscar）。当地人很喜爱他，甚至因为这个活泼男孩的存在，连老喇嘛也似乎更容易接受福音了。

叶长青的年纪越来越大，加上需要照顾幼小的孩子，所以他事工的步调慢了下来，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康定基地的附近地方。1924 年发生的一次事故强化了这种改变的智慧。奥斯卡的头被一匹马踢到，伤口很深。叶长青家距离最近的医生也有十天的路程，但是由于神的保守，伤口没有被感染。奥斯卡的额头上留下了终生的伤疤。

在康定市期间，叶长青继续向经过这个战略中心的藏族朝圣者传福音，其中有些人是从藏族世界的偏远地区过来的，行程超过一个月。他幽默地说：

“我努力把福音资料放在每个来到康定市的游客手中，我猜想，不把福音资料带回家的藏人是非常难以捉摸的，而且可以说，是躲避人的专家！”

嘉绒人的圣经

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后，来自叶长青的报告越来越少，因为他决心用嘉绒文（使用藏族文字）出版第一部福音著作，以帮助人们认识神的爱。经过一番努力，嘉绒文的《马可福音》于 1932 年出版。一位与叶长青一起巡视该地区的宣教领袖报告说：

“数以千本的圣经被分发出去，其中许多是被卖出的，可以说，人们很少拒绝。这次旅行中，最激动人心的事情之一，是一位老人平生第一次读到福音书，这是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用他自己民族的嘉绒文出版的福音著作。读完后，他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大声说：‘哦，我明白了！’那是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情。”

到 1934 年，叶长青和其他宣教士已经分发了一万册嘉绒文的《马可福音》，同时安排了几位新宣教士在嘉绒地区的中心马尔康市继续这项工作。

大树倒下

叶长青深受同龄人的爱戴，年轻的基督徒纷纷被他吸引，他们喜欢他朴实的个性。他在世界最艰难的地方之一劳作了这么长时间，赢得了不可磨灭的声誉，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放缓脚步，1934 年，他因当年取得的成果不如往年，显得有些沮丧，这是由于人民解放军经过该地区时，造成了动荡，沿途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人。

康定市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了，导致叶长青感叹：“这是我十多年来最糟糕的一年；它将成为我记忆中最艰难、最令人恼火的前线经历。”

第二年，即 1935 年 11 月，有报道称叶长青的心脏出现了毛病。一位医生立即踏上了前往康定市的漫长旅程，要去治疗这位经验丰富的宣教士，但他报告说：“抵达康定市后，我发现，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叶长青的心脏失调。我来到的时候，他的心脏病发作了。”当时康定市正被“解放”，他不得不经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间。

几个月之后，64 岁的叶长春进入了与耶稣基督的荣耀同在中，当时，他的妻子和四个小孩都在澳大利亚。

嘉绒事工的终止

在嘉绒人中做工的宣教士对叶长青的去世深感震惊，但他们还是坚持下去，发誓要在新西兰人奠定的坚实基础上继续建造。

嘉绒人中的宣教工作在叶长青生前达到了顶峰，他死后，工作逐渐走向衰落。1934 年，已知的嘉绒信徒有 34 人，但后来当人民解放军经过该地区时发生了屠杀事件，导致许多人离弃了信仰。数以千计的嘉绒人惨遭杀害，幸存者受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宣教士从嘉绒发出的报告越来越少，直至完全没有，在外国人被驱逐出该地区之前，宣教工作就已经停止了。嘉绒人中所有已知的基督教工作都终止了。

最近对嘉绒人的福音工作

嘉绒人中没有可知的基督教工作六十年后，在 21 世纪初，一个汉族家庭教会再次尝试将福音传给嘉绒人。他们发现了一些乐于接受福音的人，并且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团契。然而，几乎从一开始，喇嘛们就起来反对。基督徒们遭到残忍的殴打和迫害，汉族工人也被关进监狱里一段时间，之后便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是死了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但这个刚刚起步的嘉绒教会被摧毁了。

2008 年 5 月 12 日，嘉绒地区发生了一场大地震，震中位于汶川县。共有八万八千人遇难，另有一万八千人失踪并被推定死亡，这些人来自多个民族。数以千计的房屋被毁坏，许多嘉绒人还没有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就进入了永恒。

今天，人们认为存在极少数的嘉绒基督徒，但他们分散在广阔的区域，彼此之间很少有交往，或者根本没有任何交往。叶长青等人勇敢和牺牲的努力还没有在嘉绒人中结出持久的果实，但万王之王没有忘记他们，耶稣基督的名在这个独特而宝贵的民族中得荣耀的日子一定会到来。

柏立美（Victor Plymire）



柏立美.

有史以来，有无数基督耶稣的使者曾涉足西藏，其中，生于 1881 年的美国五旬宗宣教士柏立美无疑是最伟大的使者之一。

柏立美刚出生时就得了重病，在死亡的边缘徘徊了好几个小时。一位医生宣布这个孩子无救了。他母亲把她小儿子软弱的身体抱进卧室，关上门。她把他放在床上，向永生神呼求怜悯，并立下誓约，如果神能医治这个孩子，她就将他的余生完全奉献给神。婴儿的脸上重新有了血色，几天之后他就恢复了正常。

柏立美 16 岁时，在一次街头布道会上听到福音，他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神。他立即成为一名传道人，并在家乡带领了几间教会。

确定圣灵呼召他到海外服事后，柏立美申请加入基督教宣道会。宣道会答应每个月给他 25 美元的津贴，他于 1908 年 2 月离开美国，到中国宣教，路上，他与另一名新宣教士伊凡考门（Ivan Kauffman）同住一个船舱。

经过几个月的旅行，柏立美来到了甘肃省的临潭县，这里将成为他的新家。他首先考虑的是学习安多语，认识当地人和了解他们的习俗。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这并非易事，因为当地人曾被威胁说，如果他们把自己的语言教给白人，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柏立美并不气馁，他骑马走了两天，直到找到一个藏族老人。老人腰间佩着一把大剑，他同意教这位宣教士安多语。这位老师长相粗犷，脸上有过去打仗留下的伤疤。然而，神恩待他们的友谊，他们的关系被证明是无价的，柏立美逐渐掌握了安多语。

一天，柏立美告诉他的老师，他第二天就要离开，访问更西边的一个游牧区。这个有战痕的人把柏立美拉到身边，低声说：“我是一个强盗团伙的头目，他们就躲藏在你想要走的那条路上。如果你坚持这么快就去，你能活着回来，那是你的幸运。如果你愿意等候，我将向我的人传话，使他们在你经过时不伤害你。”

柏立美虽然喜欢在藏族人中生活，但必须与孤独斗争。1914 年，他兴奋地宣布与宣教同工格蕾丝订婚。

神在拉卜楞的恩待

1916 年 4 月，柏立美祷告的时候强烈感到他应该访问大藏寺所在地拉卜楞镇。该镇声名狼藉，过去，像克里斯蒂威廉这样的宣教士曾受到攻击，并被赶出该地区。柏立美和一名藏族基督徒向导住在拉卜楞镇郊外的一家小旅馆里，但当他们试图分发福音小册子时，“他们面前的街道上挤满了愤怒的僧侣，要求他们立即离开。那些僧侣挥舞着棍棒，用暴力威胁将两人赶回了旅馆。”

柏立美有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几天后他又回来了，想再试一试。他甚至住在同一家旅馆里。第二天早上，他得知一个活佛最近搬到了拉卜楞，并要求见这位宣教

士。有两个人来到旅馆，护送柏立美到寺院。当他从几天前命令他离开镇上的一些喇嘛身边走过时，他忍不住对神的恩待大感惊叹。

活佛对柏立美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提供了一份精心准备的有十六道菜的晚餐。事实表明，此人是拉卜楞大喇嘛的私人侍从。活佛安排了一次会面，在这次会面中，柏立美和大喇嘛立刻建立了友谊。

柏立美没有忘记他的呼召，他请求大喇嘛允许他向住在寺院里的几千名僧侣分发福音书。大喇嘛回答说："好的，你可以那样做。因为人很多，所以你可能需要十天的时间来完成你请求的事情。"柏立美因神赐予的机会欣喜若狂，尽快开始了工作。几千本小册子分发给了僧侣，他们中大多数人从未听过福音。

然而，十天后，其他寺院的领袖开始心生不满，大喇嘛让柏立美在发生暴力事件之前离开了拉卜楞。那天晚上，一个年轻的僧侣偷偷来到柏立美住的旅馆，警告他天一亮就马上离开。就在他启程回家的几分钟后，一群面目狰狞的人聚集在旅店外，试图杀死这位宣教士，但神帮助他逃脱了。

湟源县的果子

1922 年，柏立美一家搬到他们在青海省湟源县的新基地后，他们的事工进入了多产季节。当他们发现建设这个宣教基地需要 6000 美元时，圣灵敦促他们清算所有的资产，凑钱建设基地。柏立美拿出了他所有的积蓄，而格瑞斯也动用了她结婚前继承的遗产。神尊荣他们所做出的牺牲，新的教会和宣教中心在湟源县顺利开始运作。

然而，魔鬼并没有对这一进展无动于衷，谣言很快在人们中传开，说任何进入宣教士家或教堂的人，都将永远不会再出现。有传言说："白人会杀死进入他们家或教堂的人，剜掉他们的眼睛和心脏，用来制药。"来教会的人迅速减少，有很长一段时间，一个人也没有。日复一日，宣教士站在教堂的入口处，邀请藏族人进来，但他们不进来。

他们继续相信神会带来突破。1924 年，经过 16 年之久的劳作，柏立美给他的第一个藏族信徒施洗：一个嫁给汉族人的藏族妇女。她的救恩之旅始于她的丈夫参加了一次教会礼拜，并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得知丈夫成了基督徒，她勃然大怒，威胁说如

果他不放弃基督教信仰，就杀了他。她的哥哥是一名佛教喇嘛，鼓励她做一切事情来破坏她丈夫的信仰，但他仍然坚定地委身于耶稣基督。

一天，这个藏族女人屈服于魔鬼，以至于被鬼附身。她的行为非常暴力，于是家人把喇嘛请来为她诵经，试图驱赶邪灵，但她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第二天，柏立美拜访这个家庭，发现这个女人躺在地上，精神恍惚。他们马上为她的灵魂展开了属灵争战，当时，一群吓坏了的亲戚在一旁看着。

柏立美大声说："邪灵，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离开！"女人立即从痛苦中解脱出来。震惊的旁观者说："他们看到一个可憎的、像熊一样的动物从躺在地上的女人身上出来。恶魔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一个站在门口的旁观者被撞倒了！基督又一次得胜。藏族妇女现在自由了，同时她也归信了基督！"

坎萨部落的首领高卢

柏立美听说坎萨部落好几年了，那是住在幅员辽阔的安多地区的众多族群之一。宣教士祈求神开门，使福音能够传入坎萨人中。一天，当柏立美正在教堂的屋顶上干活时，看到下面一个强壮的藏族男人正抬头朝他微笑，示意他下来。柏立美立刻爬梯子下来，他惊讶地发现，来者不是别人，正是高卢，坎萨部落的首领！两个男人立即建立起了持久的友谊，就像那个在拉卜楞与格里贝诺结拜为兄弟的土匪一样，坎萨首领高卢

"请求二人订立血约。这个仪式要求祭司向他们的神诵经的时候，柏立美和高卢割破手腕，把流出来的血混在一起，确认他们的盟约。高卢承诺，立约之后，整个部落将对基督教信仰敞开。虽然柏立美拒绝了这个诱人的提议，但努力保持住两人之间的友谊。"

高卢没有因为柏立美拒绝与他立血约而受到冒犯，他邀请宣教士去教导他的族民。坎萨人生活在湟源县以西 130 公里的地方，在青海湖的另一边。首领告诉柏立美，如果他计划去，请提前通知他，那样，他就可以通知部落允许这个外国人平安穿过他们荒凉的领地。

灾难和绝望

1927 年之始，藏族人中的事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前景，这让柏立美非常兴奋，然而，他们的计划很快就变成了泡影。一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个湟源县的居民死于天花，几天内，又有几个人死去。1 月 9 日晚上，九岁的约翰突然生病发高烧。他的父母大声呼求，求神拯救，但创造主另有计划。柏立美后来写信给美国的姐姐：

“我们总是在祷告中得安慰，但是疾病没有离开他。第三天，天花出现了，而且几乎立即变黑。我们为这个可爱的小男孩热切地祷告——但耶稣要取走他。在孩子生病的头七天，我亲爱的妻子一直没有休息过。我们一起祷告。第七天，她不得不放弃，她身上也暴发了天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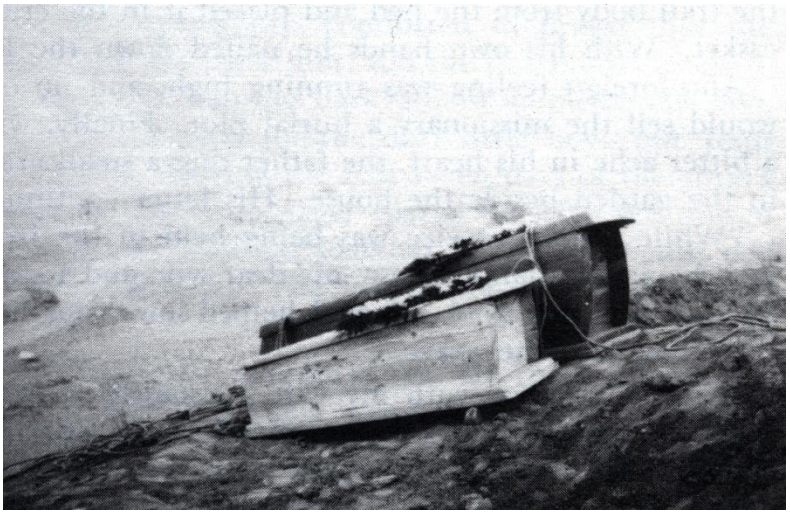
1 月 20 日早上 8 点 30 分，耶稣把我们的孩子取走，让孩子到天上与他同在了。去耶稣那里之前，他温柔亲切地低声告诉我，他爱耶稣。过了一会儿，他轻声说：“爸爸，耶稣爱我。我不再有痛苦了。”这是他最后的话——然后他就走了。”

泪水顺着柏立美的脸颊涌流下来，他把约翰放在一副小小的木制棺材里，钉上盖子。虽然格瑞斯的身体非常痛苦，但她还是参加了葬礼。

又一个星期过去后，1 月 27 日的早晨，柏立美和格瑞斯一起读圣经，一起唱了最后一首赞美诗。柏立美回忆说：“她让我扶她坐起来。她坐着休息了一小会儿，接着开始甜美地唱：‘耶稣要来接我’。然后，她的头靠在了我的右臂上。我世上最亲爱的人去和耶稣同在了。”

柏立美心情沉重，也钉上了他爱妻的棺材盖，一种可怕的孤独感和绝望折磨着他的灵魂。第二天上午，一个汉族朋友在湟源县郊区给了柏立美一小块地方。然而，当柏立美去为死去的妻子和儿子挖坟墓时，冰冻的地面几乎无法挖开，于是他决定把两副棺材放在同一个坟墓里。这位献身的宣教士在写给家乡亲戚的信中表达了他的痛苦:

“1 月 29 日，我跟着两个我所挚爱的人后面，来到山中这个孤独的地方。我亲爱的妻子和小男孩葬在了同一个坟墓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些亲爱的人被召走了。他们是如此热切地要在这片广阔的地区传福音。我悲痛不已：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几年来，我们一直在祈求帮助。我们恳求有人来帮助我妻子的工作，在我外出到藏族人中传福音时能陪伴她。但是没有人来。是不是有人辜负了神？”



格瑞斯和约翰的棺材，埋葬在偏远的山坡上。

一项大胆的任务

柏立美在西藏高原的偏僻角落里顽强地坚持服事。他心爱的人去世，使得永恒对他来说更加真实，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竭力广传福音。当柏立美被告知，中国动荡的政治局势意味着所有宣教士可能很快就被勒令离开这个国家，永远无法再回来时，他心里的紧迫感变得更加强烈。

柏立美被一种新的紧迫感驱动着，他开始为一项大胆的任务做准备——他要把福音传遍整个西藏高原，要到佛教的禁地和大本营拉萨市传扬耶稣基督，然后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印度。

柏立美知道，很多福音派宣教士试图进入拉萨市，但都失败了。他也敏锐地意识到，很多人在努力实现梦想的过程中献出了生命。然而，他并没有被挑战吓到。即使他为此付上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他已不再把希望寄托在这个世界上。为了赢得藏族人，他愿意献上自己的生命。

虽然柏立美饱受风湿病之苦很多年，但他仍然加紧实施这次艰苦探险的计划。他购买了 47 头耐寒的牦牛来驮运藏文圣经、七万四千本福音小册子，以及四万份福音单张。最后，他为自己和同事准备了足够的食物供他们途中食用。他买了五袋糌粑，每袋 45 公斤，还带了 35 公斤的酥油。麻袋里塞满了干肉条、干水果和干蔬菜，以及一公斤糖果。

前往未知世界的前夕，柏立美再一次去到妻儿的坟墓那里向他们告别。他与他的主和救主进行安静的交谈后，于 1927 年 5 月 18 日踏上了旅程，陪伴帮助他的，有两个藏族人和三个汉族人。他们向西骑行，小小的湟源县城很快就消失在远方，直至完全看不见。第一天，有五个藏族家庭听到了耶稣基督的好消息。

第二天，摆在前面的挑战慢慢显现出来，几头牦牛在穿越一个海拔 3960 米、被积雪封住的山口时累倒了。尽管有这些挑战，但那天晚上柏立美非常开心地入睡，因为又有六个藏族家庭听到了福音。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被一阵猛烈的轰隆声惊醒了。一场强烈的地震震动了大地，似乎大自然本身也在共谋反对这次远征探险。柏立美吩咐队伍起来前进。他们找到草地给牦牛吃草，并休息了几天，疲惫的牦牛恢复了体力，重新强壮起来。柏立美趁机给父母写信：

“这可能是我到达印度之前的最后一封信了。到目前为止，神赐福与我。我患有风湿病，但神奇妙地帮助了我。我们的耽搁已经超出了我的计划，我们的食物供应可能会短缺。我尽力传福音，叫所有人至少听过一次福音。”

这封信写于 1927 年 6 月 5 日，它八个月之后才到达了他在美国的父母手里。在那段时间里，没有人知道柏立美的生死。很多人认为他已经死了，就像在他之前的许多宣教士一样。所有余下旅程的记录都来自他的私人日记，以及他随身携带的那部值得信赖的相机。

进入未知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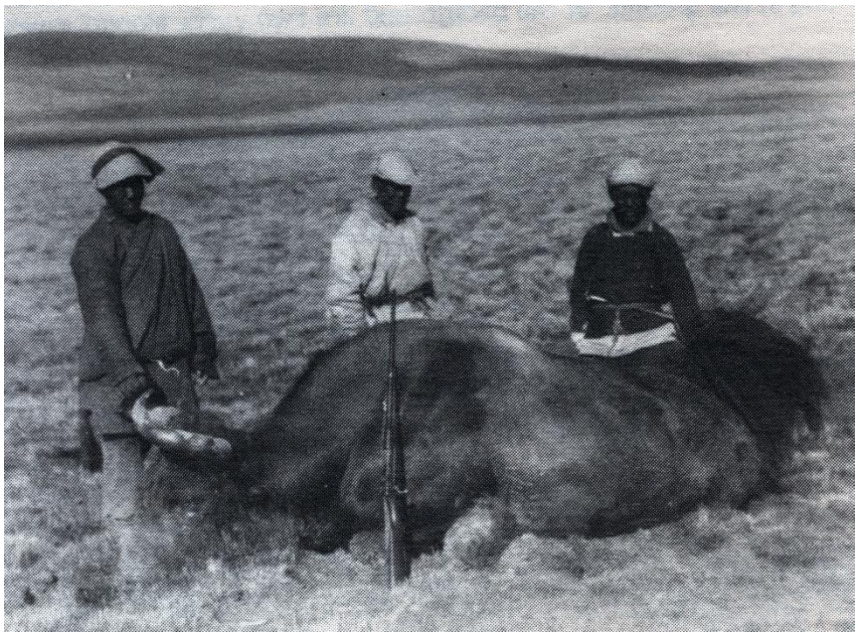
从那时起，他们的大部分旅程是穿越广袤、未被探索过的西藏自治区，在当时，那些地区在地图上是空白的。他们艰难穿过只有少数住在帐篷里的蒙古人所居住的荒原后，有一整天，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没有喝上一口水。三头牦牛因筋疲力尽，倒地死亡。柏立美骑马走在队伍的前面，当他来到一个满是浮渣和蚊子的死水塘边时，他不顾一切地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喝水解渴。

接下来，他们继续迎着困难往前走，要穿过一片狂风肆虐、荒芜贫瘠的平原，路程长达 400 公里。有一匹马突然掉进了沼泽地，一直陷到了马勒的地方。柏立美丢不起一匹马，他经过一番努力，最终把马从泥潭里拉了出来。

很多人虽然看过牦牛的照片，但鲜有人知道西藏高原上的野牦牛的巨大体型和危险性。野牦牛站立时肩高一米八，它的体重超过 900 公斤，这些令人惊叹的野兽可以轻易地杀死一个人。

柏立美打算射杀一头野牦牛，好让同伴可以尝尝鲜，但当他开枪射击时，却没有击中，牦牛轰隆隆地朝助手们跑去。他不顾一切地摸索着，装好子弹，扣动扳机。如果这一次他射不中，他们将性命难保。那些人被吓坏了，那头巨大的动物在离他们只有 50 米的地方停下，倒在地上，死了。

几个星期以来，柏立美和同伴继续穿越藏族荒野，前往拉萨市，向沿途遇到的每一个人分享福音。



助手们站在攻击他们的野牦牛旁边

死亡会议

他们一组人缓慢地穿过西藏北部广阔的阿里地区，一个男人骑马来到他们的营地，要求与宣教士私下谈话。他告诉柏立美，一个名叫戈马的当地首领知道他们已经进入他的领地，正派人来杀他们。柏立美辨明那人说的是实话，他跪下来热切地向神祷告。

第二天上午，柏立美和两个信得过的藏族朋友一起出发去见戈马，发现他们已经开了一个“死亡会议”，宣教士写给拉萨市的达赖喇嘛的一封信没有被送达。戈马把信撕毁，不让拉萨市当局知道柏立美的旅行计划，并且计划偷偷地把柏立美和他的助手杀掉。

然而，神在背后做工，达赖喇嘛从一个商人那里听说了柏立美一行的事情，那商人说，有一个白人正接近首府。达赖喇嘛马上给戈马写了一封信，斥责他不把白人的行程报告朝廷，并警告首领，如果白人的队伍受到伤害，就会处决他。一名信使带着信离开了拉萨市，与此同时，柏立美正和他的同伴进入村庄去见那个残忍的首领。

柏立美和同伴到达的时候，围观的人群默默地看着他们，知道这些来访者很快就会被处死。他们被领进一顶大帐篷里，戈马和三个卫兵站在那里，每个卫兵手中都挥舞着一把剑。

宣教士的藏族助手立即被判处死刑，首领斥责他们竟胆敢带领白人进入禁地。柏立美虽然知道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但他替他的藏族朋友求情，这让那个首领更加生气。

当信使怀揣着达赖喇嘛的信跑向贡巴（Shidapen Gonpa）时，在世界另一边的美国华盛顿州，圣灵唤醒了一位年长的代祷者。她强烈地感觉到一种紧迫感，圣灵突然让她看到一个令人吃惊的异象，一群男人聚集在一顶帐篷里。她仔细地打量着那些陌生男人，想知道异象是什么意思。她认出那个白人是一名年轻宣教士，她曾在教会聚会上听过他讲道。他要去西藏，她曾多次为他祷告，虽然不知道现在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虽然那位代祷者记不得宣教士的名字，但是圣灵低声对她说：“为柏立美祷告。他的生命正处在极大的危险之中。”她立刻热切地大声呼求，请主耶稣基督干预，拯救柏立美和他的同工的性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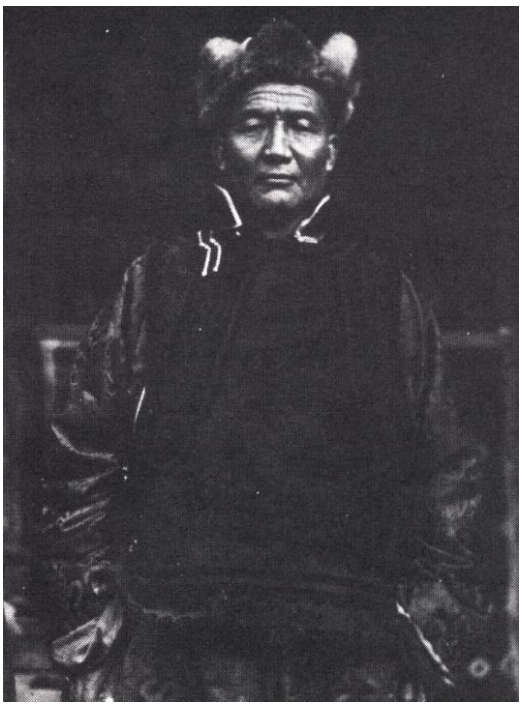
在世界屋脊的这一边，柏立美的抗议被驳回，戈马宣布他的判决：“砍掉这三个人的头！”

先杀两个藏族助手，白人最后再杀。三个卫兵走向被捆绑在地的囚犯。就在刽子手举起剑要砍头的时候，拉萨市的信使到了！

“他冲进帐篷，从口袋里拿出信件，递给首领。戈马慢慢地打开信，读信上的内容，帐篷里一片寂静。柏立美注意到，那个首领读信的时候，脸上骄傲的表情变成了惊愕。他竭力在部下面前显得泰然自若，直到读完信。”

这对他来说的确是一个尴尬的局面。如果他允许卫兵按照他的命令执行死刑，那么他自己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但是如果他服从上司的命令，将会使他出洋相。

他觉得尴尬总比死亡好，他粗声粗气地卫兵说：‘把那个白人和他的两个助手都放了！死刑不执行了！’”



试图杀害柏立美和他的助手的藏族首领戈马

在华盛顿州，代祷者确信她的祷告蒙了应允。几个月后，柏立美收到她的来信，信中讲述了她紧张的经历。她描述了那个异象，以及她所看到的情景概况，包括帐篷里每个人的位置。她准确地描述了每个人当时所穿的衣服。柏立美评论说：“即使有摄影师在场，也无法对当时的情况做出更准确的描述了。”

被释放的三个人边赞美边回到了营地。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刚刚被全能的神的超自然干预拯救了。

前往拉萨市

经历差点死亡后，柏立美意识到他的团队和牲畜无法平平安安地到达拉萨市。他吩咐助手按原路返回安多地区，但这位美国人决心尝试成为第一位到达拉萨市的福音派宣教士。

在随后的岁月里，柏立美拒绝确认或否认他是否已经成功地到达了他想要去的目的地。当人问他时，他总是说：“我不能说。如果我说了，我的向导可能会遭殃。”

人们知道的是，柏立美告别同伴，把自己伪装成朝圣者，沿着一条鲜为人知的小路，穿过群山，向拉萨市的北面走去。

离开西藏后，柏立美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他提到，他距离拉萨市只有 24 公里。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告诉他的女儿玛丽：“从我所站的地方，可以看到金色殿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还拥有一张拉萨市布达拉宫的照片和底片。

柏立美开始这趟长途旅程之前，曾精心整理出一套特别的福音材料，他决心亲手把资料送给达赖喇嘛。他返回的时候，那包材料不见了。在他最后的几篇日记中，这位先驱者写道：“这次旅行中最有趣的部分必须保密。只要说我把福音带到了别人从未去过的地方就够了”

最后阶段

柏立美从艰苦的旅行中恢复过来后，47 岁的他开始思索神对他的安排。虽然他的力气衰减了，但他仍然渴望向所有的藏族人分享福音。返回中国后，柏立美认识了一个名叫路得的单身宣教士，路得当时正在学习中文。他们于 1928 年结婚，几个星期后，他们搬到了湟源县。

湟源县的教会继续得到兴旺发展，1929 年圣诞节那一天有四名新信徒受洗，第二年 3 月，又有 24 名信徒受洗。

然而，几十年的劳累对柏立美的身体造成了损害，1930 年，柏立美心脏病发作。他的情况非常危急，但是湟源县的信徒们立即诚心地为他们心爱的牧师祷告，神又一次保守了他仆人的性命。当柏立美足够强壮时，他们一家离开中国，回美国休息和恢

复了一段时间。令很多人惊讶的是，三年后，他们又返回西藏，重新开始神呼召他们去做的工作。

几年过去，路得在 1943 年也犯了心脏病。柏立美决定让她和孩子们返回美国，而这位已经六十多岁的勇敢宣教士，则继续留在宣教禾场。

1948 年夏天，经验丰富、时年已经 78 岁高龄的宣教先锋辛普森威廉访问湟源县，并召开了一系列的复兴大会。神的灵感动众人，很多人接受了耶稣基督。圣灵的造访使得镇上的信徒人数快速增多，很快教会就有了 250 名成员。虽然大多数是汉族人，但也有不少心里火热的藏族基督徒参加。



湟源县教会的藏族信徒

1949 年，很明显，共产党很快就要完全掌控整个国家，新中国是不会欢迎宣教士的。那年的 4 月，柏立美开始了他最后的传福音之旅。他遇见了一位年老的藏族朝圣者，他试图和那人分享福音。那人认真地听了一会，突然摇摇头说：“我听不明白，也理解不了。我的心太老太黑暗了。如果我年轻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我想我会理解的。但是现在我老了，你告诉我也没有用了。”

朝圣者的回答令柏立美倍感痛心。对他来说，老人的话代表了整个藏族的呐喊。如果以前有更多的工人来西藏传播神的爱之光就好了。

意识到中国新的政治形式预示着他将无法再留在他所热爱的地方，这位属灵勇士回到了美国，留下一个兴旺发展的团契，以及在他过去 41 年忠心勇敢的服事中听到福音的众多藏族人。

最伟大的西藏宣教士之一完成了他的赛跑，1956 年 12 月，柏立美去得他的永恒奖赏了，享年 75 岁。

20 世纪 30 年代

康区



一个在洞里住了 18 年的藏族隐士听到耶稣的福音

在偏远的巴塘县，在史德文于 1922 年被谋杀后，虽然剩下的宣教士很高兴地看到一个藏族隐士相信了耶稣基督，但基督教事工依然举步维艰。那个人因年轻时杀了人，一直有负罪感，他去过西藏和印度很多佛教圣地，为他不安的灵魂寻求平安。在洞里生活了 18 年后，他被基督徒吸引，在他们分享福音的时候跟着他们。那人彻底归信，并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后，宣教士说：

“他在巴塘县的藏族人中放胆传扬独一的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甚至学会了赞美诗和赞美诗的曲调。宝贵的福音种子在他的心中找到了沃土。他不但相信，而且发誓以后要传讲基督的真理。他在巴塘县的街上向其他藏族人见证真理。”

安多地区



20 世纪 30 年代初，在拉卜楞的一个退修会上，宣教士的孩子和照顾他们的藏族人。

神的国在西藏北部的安多地区继续扩展，尽管每向前一步似乎都遇到无数的挫折。宣教士的频繁更换导致事工停滞不前，很多人花了几年功夫学习安多语言后，却选择打道回府。虽然也不断有新成员来到这个地区，但大多数人很快就转向了容易得多的汉族工作。

沮丧和孤独是很多工人离开西藏的主要原因。那些能有毅力忍受安多的生活挑战的人，后来往往都在事工上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妻子都是医疗宣教士，他们的基地在甘肃省南部。1932 年，他们受邀拜访邻近四川省阿坝县的侯王。他们感到这是拓展神国的好机会，所以他们邀请了住在岷山另一边的经验丰富的埃克瓦尔一家同行，与他们同工。他们报告说：

“12 头牦牛驮着我们的帐篷、食物和所有可以移动的东西，我们 11 个人骑着马，开始了三个星期的旅程，我们跨越高山、湍流的山溪、河流、高地、平原和沼泽地，最后到达了阿坝县。

所有能找到的福音资料都用完了，数百人从埃克瓦尔的口中听到了福音，他能讲流利的藏语。几百个病人接受了治疗，侯王自己也接受了医疗帮助。宣教士做了三十多例手术。这次拜访的结果是，阿坝县的侯王和王后给了埃克瓦尔一块土地建宣教站，条件是他们自己使用。王后还向埃克瓦尔要了一本藏文的新约圣经。”

辛普森威（Will Simpson）



辛普森威，1932 年被杀害。

辛普森威是宣教先锋辛普森威廉的儿子，他在藏族人中长大。他生活在一个汉族、穆斯林和藏族文明相互碰撞的不稳定地区，艰苦的生活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生活。

辛普森威小时候就经历不幸，先是小妹妹夭折，随后又失去了亲爱的妈妈。回到美国上学后，他渴望返回西藏，他能讲那里的几种藏族方言，在藏族人中生活，他感到很自在。

辛普森威意识到，如果他要忠于自己的呼召，婚姻就不是他的选择。他赢得了佛教喇嘛的尊敬，他们允许他在拉卜楞租用一块地。他多次从这个基地出发前往周边地区，向遇到的每一个人分享神的救恩信息。在一次筋疲力竭的旅行后，辛普森威写道：

“一切的试炼、孤独、痛心、疲惫和痛苦、漫长路途的寒冷和疲劳、黑暗和挫折，以及一切的丧亲之痛、诱惑和试验，看起来都无法与见证这‘大喜的信息’所带来的荣耀和喜乐相比。”

很少有基督徒能像辛普森威那样走过西藏的广大地区。在 12 个月的时间里，他骑马走了 6100 公里。成千上万的游牧民开始喜爱和欣赏这个美国人。每年夏天，当地人都习惯看到

“辛普森威的牦牛队从拉卜楞出发，有几个月的时间与外界失去联系，去到西藏东北部那些无人接触过、无人到过、甚至无人知晓的部落中。每次他回来，不仅是地图上的白点减少了几个，而且为摆在所有藏族宣教士面前的伟大任务减少了一些不确定性，多了一些详细了解。”

1932 年 6 月 25 日，辛普森威遭到一群回族逃兵攻击，他们在会宁县附近突然袭击了他。他当场死亡，回到了他的创造主那里，享年 31 岁。

一个汉族税务人员找到辛普森威廉，将他儿子的尸体的所在位置告诉他。当辛普森威廉抱起儿子残缺的遗体时，发现附近有一张沾有血迹的主日学单张。上面印着：**“为的是纪念我”**，这似乎是这位年轻宣教士为什么死亡的恰当见证。

连福川（Frank Learner）



身穿藏族服装、手持藏刀的连福川。

在藏族宣教历史上，最有果效的宣教士夫妇之一是英国的连福川和巴文涛夫妇，他们在安多藏族人中投入了三十多年的生命。

连福川 1886 年生于英国诺福克郡的一个农民家庭。巴文涛 1910 年来到中国，比连福川早一年。他们 1914 年 2 月在四川省结婚，学习中文后，他们往西去到藏族边界，在那里住了很多年。

刚开始的几年，他们主要向西宁市的汉族人传福音，但情况在 1916 年发生了变化。连福川和胡立礼去了一趟塔尔寺参加著名的酥油灯节，这个节日已经有 600 年的历史，在那里，他们遇见了成千上万来自偏远地区的藏族人。

他们在塔尔寺的时候，一天下午，连福川深感到对藏族人有负担。他爬上一座小山俯瞰寺院，神的灵深深地感动他的心。他后来回忆说：

“我坐在草坡上，凝视着将中国其他地方与西藏隔开的山脉。山峰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当我的眼睛停留在纯白色的山峰上时，一个问题冒了出来：‘山的那边是什么？’我强迫自己去思考。我想到成千上万的人进行着发毫无意义的祈祷，每天伏在地上朝拜，等着自称为‘活佛’的人来祝福他们。至今，几乎还没有人采取什么措施把光带给他们！突然，好像有个声音在说：‘我想你为这些人做些事情！’”

从一个游牧地区旅行回来后不久，他们年幼的儿子阿道夫突然死于百日咳。巴文涛那时怀有身孕，六个月后，他们的第二个儿子詹姆士出生了。

连福川继续在安多地区四处旅行，传扬神的话语。1918 年初，他报告说：“我们卖了六百多本藏文福音书，神是当得赞美的。在前几年，即使白给，藏族人也不愿意接受，现在他们却愿意花钱购买，而且非常乐意。这个民族正在发生巨变。”

分发福音资料继续是连福川在藏族人中服事的主要工作。当他于 1920 年回顾自己的事工时，他评论说：

“我们住在西宁市的六年时间里，每年大约卖出一千本藏文福音书，还分发了大量的图片和单张。我们越过边界进入西藏旅行，整体来说，藏族人很欢迎我们，我们进入他们的帐篷里，他们也回访我们。在这些场合下，我们用福音书和小册子跟他们交换黄油和牛奶等物品。”

藏族福音客栈

虽然连福川在安多地区的藏族人、汉族人、回族人、土族人以及其他族群中广泛地分发福音资料，但一种更为有效的传福音方法即将向这位精力充沛的宣教士显明。一天，祷告的时候，经营一家藏族“福音客栈”的想法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立即看到了这样一个地方所能提供的巨大可能性——能让来自整个地区的藏族人可以歇脚并有机会接触到耶稣基督的福音。

当连福川和妻子准备按预定行程返回英国时，他们恳切祈求神把所有的计划结合起来，并为购买具有战略性位置的地产供应必要的资金。连福川后来回忆了神是如何回应他们的祷告的：

“我说：‘在我们回英格兰之前，如果看到一个藏族人对福音真正感兴趣，那将会是非常鼓舞人的。’我甚至更进一步说：‘哦，但愿我们回家之前有一个藏族人受洗！我会把那看作是来自神的一个明确鼓励。’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回应就在眼前。

有人敲门，我喊道：‘进来’，令我吃惊的是，走进来一个藏族人。我邀请他坐下喝茶，和我们一起吃点饭。他照做了，我们聊了很久。这个人名叫季发家，现在他已经登记为我们的慕道友，并且还说服他的叔叔也成为了慕道友。”

连福川一家带着向西藏传福音的新异象回到了西宁市。与此同时，季发家已经在知识和恩典上有所长进，但他对基督的委身来之不易。提到他的这位同事，连福川说：

“他是西宁市第一个对福音感兴趣的藏族人。这个亲爱的弟兄为福音受了许多的苦，尽管经历了这一切，他依然坚定。他因为没有继续参加错误的崇拜，遭到了喇嘛的无情殴打。他不止一次被关进寺院的监狱里，被铁链锁在地上，整晚不能坐下，也不能站起来，处于一种非常痛苦的姿势中。

他在其他方面也受到逼迫，但赞美神，神赐给他力量承受这一切。听他讲他的故事时，我热泪盈眶，我想，如果考验临到我，我是否能像他那样坚定？他将一切曾对他很重要的偶像都销毁了，而且是欢欢喜喜地销毁的。他的妻子和儿子们也对福音很感兴趣，我希望不久之后，也能享受给他们施洗的喜乐。”

因着神的护理，所有的计划都结合在了一起，藏族福音客栈营业了——西藏第一家这样的客栈。经过更多的祷告和调查后，大通县北部的毛柏生区被选为这个独特项目的地点。这个地区经常有藏族人、回族人、汉族人和很多讲蒙古语的土族人光顾。连福川这样描述客栈：

“整个客栈长约 45 米，由上中下三个庭院组成，彼此相通。下院用来做牲口棚，因为没有藏族人不带牲口来的，或是马，或是骡子、骆驼、毛驴、牦牛，等等。这个牲口棚可以容纳 30 头牲口，但常常不够用。有一天，一个蒙古族的侯王来到客栈，带着差不多有一百头骆驼的旅行队。下院的周围是厨房和外屋。

接下来我们来到中院，在这里，我们立刻被这座建筑物的主要建筑——一间粉刷明亮的小教堂——所吸引。小教堂的墙上装饰着圣经图画，以及用藏文写的大页彩色经文。小教堂大约可以容纳 50 人。离开小教堂，我们接着来到了上院，大多数的客房都在上院。”

他们订购了大量用几种语言写成的圣经全译本、新约圣经和其他福音资料，连福川决心让每一个来到客栈的人都能听到福音。

客栈的热情好客很快就传遍了整个藏族世界，来自广大地区的喇嘛、朝圣者、土匪都到客栈来住宿。每天晚饭后，宣教士们就向客人分享福音，很多人喜欢用自己的母语唱简单的赞美诗。每位客人都收到了福音资料，这些资料被他们带回了通常是几百公里以外的家乡，让朋友和家人反复阅读。客栈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功，连福川写道：“在第一年里，我们接待的访客有 800 人之多，从那以后，人数不断增加。没有一个人不听过耶稣基督就离开的。”

拜访藏族基督徒

虽然连福川负责监管福音客栈，但他的心依然对未得藏族地区有负担。他经常一次花上几个星期的时间拜访藏族人、汉族人和其他分散的信徒。1927 年，他从一次旅行回来后，充满喜乐地写下了这个报告：

“我们走访了几个分站和偏僻的中心，欣喜地发现，绝大多数基督徒仍然保持忠心。我们走访了十多个地方的 73 个家庭，那些家庭中有一个或多个基督徒。我们住在两个藏族基督徒家里，感到非常高兴，发现他们很好，很喜乐。噢，那些亲爱的人真善良！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高兴和舒适，甚至腾出自己的卧室给我们使用。

最后，我**必须**谈谈藏族福音客栈。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的客房都住满了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客人，有活佛，有普通的喇嘛，还有养牛的农民。所有人都被一视同仁，我们尽力使他们住得舒适。

现在我们可以说有九个人相信了耶稣。三人已经受洗，另外六人可算为慕道友。我们有两个不同寻常的归信。一个是住在青海湖另一边的一个男人，他和我们住了几个星期。他参加藏语礼拜，他所吸收的，显然比我们意识到的更多。在一次晚间礼拜

结束时，他离开座位，走到前台，双手捧着哈达，献给天上的神，他说：‘你是真神，我将用余生来服事你。’”

连福川后来收到消息说，那个老人一直忠于信仰。他原来是个强盗和杀人犯，但如今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新造之人。

虽然在 20 世纪 30 年代，由于内战，中国各地亿万人都受到了社会动荡的影响，但福音客栈的事工继续在整个藏族世界中发挥着深远的影响。1934 年，客栈庆祝成立十年，连福川回忆说：

“在过去十年间，大约有一万个藏族人入住过客栈。有些人住的时间短，有些人住的时间长。我们的最高目标是每一个来到客栈的住客，都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很多人是在客栈里第一次听说耶稣基督的。

西藏各地的藏族人都来拜访我们。客栈是免费的，住宿和服务都不收钱。他们自带食物和牲口饲料。因为没有藏族人徒步旅行。他们或是骑马，或是骑骡子、牦牛或骆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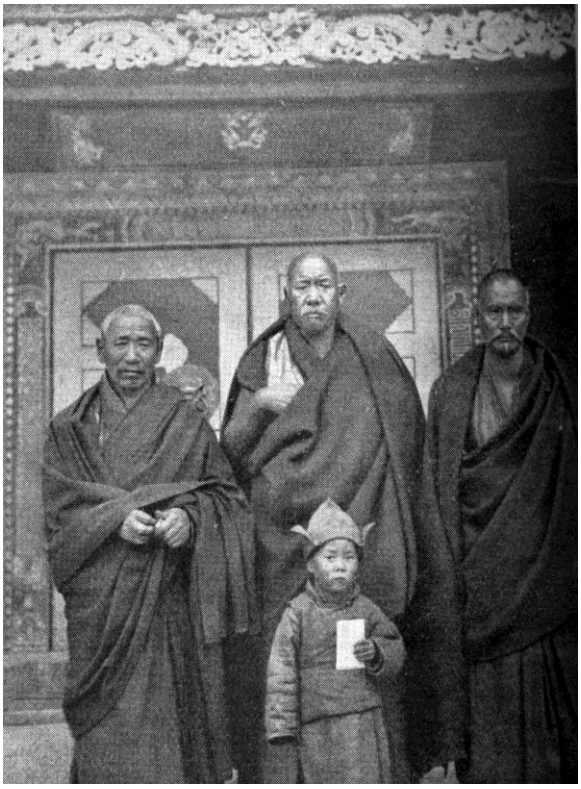
和小达赖喇嘛在一起



连福川和当今的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手里拿着藏文福音卡片。

1939 年，连福川听说新继任的第十四世（现任）达赖喇嘛住在塔尔寺，他当时只有四岁。连福川在当地的喇嘛首领中赢得了敬重，所以当他问是否可以会见那个小男孩时，他的请求立即获得批准。宣教士讲述了见面的场景：

“小男孩被带到我等待的大客厅里，并带到我的面前。他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小家伙啊！他一点也不害怕，非常友好。从一开始我就赢得了他的友谊，我送给他一些彩色的藏文福音卡片，他立即接受了。他的父母只是普通的藏族农民。我为这个可怜的小家伙感到难过，因为我觉得他本应该和妈妈在一起。过不了多久，他就要被带到西藏的拉萨市。我不知道他去的时候是否会带着福音卡片！我真心希望他能带着。”





1939 年，三名高级喇嘛和达赖喇嘛。喇嘛们欣然让连福川和这个小男孩分享福音。

尽管二战爆发后，中国也因内战陷入混乱，但连福川与安多藏族人分享福音的热情丝毫未减。

他全心全意地服事主，广泛赢得了西宁市和周边地区的人们的尊敬。随着社会陷入更深的混乱中，连福川一家最后在 1945 年被迫离开中国，留下了很多委身的藏族信徒。

连福川希望通过在教会中演讲和动员新工人，坚持参与宣教，但是艰苦的旅程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伤害，1947 年 3 月，他过完 61 岁生日后不久，就去世了。巴文涛继续活到 1973 年才去接受她永恒的奖赏，享年 88 岁。

20 世纪 40 年代



这家藏族人脖子上巨大的甲状腺肿在宣教医院得到了成功治疗

20 世纪 40 年代，宣教士们忠心播种神的话语终于开始有了收获，藏族基督徒的人数增加了。

在一个充满巫术和魔鬼崇拜的文化中，基督徒遇到强烈的反对也是预料之中的事。一个名叫茨佩的藏族新基督徒激动地回到家里，要向家人分享他的新信仰，结果却被他的朋友和家人杀害了。

在 20 世纪 40 年代，西藏自治区仍然被关在属灵铁门之外，福音只能从外围逐渐削弱这个巨大的营垒，分发福音资料继续是把耶稣基督的信息传给生活在世界屋脊上的人们的主要方式。

安多地区

在 20 世纪 40 年代，安多的宣教士出现了换班，许多献身向藏族人传福音的老练宣教士退休了，新的宣教士取代了他们的工作。

一位名叫胡克昌（Virgil Hook）的前美国海军军官来到青海省，并住在游牧民中间，不久之后他报告说他过得非常艰难：“在四万名藏族游牧民中生活令人异常痛

苦，要忍受海拔四千多米的严寒，住在暴风雪肆虐的帐篷里，虫子、跳蚤和虱子不断地折磨人，喝的是味道怪异的奶油茶，吃的是存放了很久的肉。”



1939 年埃克瓦尔一家

在宣教士埃克瓦尔·贝蒂患炭疽病去世后，在安多地区一个称为“强盗谷”的地方，福音工作取得了突破。他们的儿子大卫当时正在越南上学，并不知道母亲生病，直到他看到一个异象，见妈妈站在主耶稣基督的旁边，耶稣转向她，亲切地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一种超自然的平安充满了大卫，当他最后得知挚爱的母亲去世的消息时，他心里很平静。

几年前，当贝蒂再次患病时，她向神祷告，求神医治她，好叫藏族人相信耶稣，如果神不医治，祈求她的死也能够达到同样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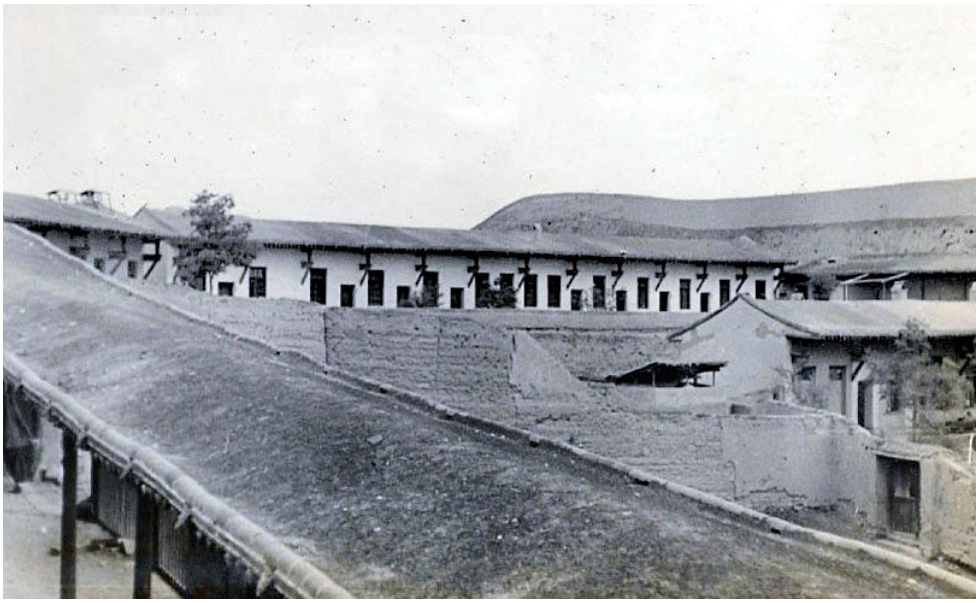
埃克瓦尔·罗伯特因妻子的过世，心都碎了。不久之后，他去拜访一个偏远的地方，在那里，他被一个藏族老人邀请到家里。埃克瓦尔和那人分享过很多次福音，但那人看起来总是无法理解福音信息。

那个藏族人问埃克瓦尔他的妻子在哪里，宣教士说：“她和耶稣在天堂里。”问题和回答重复了三遍，因为

“老人想确定自己的耳朵没有听错。确信没听错后，他马上回答说：‘我必须相信’，然后他祷告说：‘神啊，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求你因耶稣的缘故拯救我。’

接着罗伯特问他的儿子和孙子是否也愿意跟随耶稣，他们说愿意。这是在‘强盗谷’发生的属灵突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当宣教士看到一个家庭接一个家庭归向耶稣时，他的心受到了鼓舞。非基督徒看到他们邻舍的生命被改变后，敌意变成了接纳和善意。”

博德恩纪念医院



博德恩医院的一角，有几百个安多藏族人在这个地方听到福音。

从 1934 年开始，甘肃省的省会兰州市一直是一所非常好的基督教医院的所在地，医院服务了无数的当地百姓，直到 1949 年被中国新的统治者接管。医院是以一位年轻的美国宣教士博德恩命名的，他的家人开采银矿赚了几百万美元。他献身于中国西北的宣教事工，在来中国的路上因患脑膜炎去世，年仅 25 岁。

这个年轻人虽然没有成功到达目的地，但在遗嘱中，他留下了一大笔钱用于在兰州市北面的皋兰县建立博德恩纪念医院。

虽然医院主要是为了服务汉族人和回族人，但藏族人源源不断地来求医，多年来，几百个来兰州市治病的藏族人也听到了福音。很快，基督徒在藏族人中赢得了好名声，很多人对基督的福音敞开了心门。

当时社会上最卑微最受鄙视的人——麻风病人——也听说了这家医院，在绝望中，他们来向宣教士寻求帮助。当他们听说耶稣基督爱麻风病人并希望赐给他们永生时，很多藏族麻风病人悔改自己的罪，相信了救主。1935 年的报告说：

“现在从西藏过来的麻风病人很多，因为资金短缺，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要不要拒绝接收他们。经过开会讨论后，我们决定不能这样做，所以他们仍然来。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们当中一些最虔诚的基督徒去世了，但我们赞美神，他们把床位留给了其他人，有 12 个人刚刚信了主。”

藏族麻风病人中的福传工作持续取得成功，1950 年一个参加他们教会礼拜的来访者报告说：

“麻风病人的热情和敬畏，以及他们背诵经文的准确性，清楚地表明，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福音是真实的，比他们畸形和疼痛的麻疯骨头还要真实。有些人在耶稣里找到了避难所，并将被允许自由和荣耀地进入新耶路撒冷的街道。还有一些人仍然抗拒他们唯一得救的希望，骄傲地走自己的路，冒着无法进入天堂的危险。”

很多藏族游牧民到医院来治疗甲状腺肿大，有些肿大在脖子上长得很大。患这种病的游牧民特别多，因为他们的帐篷里常常烟雾弥漫，通风不良，而且他们的饮食缺乏碘或水果和蔬菜。

1949 年 8 月，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兰州市，博德恩医院被接管。宣教士们感到非常沮丧，因为他们相信在藏族人中的事工即将取得重大突破，但事工突然被中断，他们也被迫离开中国。博德恩医院虽然只运行了 15 年，但影响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医治了他们身体的疾病，满足了他们的属灵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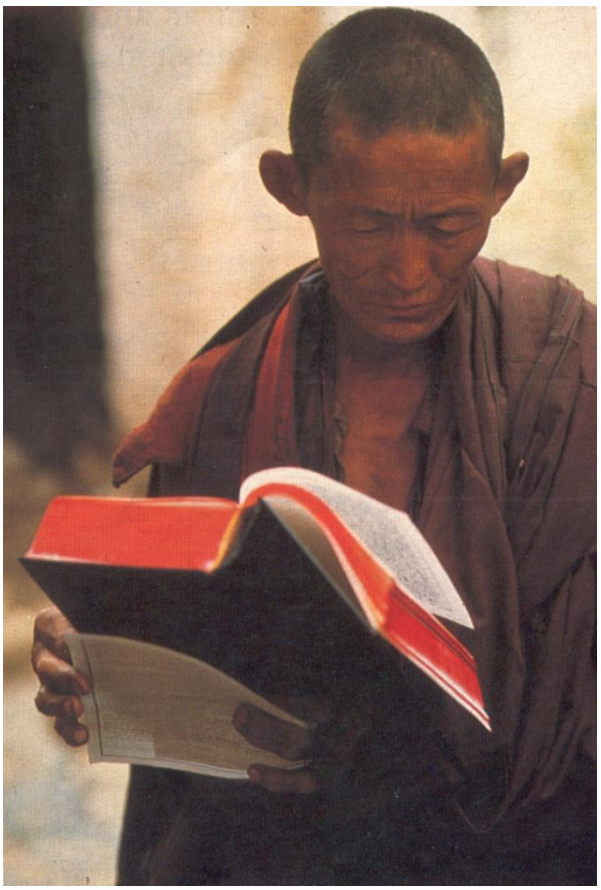
宣教时代的结束

七十多年前，巴格道开创了福音派在安多的宣教时代，现在这个时代突然结束了。1950 年，随着一群汉族基督徒在拉卜楞带着大能分享福音，结果有 20 个人将他们的生命交给耶稣，预示着接力棒从外国人手中传给了汉族教会。

在这十年里，康区的天主教宣教士延续了他们为主殉道的悠久传统。一位不间断地在盐井服事了 32 年的法国宣教士，在 1940 年 9 月被土匪杀害。1949 年 8 月，来自

瑞士的真福杜仲贤（Maurice Tornay）和一位名叫多史丽的藏族信徒被四个佛教喇嘛枪杀，这距离毛泽东正式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几个星期。

藏文圣经的故事



一个藏族僧侣在认真地阅读圣经

基督教宣教史上有很多关于斗争和得胜的故事，其中，藏文圣经的出现是最引人瞩目的故事之一。这是一个值得广泛分享的故事，它凸显了基督教工作在世界这个黑暗部分所引起的属灵敌对程度。

从一开始，在印度北部的宣教士就认识到，把圣经翻译成藏文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之一，1856 年，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任务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翻译工作差不多花了一个世纪才得以完成，第一本完整的藏文圣经最终在 1948 年出版。

热尔干——和平之家

两位德国先锋宣教士发现他们去西藏的道路被堵住后，他们要在印度北部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作为他们的工作基地。旅行了一个星期后，他们进入人烟稀少的卢巴谷，在那里，神把他们带到了“和平之子”热尔干天宝（Tempu Gergen）的家，热尔

干天宝盛情款待了神的两个仆人。这开启了基督徒和热尔干家族长久而持续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今天，已经使几百个藏族人相信了耶稣基督。

热尔干天宝 1897 年病逝。虽然他自己并没有公开宣称相信耶稣，但他 12 岁的儿子索南（Sonam）仔细听了他父亲和宣教士的所有谈论，他大胆地决定承认耶稣是主。他的决定惹怒了当地喇嘛，为了让他放弃新信仰，回归佛教，他们对他施加了巨大的压力。然而他全然不顾他们的威胁，那年晚些时候，他公开受洗，并采用了约瑟这个新名字。

约瑟继承了他父亲的财产和土地，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后，这个年轻人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他心里有点想成为一名商人，他知道，如果他经商，他将会享有富足的生活，因为他所在的山谷成为了那个地区的一个重要贸易中心。另一方面，约瑟渴望无论如何也要跟随耶稣基督，将神的道传给他的藏族同胞。

当他权衡该怎么做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印象深刻的梦，梦中他看见一个骡子商队停在他家门外。商人们卸下了一系列贵重的珍宝：来自中国的玉器，来自尼泊尔的木雕，还有昂贵的服装和其他异国珍宝。商队的领队喊道：“主人，这些珍宝都是你的，还有更多的珍宝随后会来到。”

热尔干约瑟惊奇地醒了过来。这一经历如此生动，当他发现那只是一场梦时，感到很奇怪。藏族人相信，所有的梦都是有意义的。当他思考商人所说的信息时，他打了个盹，做了第二个梦。这一次，

“有几个藏族人坐在一所简陋的教堂里，听牧师朗读摊在桌子上的一本大书。约瑟靠近去看，惊讶地发现那是一本藏文圣经。经文是用火写成的。那个讲道人的样子模糊不清，但声音却是他自己的！他环顾四周，看到那一小群人在聚精会神地听着。现在那人又说话了：‘你们将选择哪条路，我的朋友们？一条路提供财富和享受，但没有永生的盼望。另一条路是艰难的，但最终通向一座永远充满喜乐的黄金之城。’

约瑟从梦中醒过来，思想这条信息。神说话了——他对此毫不怀疑。他跪下来，祈求神饶恕他的贪婪。山谷里的生活会带来巨大的财富，但这不是神想让他走的路。他要尽快把这一切抛在脑后，投身到艰苦的工作中去。

他把大笔财产分给了那些多年来帮他照管财产的仆人。 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后，他骑马离开了山谷，永远离开了他原来的生活。”

天上的帮助

神派来了一位有天赋的语言学家，这位语言学家又招募了两个前佛教喇嘛做助手，使得把圣经翻译成藏文的工作得到了极大的促进。最后，经过艰苦的努力，藏文的《约翰福音》于 1862 年出版。

虽然现在已经有部分藏文圣经可用，但藏族人并不是非常接受，他们很难理解书中的词语和概念，导致许多读者遇到挫折时，就放弃了。随之而来的多年的沮丧，当藏族基督徒和宣教士试图向当地佛教徒分享神的道时，只会遇到一致的冷漠和不感兴趣。

从一开始，译者们就一直在纠结，对于一个完全非基督教的文化，他们应该用什么词语来描述基督教的概念和名称？对于用哪些藏族词语来表示神、救主、罪以及其他很多的意思，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和祷告。每一个被试用过的词都有佛教涵义，似乎无法找到独特的词语能把神话语的荣美传达给一个充满迷信和有截然不同的世界观的民族。

另外一个需要克服的主要阻碍是选择使用哪一种藏族文字。他们应该把圣经翻译成喇嘛使用的古典藏文，还是普通老百姓使用的语言？这个问题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他们选择通用文字，可能冒圣经得不到佛教僧侣尊重的风险，并被视为一本邪恶的书。另一方面，如果他们选择古典藏文，将只有那些在佛教寺院和尼姑庵里接受过阅读教育的人才能读得了。

一天上午，倍感沮丧和挫败的热尔干约瑟往外走，要到很远的一个藏族村庄去。中午的时候，酷热使得他不得不躲到阴凉的地方，背靠在一个小藏传寺庙的墙上休息。休息的时候，他漫不经心地听一个住寺喇嘛一边吟诵，一边敲击祷告鼓。突然，他像被摇醒了一样，喇嘛的话在他的脑海中回响：

这是真的吗？这个喇嘛正在背诵一本古书，里面似乎含有翻译人员寻找的词语。约瑟冲进寺庙，请求看看那本奇书。

那位老喇嘛恭敬地翻开褪了色的书页让约瑟看。“你问这本书是从哪里来的？只有众神知道。我的父亲读过这本书，他的父亲也读过。这本书是众神自己写的。”

那书上的文字是用一种几乎被遗忘的方言写成的，这令约瑟非常吃惊。他立刻明白，这种文字就是他们寻找的钥匙。它有他们一直苦苦寻找表示‘神’的词，有表示‘祷告’的好词，也有表示其他较难短语的词或短语。这种文字比古典藏文简单得多，可以被采用，而且，现代藏族人也能够清楚地理解它——即使是山里最纯朴的人也能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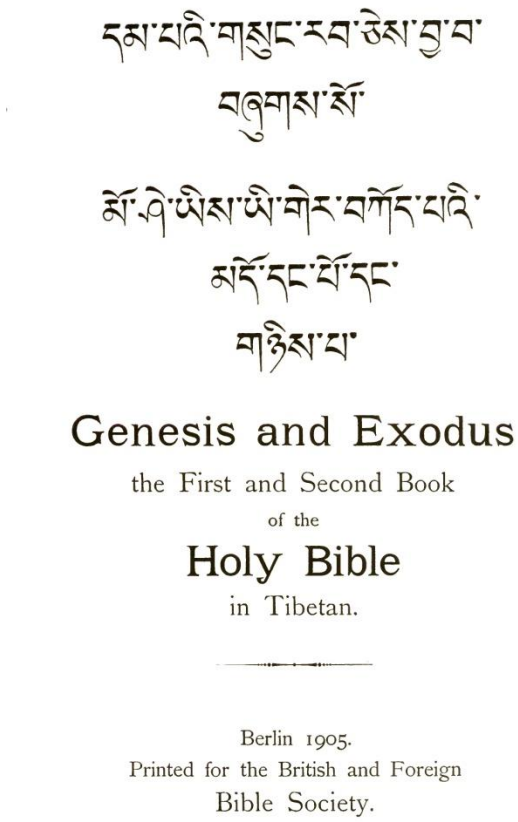
约瑟热切恳求这位老喇嘛把这本书借给他，老喇嘛回答说：

“我从来不允许其他人动这本书。它一直是被精心保护的宝贝。从来没有陌生人能拿走我的书——但是，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你应该拥有它。我也不知道我为何这样做，但是我希望你把这本事拿去和别人分享。很快，我的灵魂就要离开这个躯壳，到时，就没有人能从我这里拿走这些书了。拿去吧，孩子，愿众神与你同在。”

最终，圣经译者出乎意料地被赐给了打开有效翻译藏文圣经之门的钥匙。翻译工作以新的步伐继续前行，《希伯来书》和《启示录》即将完成。

新约最终于 1903 年翻译完成，约瑟立即又开始了旧约的翻译。

虽然藏文新约圣经的出版没有带来大复兴，但是它大大地坚固了一小群藏族信徒，基督教在佛教僧侣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因为现在他们可以阅读神的话语了。1926 年，一名寺院领袖说：“我已经读完了整本新约。真的有旧约吗？如果有的话，你能把所有的书卷都寄给我吗？我对基督教很感兴趣。”


དམ་པའི་གསུང་རབ་ཆེས་བྱུ་བ་
བཞུགས་སོ་

མོ་ཤེ་ཡིས་ཡི་གེར་བཀོད་པའི་
མདོ་དང་པོ་དང་
གཉིས་པ་

Genesis and Exodus
the First and Second Book
of the
Holy Bible
in Tibetan.

Berlin 1905.
Printed for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藏文旧约圣经前两卷书的封面，1905 年印刷。

与魔鬼搏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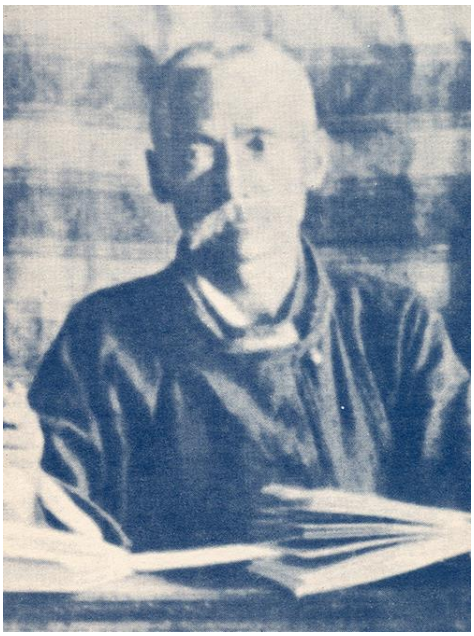
许多年过去了，最终在 1935 年，约瑟放下了他的笔。摆在他桌子上的，是完整藏文圣经的初稿！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现在，可以有圣经向住在广阔西藏高原上数以百万计的藏族人传福音了。

让人难以相信的是，又经过了 13 年的激烈斗争，完整的藏文圣经才最终问世，因为一连串不同寻常的事件差点完全毁掉几十年的工作。似乎地狱里所有的恶魔都聚集起来阻止藏族人读到神的话语。

首先，印度圣经协会的工作人员因为缺乏技术，无法印刷手稿。在电脑和复印机出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珍贵的手稿被小心翼翼地存放在一个木箱里，然后运送到圣经协会在英国的总部。

藏文圣经被运送到了伦敦，但当希特勒的军队横扫欧洲时，圣经协会担心他们地下室里的珍贵手稿可能会被纳粹的炸弹摧毁，所以他们将文稿转移到了更安全的乡下。藏文圣经手稿被放在伦敦以北 300 公里古老的里彭大教堂的地下墓穴里。当时，不列颠之战愈演愈烈，

“一枚重达一千公斤的导弹落在里彭大教堂旁边的路上，它斜靠在教堂的墙壁上，却没有爆炸。一米之外，在教堂的墙内，存放着藏文圣经手稿。拆弹人员小心翼翼地拆除了炸弹。点火装置似乎没有问题，他们不明白它为什么没有爆炸。”



热尔干约瑟在翻译藏文圣经

二战结束时，约瑟已经 60 岁。十年来，他一直耐心地等待他的藏文圣经获得印刷的消息。由于欧洲一片混乱，毫无改善的迹象，于是他要求把手稿送回印度，希望在离家更近的地方印刷它，因为当时印度有了新的印刷技术。

遗憾的是，印度的印刷商摇了摇头，说手稿是用廉价纸张写的，无法复制。整个手稿需要在特制的白纸上重写。手稿被送走多年之后，热尔干接收回了他珍贵的手稿，他求神赐他力量来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又过了两年，当约瑟继续完成他毕生的任务时，他感到自己的体力开始衰退。然后灾难发生了。几天来，他从日出一直工作到深夜，他感到头晕目眩，倒在了地上，气喘吁吁。他的心脏病发作了。

印度北部一间规模很小的藏族教会的成员向永生神呼吁，请求神施怜悯。他们从未想过他们敬爱的牧师会在圣经发行之前死去。神垂听了他们的祷告，约瑟重获力量。大家制作了一张特别的桌子，使约瑟可以在床上继续工作。此外，还雇佣了两个藏族抄写员来做大部分的抄写工作，约瑟负责监督他们的工作并进行校正。

最后，1946 年 8 月 11 日，热尔干用藏文写下了圣经的最后两节经文：“‘是了，我必快来。’ 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启示录 22:20-21）

五天后，热尔干最后一次闭上双眼，去接受他永恒的奖赏了。

自从第一批宣教士着手翻译藏文圣经以来，已经过去了 90 年——《约翰福音》的出版也已经 84 年——但是现在，整本藏文圣经的翻译完成了！

浸水的纸浆

不出所料，在藏文圣经最终付印之前，必须克服更多的邪恶反对和障碍。校稿必须用骡子驮着越过陡峭的山口，送至拉达克的首府列城。一个名叫桑德的年轻藏族人被雇来运送手稿。去列城的旅程预计需要 50 天，手稿将会从那里被发往圣经协会总部。

几个月过去了，桑德杳无音信。他和他宝贵的货物，就这么消失在了茫茫荒野中。信徒们担心他已经被土匪杀害，或者遇到了什么灾难。

幸运的是，热尔干约瑟还预备了另一套校稿。他把校稿交给一个名叫阁下的基督徒，阁下循着失踪的桑德的足迹而行。当阁下穿过一个山口时，一场巨大的雷暴从下面的山谷中滚滚而来。他把马拖到一块大石头后面，然后自己紧紧贴着地面蹲下，等待风暴过去，鸡蛋大小的冰雹不断砸向他的后背和脖子。突然，

“出现一道灼人的闪光，紧接着是隆隆的雷声。马试图冲进黑暗中去，但阁下使尽全力拽住它。一道又一道的闪电掠过他们周围的岩石，空气中弥漫着强烈的焦土气味。雷声轰鸣，仿佛地狱里的恶魔聚集在一起，挑衅这个被吓坏了的旅行者。冰雹过后，倾盆大雨像瀑布一样从天上倾泻而下。

他大声呼喊：‘神啊，请帮助我。求你拯救我脱离撒但和他的邪恶军队。保护你的书！”另一道闪电回应了他的高声祷告，闪电把他打倒在地，他失去了知觉。

当他恢复意识时，风暴已经过去了。他感到四周一片寂静，突然意识到自己完全聋了。过了好几个星期，他才能够听到一点声音，而且只有微弱的声音，因为雷暴震裂了他的耳膜。”

阁下勇敢地继续前行，最后到达了目的地。圣经协会的职员跑出来迎接他，但是当鞍袋打开时，一大堆被水浸湿了的纸掉在了地上。暴风雨把袋子灌满了水。阁下试着把那黏糊糊的东西捡起来，但捡不起来。他的旅程一事无成。他呼求神见证恶魔对那些宝贵稿件所做的事情。

最后的努力

圣经协会的职员意识到，他们正处在一场激烈的属灵争战中，需要依靠远比人类的努力强大得多的力量才能得胜，他们请求多个国家的基督徒为藏文圣经项目取得成功代祷。

在又一次被耽搁后，第三套校稿被成功送达列城，终稿被送去印刷。与此同时，第一个运送校稿之人桑德的遗体在一个陡峭的悬崖下被发现。他在一次雪崩中丧生。1948 年 8 月，美好的一天终于到来，第一本完全的藏文圣经被印刷出来！

神的道被分发出去

首版印刷的 5000 本藏文圣经被送到了喜马拉雅山两边期待已久的宣教士和藏族基督徒手中。

接收到新藏文圣经的人之一是第十四世（现任）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他已经从西藏逃到了印度北部。当一位宣教士送给他一本崭新的圣经时，他感叹说：“谢谢你！我听说过这本书，以前只见过一次。有人告诉我，这本书讲述了伟大的神，他成为人生活在地上。”

后来，成千上万的藏族喇嘛遭逮捕，并被送到劳改营，许多人因受到残酷的折磨而死去。一本圣经被送到了一个被关在监狱里的喇嘛手里，他被所读到的话语深深打动，于是他用美丽流畅的藏文写了一封信：“亲爱的未知朋友，你翻山越岭送来的书来到了我孤独的牢房。当我读这些话语的时候，我的灵魂被奇怪地搅动着。光照进了我可怜黑暗的灵魂里。请多给我送一些光来。”

20 世纪 50 年代

西藏中部地区



1942—1959 年在西藏使用一种钞票

藏族想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梦想在 20 世纪 50 年代破灭了，大规模的动荡席卷了藏族社会的每个角落，成千上万的百姓惨遭人民解放军屠杀。

1913 年至 1950 年间，拉萨市的藏族政府曾试着发行自己的国旗、护照、邮票和货币等，维护自己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威。

1951 年，一位人民解放军的将军宣布：“必须努力让西藏的人口从两百万增长到一千万以上，”从那以后，西藏的生活发生了突然和戏剧性的改变。这个政策的实施，就是一波又一波的汉族人移民到西藏高原。毫不奇怪，藏族人听到这个新的举措时，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怒。

对于这片土地被接管的问题，有负担向西藏人传福音的基督徒存在不同的观点。有些人为无神论政权将会对藏族人产生的影响感到难过，而另外一些人透过信心的眼睛，看见福音敲开铁门的机会，多个世纪以来，那扇铁门牢牢地将西藏与基督教隔绝。宣教士裴元第（Edward Beatty）在 1950 年写道：

“今天，共产主义工人大军正在修建一条进入西藏的公路，十轮卡车已经在那条路上朝拉萨市的方向开去。我们相信、盼望并祷告，因着神的智慧和权能，这条路将成为宣讲基督福音的道路，成为一条生命之路。在西藏，我们欣喜地听到一小群刚到西藏的汉族基督徒感谢神保留了西藏作为汉族教会的特别禾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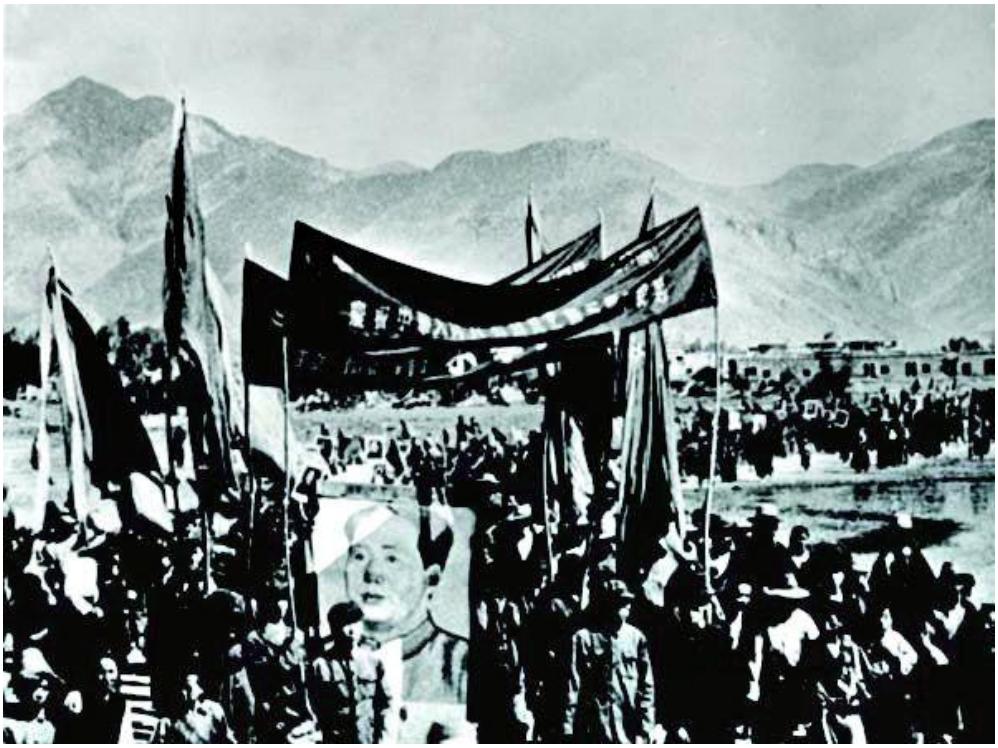


公牛乔弗里（Geoffrey Bull）

1947 年，一位名叫公牛乔弗里的年轻苏格兰宣教士因信仰在康区被逮捕，并坐了三年的牢。后来，政府宣布他已经承认“危害人民的罪”，将他驱逐出境。公牛回忆了他乘坐的火车驶向香港边界和自由时，他心里的感受：

“一年又一年，我都为这一天而活。神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一拳又一拳，我在灵命上和心理上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直到我的思想和心灵变得惶惑和崩溃，但无人能把我从我的牧者和他父的手中抢走。

在危难中，我发现自己的信心和爱有时太软弱，不能紧紧地抓住他，但最后的胜利不是在于我抓住他，而是他抓住我。他的爱永远不会让我离开。我所交托他的，他必保守。他按他的时间和方式，决定并且能够使我成为他计划要成为的那个人。我崩溃了，但我已经证明神的道是不可动摇的。”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人民解放军列队穿过西藏。

20 世纪 50 年代，毛泽东的军队对康区的入侵摧毁了康巴人的社会。军队所经之处，都留下了毁灭的痕迹。康区的生活再也回不到从前的样子了。

1950 年，人民解放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昌都市。当士兵们在城郊举行大型的烟花表演时，康巴人惊恐得四散逃跑。因为藏族人从来没有见过烟花，他们以为人民解放军正用一种新的武器攻击他们。

人民解放军派来飞机轰炸理塘县，寺院被炸毁，并炸死了几百人。被攻击激怒的藏族人奋起反抗，冲突蔓延到了德格县、巴塘县和昌都市周围的城镇。他们奋死为生存而战，但是他们根本无法与坦克和训练有素的军队抗衡。

到战争平息的时候，成千上万的藏族人都死了，还有成千上万的藏族人被关进了劳改营。



1955 年的海报，被“解放”后微笑的藏族人。

1950 年，就在幕帘向外国基督教工作永久拉下之前，宣教士裴元第向我们最后展示了整个康区的基督教状况：

“在康定市，有四个纯藏族血统的基督徒，其中一个是天才艺术家，他以前从事获利颇丰的偶像绘制工作。还有四五个混血的基督徒妇女。最后，还有三个藏族人，曾被主呼召传福音，现在已经在荣耀中与主同在。

住在甘孜县的另一个宣教团队的工人，有幸见到四五个藏族人受洗，公开承认相信主耶稣。此外，在几个村子里，还有其他藏族基督徒。”

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混乱之前，由于像史德文这样的宣教士的敬虔影响，偏远的巴塘县已经成为了康区基督教活动的中心。几年后，一个藏族基督徒详细描述了福音对那里的影响：

“我出生在一个藏族基督徒家庭里。因着神的恩惠，我在孩童时期就被带到他的面前，成为了基督徒群体中的一员。通过教会成员的教导，我长大后成为了耶稣基督的仆人。神一直祝福和保守我。感谢主！我将终生荣耀他，事奉他。

在那些日子里，很多藏族人都成为了基督徒。人们听到神的话后就悔改，开始按照福音的真理来生活。他们接受主的救赎，宣告耶稣是独一的神，他取了人的样式来到世上。藏族人忠心地跟随和服事主。他们很多人也受了洗。当基督教在巴塘县兴旺的时候，有一百多名信徒。神对我们的祝福满满。”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天主教在藏族地区悠久的宣教时代也戛然而止。康区有成千上万的归信者，这是天主教在藏族人中做工所结的硕果。

丁约翰

不只是藏族人感受到了共产主义者的残暴力量。为了向藏族人传福音而献上生命的汉族传道人，也因为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爱而遭受了多年的残酷迫害。有两位鲜为人知的信心伟人是丁约翰和他的妻子菊一鸣，当人民解放军横扫那个地区时，他们正在康定市服事。

丁约翰出生于上海，当他遇见一个既年轻又美丽、名叫菊一鸣的女基督徒时，他觉得神可能正呼召他去西藏。他的谨慎天性导致他很长时间都没有向菊一鸣求婚，当他终于鼓起勇气时，他说："也许我不是你想要的丈夫。你就像马利亚，而我更像马大。我总是做这做那，而你是一位学者。"

一鸣回答说："这些差异可以让我们互补。"

丁约翰告诉她，他觉得神可能正呼召他做一个宣教士，服事藏族人。一鸣回答说："嗯，如果你是我丈夫，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如果你的呼召是去西藏，那我们就去西藏。"

当这对新婚夫妇 1949 年到达康定市时，他们惊讶地看到，在镇上兴旺的教会中，信徒非常多样化。丁约翰回忆说："我们的会众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汉族人、西方人、藏族人；一些是基督徒工人，一些是老信徒，很多是新归信者，还有一些是慕道友。这间教会从未有过这么大的收获，以前从未有过这么多工人参与收割。"

几年后，所有的外国宣教士都被驱逐出了中国。经过几年的相对平静后，对丁约翰和菊一鸣来说，1958 年 11 月 29 日是可怕的一天。几个士兵拿着枪冲进他们的家里，把他们拖出来。丁约翰看着亲爱的妻子，说："哈利路亚，是时候了！"她回应说："是的，赞美主，时候到了！"

多年以后，丁约翰回忆起那个决定命运的夜晚所发生的事件：

"其中一个男人质问：'你们的枪藏在哪里？我们知道你们有枪！'

我拿起圣经，平静地说：'这就是我的武器。'

他们不听，只是粗鲁地告诉我们：'我们要把你们关进监狱。拿上被子和其他必需品，快点！'一鸣悄悄地对我说：'拿上一件藏族袍子，可以让你暖和些。'

我听从了她的建议，选了我的灰色羊毛长袍；没有想到，那件长袍在以后的 22 年里一直陪伴着我，尽管当时它已经有些破旧了。”

丁约翰发现，他是监狱里少数几个汉族人之一，其他人几乎都是康巴战士，他们被当局贴上了分裂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标签。几个星期后，藏族人看到丁约翰与众不同，他很谦虚，看起来也真诚关心他们。所以他们把他当作自己人对待，这在丁约翰面对异常艰难时，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安慰。他回忆道：

“我遭到殴打，被用绳子吊起来猛打。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当我被扔回关满藏族人的牢房时，喇嘛们围在我身边，检查我的瘀伤，拿出他们珍贵的酥油，轻轻地给我按摩。

反过来，当其他囚犯被刑讯逼供后一瘸一拐回到牢房时，我也尽力帮助他们。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在牢房里亲眼目睹残酷的虐待。比如有一次，一个商人的头部被绑上湿牦牛皮，让它晾干。当晾干的过程似乎太慢时，一个卫兵拿起一根筷子，把牛皮拧得越来越紧。那人疼得尖叫起来。这太可怕了，把我们都吓得够呛。当然，这就是他们强迫我们目睹虐待的原因。”

被捕几个月后，丁约翰得知妻子给监狱工作人员的妻子做饭。他还得知，她因为大胆地跟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分享福音，陷入了麻烦。

时间慢慢地过去了，直到三年后，丁约翰和菊一鸣才再次见面。约翰经常想象他深爱的妻子现在是什么样子了，有一天，当他在外面的山坡上干活时，他又惊又喜地看到她背着一个篮子沿着小路走来。他赶紧抓住这个机会问她怎么样了。丁约翰后来回忆了他们那段宝贵的谈话。一鸣回答说：

“‘有一些日子比较糟糕。我作见证被告发，卫兵因此打我。有些女工作人员是基督徒，我劝她们保持忠心。这使我陷入了麻烦。但神一直恩待我。’

接着小路上传来脚步声，她说：‘有人来了。’

我悄悄地对她说：‘我爱你，常常为你祷告！’

‘约翰，我也为你祷告，好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说完，她慢慢地走上了山坡。”

那天的短暂互动让丁约翰感到非常高兴，但他没有意识到，那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次看到妻子。

岁月流逝，丁约翰因为相信基督耶稣仍然被关在监狱里。严酷迫害的时刻反复来到。有一次，丁约翰被召进监狱刑讯室，他的双手被紧紧地绑在背后，一桶人粪倒在了他的头上。卫兵残忍地让他在那个位置呆了几天，

“他们不给他清理自己的机会，他们给他饭吃，但是他的手仍然被绑在身后，他不得不躺在地上，像动物一样舔食。食物只能通过肮脏的嘴唇吃到嘴里。但他仍然没有否认自己的信仰，拒绝承认自己没有犯过的罪。他的狱友被告知，除非他们迫使他服从审问者的要求，否则他们将被无限期地关下去。为了活命，这些罪犯现在不分昼夜地争着折磨他。”

1960 年，丁约翰突然被转移到了成都市的一个监狱，在那里他度过了接下来的七年。他惊讶地发现，新的地方也关满了藏族人，他说道：“一直以来，我对神的神秘方式充满惊奇，他让我能够继续服事藏族人。我在监狱里接触到的藏族人，可能比在外面时还多。”

同室的康巴囚犯对他很友好。有一天，监狱吩咐藏族人割掉他们的长辫子头发。这个命令对于康巴战士来说太难以接受了，他们处于抗议暴乱的边缘。丁约翰“也是一名理发师，他说服他们让他剪掉他们的头发，把每个发辫都贴上标签，并和囚犯的物品放在一起保管。”

丁约翰没有再次收到妻子的消息，直到有一天，在审问的时候，审问他的人随口说：“你妻子和你一样。她不停地祷告，我们不得不让她接受批斗。即使挨打，她也不放弃。之后她就死了。”

约翰被这个消息击垮了，当他发现他深爱的妻子在他被告知的三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他非常愤怒。不久之后，丁约翰写了一份认“罪”书，这让看守他的人非常高兴，然而，他又回去划掉了很大一部分，导致他被送回康定监狱，再被关押了十年。

1981 年，被关押了 22 年多后，丁约翰终于从监狱释放出来。他仍然对主忠心，之后他回到家乡上海，成为了王明道的朋友。王明道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元老，为信仰在监狱里度过了 25 年。这两个门徒有许多共同之处。

一天，丁约翰收到一封政府的来信，信中说：“我们重新审查了你的案件，得出的结论是，对你的指控没有根据。”丁约翰叹了口气，跪倒在地，就像他以前曾无数次做过的那样，重新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的救主耶稣基督。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丁约翰

经过如此长时间的苦难之后，他生命的最后一部分简直无法想象。他娶了一位基督徒寡妇，当他的犯罪记录被删除后，他申办了护照，并应一些以前的宣教士朋友的邀请，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访问了美国。他最后在 20 世纪 90 年去接受他永恒的奖赏了。

安多地区



1954 年，毛泽东的两侧分别是达赖喇嘛（右）和班禅喇嘛（左）。

所有外国宣教士都被有组织地驱逐出中国后，汉族信徒勇敢地自愿顶替他们的位置。1950 年，一个神学院毕业生搬到西宁市，希望把胡立礼、连福川和柏立美等忠实福音信徒几十年来所开展的出色服事延续下去。他长途跋涉到新解放的安多地区，寻找他能找到的任何信徒。他的报告极大地鼓舞了被驱逐出境的宣教士：

“在乡下，村里的基督徒都在为主作见证，并在主里互相鼓励。在一个偏远的地方，我发现了四个农民基督徒，他们已经四五年没有和其他基督徒接触了，尽管受到迫害，但他们仍然承认基督的名。再往前走 40 公里，我发现一个孤单的基督徒仍然忠心地祷告和读圣经。

在其他地方，我发现基督徒每天聚会两次——早上学习圣经，晚上祷告，为主的工缴纳十一奉献。在距离西宁市不远的地方，一家藏族基督徒热情地接待了我！在一个藏族中心，有一小群基督徒已经复兴，退后者得到恢复了。”

西藏的传回耶路撒冷运动



李近泉（右）和同工何恩证在乌兰县她们所住的土房外面，这是 1947 年传回耶路撒冷运动西藏使命团的基地。

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少数汉族宣教士接到神的呼召去西藏做工。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的第一批工人。

李近泉生于一个回族家庭。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她和祖母一起生活。12 岁的时候，她离家出走，陷入了罪恶的生活，但当她在 20 岁第一次听到福音时，她信而得救。

1941 年，李近泉进入圣经学校学习。三年后，她加入一个去甘肃省传福音的短宣队，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藏族人。她作见证说：“神感动我的心，让我看到藏族人的迫切需要。这呼唤不断地出现在我面前，我不得不接受这个来自神的挑战。神把西藏这个担子放在了我的心上。”

1947 年，她和其他参与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的宣教士一路西行，成为了西藏使命团的一分子。多年来，她住在青海省乌兰县的一个小土房里，她在那里传福音，关爱别人，直到当局把她和其他汉族宣教士赶出那个地方。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



拉萨市附近的一群藏族妇女收到基督教资料

20 世纪 50 年代初，外国人在中国宣教的时代突然结束，几乎再也没有什么消息从藏族世界传出来。尽管一片沉默，但众多神忠心的仆人所撒播的福音种子已经深深地扎根于西藏的土壤里。经验丰富的宣教士赖恩融（Leslie Lyall）在 1965 年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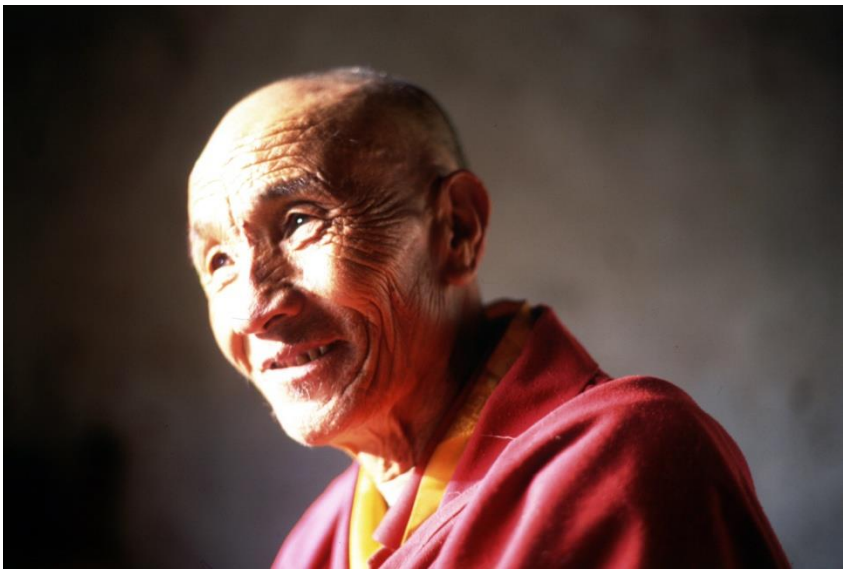
“早期去西藏的宣教士敢于相信西藏人归信是可能的。现在，西藏有了基督徒，甚至可能有一间当地教会。这个不可征服的王国在政治上已经被征服了。公路正在把人口和商品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内陆运送到西藏的腹地，汉族基督徒也可以走这些公路。这些公路会成为福音的公路，成为我们神的公路吗？”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基督徒的信息从西藏传出。那些黑暗岁月里世界屋脊上所发生的一些与基督教有关的事件，直到几十年后人们才略知一二。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一名尼泊尔基督徒有进入西藏传福音的负担，他买了一辆结实的交通工具来帮助他实现这个异象。他和父亲经常从印度北部越过边界深入西藏，他们总是带着藏文圣经，送给与他们有接触的少数信徒。

在其他的时候，他们带着中文圣经，分发给中国其他地方的信徒。后来，在一次旅行中，当局发现了圣经，他们被倒挂在树上，殴打致死。”

尼玛——一个藏族僧侣的故事



我是一个藏族人，下面是我的故事：

日喀则市和著名的札什伦布寺位于拉萨市的西边。它是班禅喇嘛的驻地，所有前任班禅喇嘛的遗体都埋葬在那里。

1917 年，我出生在南木林县一个小村庄的一个农民家庭里。我小时候常常扮演僧侣：敲鼓，吹白色的海螺壳，摆放特别的供品，模仿圣舞。我的父母鼓励我，给我穿上红黄色的衣服，使我看起来像僧侣一样。

在我还不到七岁的时候，父母想让我进入寺院，因为在藏族人看来，如果哪个家庭有儿子成为僧侣，那将是家庭的极大荣誉。我叔叔让我报名做小沙弥，尽管按照寺院的规定，应该七岁才能被招收。因为那时我只有六岁，所以叔叔告诉我：“你必须说你是七岁。如果你不这样说，就不能待在寺院里。”

我们两个去见主持。主持问我：“你到七岁了吗？”

我回答说：“我只有六岁，但叔叔让我说我七岁了。”

主持看了看满脸通红的叔叔，哈哈大笑，然后对我说：“因为你对我说了实话，你配当僧侣。将来你长大后，必会成为一个诚实的人。”然后主持给我取了新名字——尼玛。

当时我并不知道僧侣是做什么的，只知道他们穿着漂亮的衣服，吃着美味的食物。因为我还很小，所以有一年的时间我没有学习，只是玩。我们的寺院在山上，僧侣们上下楼梯时必须把我扛在肩上。

从 8 岁到 11 岁，我学习藏语，也参加佛学的考试。在参加考试的 60 个男孩中，我有幸获得了第一名。

我虽然学习勤奋，但经常不听话，叔叔和老师多次惩罚我。我们中的一些人会从寺院逃跑，但父母抓住我们，又把我们送了回去。有一次，我和两个朋友逃到一座高山的山顶上，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食物吃光后，我们就吃鸟蛋。当我们最终从山上下来时，父母抓住我们，把我们送回了寺院，我们受到了严厉的鞭打。。

后来，我请求父母允许我去拉萨市。准备好衣服和食物后，我骑了 9 天的骡马去到拉萨。我在那里住了两年，勤奋地学习佛经和对佛经的解释。

在藏族新年假期的时候，寺院的纪律比较宽松，僧侣们仍骰子赌博，也被允许玩各种游戏。其他僧侣比我聪明得多，我把所有的钱财都输光了。

从布达拉宫到不丹

有一天，我的老师来找我，他问：“布达拉宫达赖喇嘛的卫队要招一个仆人。你愿意去吗？”我去了，并在卫队里待了一年左右。大多数人几乎不可能见到达赖喇嘛，但是我每天都看到他。那时候我 13 岁。

札什伦布寺的僧侣喜欢去公园赌博，我和我的朋友经常跟他们一起去。如果那个管纪律的僧侣来了，我们就会跑掉。假如跑不掉被他抓住，他会鞭打我们很多下。我们三个人厌倦了惩罚，就逃离寺院，到了不丹国，我在那里待了一年多的时间。

不丹人热情地接待我们。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他们都会给我们提供食物和免费住宿。即使是住得很远的家庭，也会邀请我们到他们家里住。一些家庭甚至请我们做他们的私人喇嘛。

1950 年 2 月，我的一个僧侣同伴决定和一个不丹女人一起生活。我心里想：“我永远都不会那样做的。”但有一天晚上，我们都喝醉了，违背了不近女色的寺院誓言。我非常后悔，知道给父母带来了耻辱，我不再想呆在那里了。

陌生的新教导

1951 年 1 月，我搬到了西藏和不丹的边界，并找到了一份工作，运送羊毛和煤到喜马拉雅山的另一边。一年后，我穿上僧侣的衣服，出去诵读佛经，换取布施。然而，我的病情恶化了，我病得很重。

镇上有一家基督教医院，是一个宣教机构开的。一个月后，我恢复了体力，宣教士把我一直在读的佛经换成了一本叫作《圣经》的大部头。我仍然出去，到别人的家里念经挣一些钱。但宣教士鼓励我不要去了，并给了我一份工作，每天下午教她学习一个小时的藏语，而她则教我学英语。当我在宣教医院和基督徒呆在一起时，每天早晚我都参加他们的小型礼拜。

我打开圣经，读到有一位神，他创造了天、地、海、树木，以及世界上的一切。圣经说神造了第一个男人和女人，但是他们违背神的命令。他们的罪传给了全人类，使我们都成了罪人。

这个新教导对我来说很陌生。根据我们佛教的说法，世界是自我产生的。猴子是人类之父；岩石魔女是万物之母。人类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必须判定哪个故事是真实的。当我在圣经中读到偶像毫无价值，向它们献祭是毫无意义的时候，我非常震惊。我想，“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迄今为止我所信奉的一切宗教都是毫无价值的。这个基督教不适合藏族人。”我再也不读圣经了。

有一天，一个名叫桑吉的不丹女孩因为足部感染来到医院。她的伤口很难闻，但我还是给她洗脚敷药，一个月后，她的脚痊愈了。桑吉和我彼此喜欢，我们决定在一起生活，但宣教士发现了我们的计划，把她打发到了另一个城镇。我很沮丧，深信基督徒都是十分讨厌的人，喜欢干涉别人的事。

“来跟从我”的教导

当我往镇上去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一个高个子的英国人，他给了我一份工作。他安排我住在一个小房间里，每天下午我教他和他妻子藏语。有一天，他问我是否听说过耶稣教。我告诉他我听说过，他又给了我另一本圣经，和我留在宣教医院的那本一模一样。

感觉好像我无法逃避耶稣的故事！我想这也许是我的命运，所以我又开始读圣经和祷告。虽然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其他人也说我已经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但我其实只是走过场而已，我的心并没有改变。

因为我已经学习了很多年的佛学，所以我不能放弃它。我偶尔还会念诵祷文和经文，仍然相信佛教的神和偶像。我遇到的基督徒都很虔诚，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向他们的神献祭物。

有一天，我读《以赛亚书》的时候看到了这些话语，动摇了我对佛教诸神的信仰：

“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无所知晓，他们便觉羞愧。谁制造神像，铸造无益的偶像？看哪，他的同伴都必羞愧。工匠也不过是人，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都必惧怕，一同羞愧……他以灰为食，心中昏迷，使他偏邪，他不能自救。”（以赛亚书 44:9-11、20）

没过多久，我生病发烧，一位从印度来的牧师来到医院。不少病人籍着他的祷告得了医治，他问我信不信耶稣。

我回答说：“信，我相信耶稣，”那位牧师非常高兴。接着他问：“你相不相信，如果你向耶稣祷告，你的病就会得医治？”我回答说：“我相信。”他把手放在我身上，开始大声祷告，这使旁观的病人非常惊讶。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他祷告的力量得了医治。

第二天，我感到发烧已经退去，我心里感到很平安。我相信了耶稣，也得了医治。

神赐给了我一颗新心

神赐给了我一颗新心。我离弃了奸淫、酗酒和其他的罪恶。我向神认罪，他就用主耶稣的血洗尽了我一切的罪。现在我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了!

由于我学了很长时间的佛学，以至花了三年时间才相信基督。1955 年 11 月，我接受了洗礼。因为天气很冷，教会成员往洗礼池里倒了很多热水，但空气实在太冷了，那些热水几乎不起什么作用。每个人都很兴奋，因为我是那个地方第一个受洗的藏族人。

很快，我在饭店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来自拉萨市的年轻藏族女子，她名叫网膜。我们彼此喜欢，和朋友们安排好之后，我们在饭店举行了婚礼。

我的妻子相信了耶稣

我的妻子网膜听到福音后，悔改自己的罪，相信了主耶稣。她于 1957 年受洗，我们在教会举办了第二次婚礼，现在我们两个都是基督徒了。

1959 年，人民解放军入侵西藏，大量的藏族人逃到了印度。教会里有很多人帮助藏族难民，因为我们是藏族基督徒，所以他们邀请我们一起去帮助那些人。我们给他们分发基督教书籍，一看到僧侣，我们就和他们谈论基督。

这就是我的故事，讲述了神如何拯救一个藏族僧侣并使他成为他的孩子。

这些年来，主一直恩待我们。我的家人和我继续在喜马拉雅山的藏族人中服事永生神。我们在学校教书，照顾病人，传讲福音，开办了一个“藏族难民之家”。

主耶稣充满恩典地介入我的生命旅程，让我踏上通往天堂的新道路上。请为我的藏族同胞祷告，使他们的眼睛也被打开，看到耶稣基督是他们内心所渴望的真正救主。

20 世纪 80 年代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很多汉族基督徒的到来，西藏的属灵气氛发生了改变。

西藏中部地区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不断有一些西方基督徒回到西藏，这是 30 年来的第一次。与他们前几代的宣教士一样，大多数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拉萨市。当拉萨市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市结成了“姐妹城市”的伙伴关系后，为个别基督徒在拉萨市作见证打开了短暂的机会之窗。1987 年，博尔德市派代表团来到拉萨市，其中一位代表团成员就有先锋宣教士克里斯蒂和杰西的孙子康拉德，克里斯蒂和杰西差不多一百年前在安多地区服事了多年。

康拉德是一名有资质的眼科医生，他利用这次行程与地方官员建立了关系，他最后获准在甘肃省为贫穷的藏族人免费做手术。康拉德从 1990 年开始到甘肃服事，直至他 2012 年退休，他的事工一直都非常兴旺。他一共成功做了 6543 次眼科手术，与此同时，他还向很多未闻福音的藏族人传福音。

20 世纪 80 年代，也是汉族家庭教会更加意识到藏族人的巨大属灵需求的十年，家庭教会正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出现大能的复兴。

一些最初去到藏族地区传福音的汉族传道人谦卑地寻找可以接近藏族人的方法。然而，有些人对他们遭遇到的敌意程度深感震惊，他们原来相信政府的宣传，即藏族人很感激被纳入祖国温暖的怀抱中。这样的观念很快就被抛弃了，汉族基督徒意识到，向藏族人传福音需要长期和坚定的努力，且要殷切地祷告。

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有少量外国基督徒回到了藏族地区，有些人自从约 40 年前被驱逐出中国后，是第一次返回。有一个基督徒吃惊地看到，许多藏族地区都发生了变化，他看到神正在做工，把福音传入到西藏自治区，而不只是传给它的周边地区。他在 1989 年写道：

“一个把汉族人安置到西藏居住的巨大工程正在推进，尤其在西藏东部。在这些移民中，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现在有基督徒团体在拉萨市聚会敬拜，而在西藏东北部的塔尔寺周围，以前敌对基督徒的地方，现在大约有一千名汉族信徒在十几个家庭教会中聚会。汉族人已经非常成功地适应并融入藏族文化。

我相信，生活在西藏的汉族基督徒需要我们的祷告支持他们，使他们能把握住这个特别的机会。祈求圣灵把向藏族人分享耶稣的渴望赐给这些汉族人，赐他们智慧建立起跨越障碍的桥梁。”

安多地区

河南省一位著名的家庭教会领袖讲述了他的教会是如何在藏族人中兴起建立教会浪潮的：

“我们的第一批工人于 1985 年到达青海省。她们是两个年轻的姊妹，没有进入过任何学校接受培训，但她们热心服事主，对灵魂有负担。第二年，我们派出更多的工人到格尔木市加入她们。

靠着神的恩典，根基慢慢被建立了起来。在西宁市和格尔木市之间的每一个火车站，我们都有基督徒家庭住在那里。我们的工人积极地向各地的藏族人分享福音。这个事工不容易，但经过多年始终如一的见证，我们看到藏族人和汉族人之间的墙慢慢倒塌。藏族人变得更加容易接受福音，虽然只有几个人成为了坚定的基督徒。”

在青海省的家庭教会工人面临很多个人困难，他们经常长时间挨饿。家庭教会领袖回忆说：

“我记得一个年轻的姊妹没有钱，也没有食物，于是她去火车站收集从蒸汽火车上掉下来的小煤块，把煤块拿去卖，赚一些小钱，使她能存活下来。这就是我们在青海省的工人所表现出来的委身。

另外一队人出去传福音的时候，钱用完了，食物也吃光了。他们站在荒原中祈求神的帮助，过了一会儿，他们注意到有野生洋葱从贫瘠的土地中长出来，于是他们把洋葱收集起来吃。当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依靠神来生存的时候，每天都有新的洋葱出现。过了一段时间，一个小团契建立了起来。那些信徒承担了给传道人提供食宿的责任，从那天起，洋葱再也没有出现过！

在青海省服事有很多挑战。冬天的时候，气温会降至零下 20 摄氏度甚至更低。那里的人非常贫穷，而且大多数人以前从未听说过耶稣。我们的工人多次被当地人殴打，或被警察追赶。他们虽然经历许多困难，但还是坚持了下来，现在，源源不断地有人得救进入神的国。”

随着生活在藏族人中的基督徒不断增多，他们的影响也在扩大，他们传讲神的道时，常常会有神迹奇事发生，不信和罪的墙垣不断被拆毁。过去只有少数几个藏族人来到基督的面前，而现在，不同的藏族族群正经历到福音的真实和大能。

1985 年，青海省的一个妇女寄来了一封激动人心的信。在信中，她讲述了她从绝望到被鬼附身，以及最后得释放的历程：

“我今年 45 岁，是四个儿子的母亲。快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我向佛陀烧香祈祷，因为我想要一个女儿，好可以与我亲近，照顾我。

当第四个孩子生下来又是个男孩时，我非常生气，佛陀没有答应我的祷告。我觉得自己被骗了，完全失去了自控。孩子出生后，我把他放在地上，没有包裹他，想让他冻死。但我丈夫照顾他，他渐渐长大了。

恶魔控制了我。我每天都想死，不想见到我的孩子和丈夫。我上吊自杀，但被邻居及时发现，没有死成。我变得像个疯婆。我丈夫带我去看了很多医生，但都无济于事。他甚至向偶像寻求帮助，也没有什么效果——我越来越疯癫。被折磨了六年。

有些基督徒劝我丈夫相信耶稣，但他没有理会。后来有一天，我们村里的一个基督徒来了，他说：‘附近一个弟兄的家里正有聚会。快去!’

由于没有其他什么盼望，于是我丈夫让我坐在自行车上，在儿子们的帮助下，把我推到了聚会的地方。就在我们进去之前，我发现旁边有一口井，我一边尝试跳下去，一边大喊：‘我再也无法忍受了！’基督徒们正在进行主日崇拜，听到我的喊叫，他们同心祷告，求告主的名把魔鬼赶出去。

真是令人惊讶！从那一刻起到现在，我再也没有病过。我知道他们祷告的时候，魔鬼立刻就被赶出去了。沉重的担子从我身上卸了下来，我的神经也平静了下来。从那时候起，我从来没有错过一次聚会。我的家现在充满了喜乐，因为耶稣是我们家的主。”

1987 年，另一份报告讲述了发生在甘肃省安多地区的重大突破：

“在欢乐的新年庆祝活动中，许多基督教家庭聚集在一起做礼拜。突然一群藏族人出现，要求基督徒停止聚会，因为那会令他们的神不高兴。

当基督徒拒绝散开时，藏族人开始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藏族人把他们打倒在地，有些人还被狠狠地揍了一顿。基督徒们没有反击。

第二天早上，藏族人发现他们的羊、牛和马都得病了，濒临死亡。这些可是他们最宝贵的财产，也是他们许多人的生计。更糟糕的是，他们的一些家人也病得很严重，看起来都快不行了。

没过多久，藏族人就意识到，他们突然生病是因为他们攻击基督徒。于是他们派一些人作为代表去到基督徒家中，泪流满面地恳求原谅，并请求基督徒向神祷告，解除他们的咒诅。信徒们同意为生病和垂死的人畜祷告，然后他们的人和牲畜都好了。

那个村子有一百多个藏族人成为了基督徒。他们遇见了一个比他们的神明更大能的神。”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很多外国基督徒也开始重访藏族的边界地区，一些在西藏长大的宣教士孩子回到以前的家，要看看他们家人的劳作是否有果子存留。



宣教士伊凡考门在 20 世纪 10 年代送给一位藏族喇嘛一本圣经（上）

他的儿子保罗考门在 20 世纪 80 年代效仿了他的做法（下）



1908 年，伊凡考门（Ivan Kauffman）作为宣教士，和柏立美乘同一艘船来中国，并去到西藏传福音。柏立美在藏族人中开展了长久而出色的事工。

80 年后的今天，伊凡考门的儿子保罗回到他度过一段童年时光的地区，尽可能多地向人分享耶稣基督的好消息。

20 世纪 90 年代



两个收到福音小册子和磁带的藏族人非常高兴

20 世纪 90 年代，因为有新的福音资源投入，包括电影《耶稣传》被翻译成拉萨藏语、安多语和康语，西藏的福音传播得到了促进。藏族人一般都喜欢看电影，当发现这些电影讲的是他们自己的语言时，很多人都被迷住了。

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源源不断地有家庭教会的宣教士进入西藏，尽管一路走来，他们经历了许多困难。一位资深家庭教会领袖对来自他的教会网络的传道人所取得的进展进行了反思：

“我们的第一批工人于 1986 年被派往拉萨市。以后的每一年，我们都会差派更多的工人去支援，最后我们在西藏有了一个相当大的团队，分布在不同的城镇和县里。他们在拉萨市和林芝市建立了教会，教会成员主要是汉族人，但也有藏族人。

1997 年，一个 800 人的藏族喇嘛群体遭到政府的严重迫害。当我们的传道人向他们传福音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说愿意成为基督徒。我们不能确定他们是真心要将自己的生命交托耶稣，还是只为了逃避迫害。但是当我们的领袖去跟进的时候，似乎我们已经错过了机会。

我们在西藏的工人常常处于大量的压力之下。他们要面对佛教徒的反对，警察和军队的反对，而且还处在激烈的属灵争战当中。我们的许多宣教士都得过突发性疾病。”

虽然拉萨市一直被视为对抗基督教的坚不可摧的大本营，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令人鼓舞的裂缝出现了，有一个报告说：

“今天，在拉萨市有几个小型家庭教会，成员主要是汉族移民，但也有少数藏族归信者。几十个家庭教会传道人已经搬到了拉萨市，他们在那里祷告，抓住每一个机会作见证。虽然藏族人对汉族人有明显的敌意，但有些传道人获得了成功。然而也有人被殴打，至少有一个人因为试图在寺院里作见证而被藏族僧侣杀害。”

西藏自治区东南角的察隅县位于中国、印度和缅甸三国的交界处，是一个几乎无法进入的地区。这里风景如画，有深深的峡谷和茂密的松树林，还有白雪皑皑的山峰，鲜为人知的僜人就住在察隅县。多个世纪以来，瞪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没有归信喇嘛教，而是崇拜当地神祇和自然力量。20 世纪 90 年代，一个外国基督徒设法访问了察隅县，他和其他游客帮助他们的瞪人导游相信了耶稣。这个外国基督徒几年后又回来，帮助导游带领她的家人也信了耶稣。

安多地区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强调要在主后 2000 年前完成大使命，把福音传到地球上每个未得部落、语言和族群。这个强调促成了对藏族世界偏远区域的新调查。勇敢的调查者跨山涉水，四处寻找需要听到耶稣基督的人，结果，许多以前未知的藏族族群显现了出来。在安多地区新出现的一个族群是五屯人，他们只在青海省有几千人。

五屯人讲的语言与所有其他藏语都不同，他们对基督教几乎完全无知，虽然在 1996 年，一个 74 岁的五屯人告诉一名到访者：“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听说过

一些关于耶稣教的事情，但我不理解。我们只信佛教。我们对任何新的宗教都不感兴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世界上最好且唯一真正的宗教。”

藏族突破

冯姊妹是一个汉族基督徒，她 1990 年相信耶稣，在那之前，她所参加的教会发生了很多神迹奇事，包括赶鬼和癌症得医治。

冯姊妹清楚领受到主的呼召后，于 1993 年搬到青海省，加入了一个服事藏族人的福音团队。两年后，她因为传福音被抓，并被劳改一年。劳改没能阻止她传福音的热情，她利用一切机会向其他囚犯分享她的信仰。得释放后，她立即继续她在西藏自治区的服事。

到 1996 年底，冯姊妹和同工已经建立起十间家庭教会，总共约有一百名信徒，但其中只有一个藏族人。团队成员向神呼求，求神赐给他们更大的能力，使他们可以在藏族人中为神的国结出更多果子。

1997 年，五个藏族青少年参加聚会，聚会中，他们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罪，并接受了耶稣基督。不久以后，在拉萨市另有十个藏族人也信了主。



在西藏举行的洗礼

到 20 世纪末，耶稣的名已经传开，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小小的藏族信徒群体。突破的报告不时出现。有一个报告说：

“两个传道人在西藏一个山村里和 50 个人分享福音，有两个人公开决志相信基督。两天后，在另一个村子里，两个佛教僧侣接受了基督。在第三个村子里，70 人聚集在一起听福音，有四个人公开决志信主。然而，其他的村民说，他们不敢公开宣布他们对基督的委身。一个信徒解释：‘我们相信主耶稣，但村民们会迫害我们，把我们赶出去。如果我们必须离开这个村子，那我们去哪里呢?’

一个在西藏传福音的传道人被佛教僧侣抓住并缝在牦牛皮里。他们把他丢在石头上让太阳暴晒。几个小时后，秃鹫开始俯冲下来啄他。但牦牛皮保护着他，秃鹫只是松开了缝线，最后毛牛皮脱落下来，他获得了自由！”

1999 年，关于一位汉族传道人在西藏服事的见证非常激动人心：

“陈弟兄被关进了一个藏族劳改营，他意识到他剩下的时间可能不多了。在这些劳改营里，汉族囚犯，特别是基督徒，是备受仇恨的对象。然而，监管陈弟兄牢房的是一名佛教徒，他承诺要保护陈弟兄。有一天，一个回族囚犯抓住陈弟兄，威胁他说：‘你的保护人很快就会死去，你活不了多久的。’每个囚犯都知道监管患了无法治愈的癌症，他只剩下三个月的存活时间了。

但是陈弟兄有一个计划。凭着记忆，他写下了《使徒行传》第 28 章中使徒保罗为病人祷告的经文段落。他唯一的书写工具是一张卫生纸和从他指尖上流出来的血。他把那张纸交给了监管，几天后，他被叫进监管的办公室。“保罗的神今天还医治人吗?”监管问。陈弟兄说他还医治，并为监管祷告。一个星期后，陈弟兄又被监管叫到办公室，发现监管已经痊愈了。

所有囚犯都听说基督徒的神医治了那个监管，结果很多人决定跟随基督。”

21 世纪头 10 年

西藏中部



藏族尼姑在读福音小册子

在新千年里，神的灵继续在藏族人的心中做工，汉族教会向西藏传福音的异象也取得了更大的成效。2003 年，几位重要的家庭教会领袖总结了他们为基督向西藏传福音的工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向藏族人和其他坚定的佛教团体传福音，比向穆斯林传福音还难，因为佛教徒完全没有创造万物的神和个人的罪的概念。然而，我们有很多传道人正在藏族人中做工。仅在拉萨市，我们就有近一百名家庭教会的传道人。

虽然信主的藏族人的确不多，但有几个小小的藏族团契已经建立起来，神也在教导我们的工人如何祷告和更有效地做工。他们认识到，在中国其他地方使用的策略在西藏不一定奏效，因此他们现在求神向他们显明如何能赢得藏族人。当神赐下钥匙时，门就会打开！”

很多被派到西藏的汉族宣教士非常艰难，因为差派他们的教会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到位的后勤安排照顾他们的需求。有些人被派去西藏时，教会只给他们买了单程火车

票，承诺圣灵感动的时候，会为他们祷告。不足为奇，没有足够的照顾和支持，很多人没有坚持多久就离开了。

与傈僳族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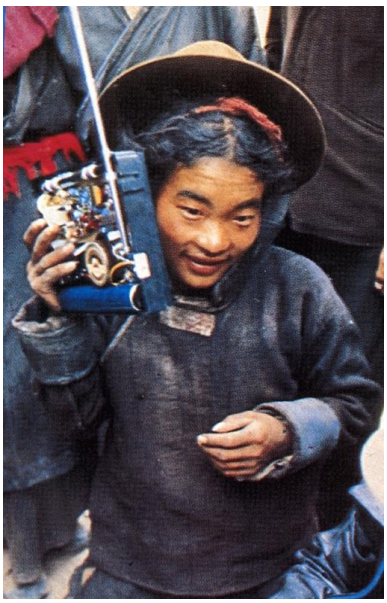
一个多世纪以来，基督教世界对神在中国西南和缅甸北部傈僳族中的特别恩典工作感到惊奇。据估计，今天仅在中国就有 35 万名傈僳族基督徒。

在该地区之外，很少有人知道在该地区的许多地方，傈僳族和藏族人生活在一起，彼此频繁交往。在云南省北部和西藏南部的交界地方，两个民族的人通婚很常见。也很少人知道在缅甸的最北端有九个藏族人村庄。

在这个战略性的地方，相信佛教的藏族人和相信基督教的傈僳族人常常接触，近年来，很多藏族人听到了福音，并有不少人相信了耶稣基督。2004 年，有报告说：

“一个叫张音的男子已经成为基督徒八年。他母亲是藏族人，父亲是傈僳族人。他已经建立了 16 间教会，里面有 50 名受洗的藏族信徒和 865 名傈僳族信徒。张音给一个藏族喇嘛看《耶稣传》的电影，那个喇嘛信了基督。这个喇嘛现在忙着教他的藏族同胞读藏文圣经。”

安多地区



一个藏族人在听福音广播

当汉族基督徒继续在整个安多地区为主作见证时，神的灵祝福他们的工作，使他们的工作开始有了收获。一位牧师离开家乡省份，在青海省的山区劳作了十年，一群年老的女基督徒靠背水赚钱来支持他。最后终于出现了突破。

“他遇到当地人抬着偶像求雨。他立刻走到他们中间，把偶像推到河里，告诉村民那是一个假神，他来是要把真神告诉他们。村民们认为他侮辱了他们的神，于是把他关起来。但是当他祷告的时候，事情发生了逆转，现在那个村子里的人几乎都相信了耶稣。他服事十年后，神大大地祝福他的事工，许多教会被建立了起来。”

一小队外国基督徒到安多地区旅行，他们为当地百姓的得救祷告，并在有机会的时候向人分享福音。他们报告说：

“一位友好的老僧侣来到我们的酒店房间和我们一起喝茶。我们和他分享了藉着主耶稣使罪得赦免的喜乐，以及与神建立个人关系的祝福，听后，这个人脸上充满喜色。我们领他悔改，接受主，又为他祷告，叫他被圣灵充满。我永远不会忘记他那布满皱纹的黝黑脸上所露出的喜悦表情。

还有一次，由于外面太冷，我们的一名队员留在她的客房里，没有随队外出。当服务员来整理床铺时，她向服务员作见证。很快，有六个藏族女孩热切地听她分享耶稣。在我们的巴士离开之前，所有六个女孩都接受了主耶稣为她们的救主。我们返程的时候路过那个镇，我们又有机会去到那家酒店，所有六个人都因为她们的新信仰而欣喜。”

几年后，另一个基督徒团队访问安多，参与了神对一个藏族僧侣的救恩计划。故事始于一名队员遇到一个年轻的佛教僧侣。他给了那个僧侣一本藏文的《约翰福音》。看起来，那个僧侣对福音书不是很感兴趣，他只是想要他们一起吃饭时拍的照片。那个信徒回家后，把照片寄给了僧侣，但僧侣没有回复他，因此他认为那个僧侣对福音不感兴趣。

然而，一年或更久之后，有消息从那个地区传出，说有一个僧侣成为了虔诚的基督徒。一名工人奉派去拜访他。拜访的人发现，

“那个僧侣收到《约翰福音》后，就自己阅读，圣灵打开他心灵的眼睛，使他看到佛教的空虚和欺骗。他变得焦虑不安。几个月后，他和寺院里的大部分僧侣到附近的镇上参加一个佛教会议。

与此同时，圣灵对两个韩国基督徒说话，要他们去那个城镇，并预订宾馆。在那里，他们会被指引去见一名佛教僧侣，神将兴起这个僧侣，使他成为他同胞中的保罗。那两个韩国人赶紧按照指示，乘飞机赶往那个城镇。

他们走在街上的时候，圣灵指出这个僧侣（从所有的僧侣中），说他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他们邀请他到他们的房间里喝茶，跟他讲述耶稣的故事。这个僧侣很惊讶，韩国人把他带到了主的面前。

现在，这个僧侣每天都接受基督徒的教导。他认识到了自己的新呼召，说在合适的时候他将回到寺院向其他僧侣传福音。人们被他吸引，纷纷靠近他，和他交谈。他给他们讲述耶稣的故事，那些人成为了信徒！他的脸上散发着圣灵的荣光。”

康区



一个康巴人在认真地读福音资料

神的国在四川省西部的康巴藏族人中继续扩展，在该地区的很多地方，像史德文这样的虔诚基督徒过去几十年的努力，为福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2002 年的一封信使我们深入了解到当时正在进行的事工，事工虽然低调，却很有果效。信中说：

“九十多个孩子第一次听到福音。请为那里的年轻信徒祷告，使他们能够忍受得住迫害。在一个城市里，有几个藏族人刚刚接受基督。在一个镇上，一个年轻的女孩独自坚守信仰，在同一个地方，一个老年男子听到了福音。”

康方言的福音电台广播也被证明是向康巴藏族人传福音的有效工具。很多人着迷地从广播里听自己的语言，整个地区的人都聚集在他们的收音机旁，认识这位爱他们并差派他的儿子来承担他们的罪的永生神。

21 世纪 10 年代



藏族僧侣似乎被圣经故事漫画书迷住了

在 21 世纪 10 年代，一些支持藏独的活动分子开始更激进地攻击基督徒，利用政治关系关闭基督徒在尼泊尔、印度和不丹等国家中的事工。而在中国，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警告藏族人，说基督教会威胁到他们的文化。

由于这个额外的压力，在喜马拉雅山中国这一边向藏族人分享基督之爱的基督徒要面对几个方面的威胁。他们受到共产党官员的威胁，那些官员不希望有人在这个地区传播基督教；他们受到藏族喇嘛的反对，喇嘛担心，如果百姓接受福音，他们就会失去权力；最近，他们又被支持藏独的西方人攻击和暴露，那些人很擅长识别在藏族人中做工的外国基督徒工人。

虽然有这些挑战，但有证据表明，西藏的基督徒团契蓬勃发展。有消息说，2011 年 10 月，拉萨市的一个家庭教会受到当局袭击。宋新宽牧师和其他十个来自河南省的宣教士被逮捕，财产被没收。其他信徒遭到罚款和骚扰。

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对他们受到的对待感到不安，他们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对警方的迫害行为采取了法律行动。他们声称，因为西藏不允许注册三自教会，所以他们践行宗教信仰的权利受到了非法侵犯。他们聘请了一名基督教律师，并以宋牧师的名义提起诉讼。

值得注意的是，2012 年 4 月 6 日，人民法院判决基督徒胜诉。没收的财产被归还，并得到了赔偿，参与事件的警察受到了训斥。

随着越来越多的汉族基督徒分散到西藏各地分享福音，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2014 年 1 月 出现了一个严重打击，一个来自山东省、名叫董春华的汉族宣教士在西藏西部一个偏远地方旅行时突然失踪。宋新宽是最后一个见到董春华还活着的人。他说：“董弟兄以前曾被警方拘留过。此外，他的家也被搜查过。董弟兄已经在七十多个藏族县中传过福音。”

当争夺灵魂的战争在西藏处于白热化时，关于其他地方的藏族基督徒的报告也浮出水面。2015 年，在阿里地区，由于信徒拒绝听从要私下聚会、不可公开聚会的建议，结果政府禁止藏族基督徒到他们的教会中聚会。

安多地区



1990 年，接受培训的眼科医生围着康拉德博士。

2012 年，伟大的先锋宣教士克里斯蒂威廉和克里斯蒂杰西的孙子，在藏族人中默默地开展基督教工作的无名英雄康拉德（Bill Conrad）退休了，这让人们非常难过。他不知疲倦地在最贫穷的人群中服事了 22 年，向甘肃省和青海省的藏族人传福。他在改装过的拓展式露营拖挂房车里进行了成千上万次白内障手术，这辆拖挂车曾到过安多地区最偏远的草原。

多年以来，随着宣教士通过言语行为把耶稣基督传给各个藏族族群，发生了无数改变生命的故事。有一次，一位上了年纪的游牧妇女寻求帮助，因为她已经失明多年，她两只眼睛都有白内障。她接受了治疗，第二天她独自来做术后检查，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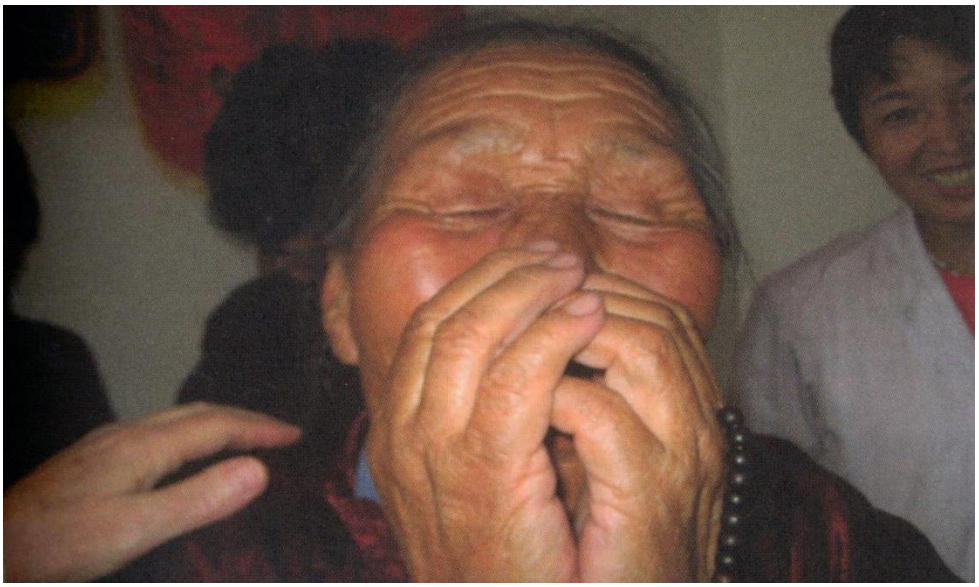
康拉德给这个笑容满面的老妇人拍了一张照片，并拿给她看。他回忆说：

“她为自己滑稽的样子感到尴尬，忍不住笑了起来。然而——当她意识到她是在用自己的眼睛看那张照片时，就像开了灯一样——她又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们当中没有一人不为之流泪的。”



一个安多妇女重见光明。当她看到自己“没牙”的照片时，她忍不住笑了起来。

但当她意识到自己的视力已经恢复了，又忍不住哭了起来。



克里斯蒂威廉 1892 年最初来到甘肃省藏族地区，他的孙子在 2012 年退休，这个家族服事了甘肃人民 120 年。

神对心碎之人的爱

在 21 世纪的头十年里，安多地区发生了几次重大自然灾害，其中最为严重的是 2008 年发生在四川省的汶川地震，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是十万六千人，另有三十七万五千人受伤。尽管震中是在羌族人和嘉绒人居住的地区，但也有许多藏族人受到了最初的 8.5 级地震和数百次余震的影响。住在该地区的一千五百万人中，多达一千一百万人无家可归。汉族和外国基督徒迅速做出反应，为遭受创伤的灾民提供实际的帮助。

两年之后的 2010 年，在青海省玉树州发生的地震，也让基督徒有很多机会彰显基督的爱，很多藏族人第一次听到福音。有报告说：

“眼下的目标是帮助灾民从身体和情感创伤中恢复过来，并照顾佛教僧侣。地震发生后，一些僧侣拒绝住在寺庙里，因为他们担心余震会使房子倒塌。相反，他们询问是否可以获得基督徒团队的援助。这给了我们很多机会向他们中的一些人传福音。”

康区

中国最南端的藏族亚群生活在云南省北部的香格里拉市及周边地区。

21 世纪初，一个汉族传道人搬到香格里拉向藏族人传福音。经历了许多挫折之后，他的事工最终获得成功，在 21 世纪 10 年代中期，他已经在那个地区建立了八到十个团契。

虽然大多数基督徒对他们在敏感地区的活动都守口如瓶，但还是有一名工人向信徒公开了他们在藏族中服事的最新进展。2011 年 12 月，他说：

“在过去的九年里，有两个团队的工人向藏族人传福音，教会慢慢建立了起来，一共有几十名信徒。2 月份，人数翻了一倍，4 月份，人数再次翻倍。整个夏天，不断有藏族人归信基督。现在这里有几百个藏族基督徒，而在十年前一个也没有。”

有一个名叫娜奥米的年轻藏族妇女，她小时候从树上摔下来，失去了一条腿。家人认为那次事故是一个坏兆头，于是把她送去当尼姑。然而，她在尼姑庵里学习的时间越长，就越加感到她的神明无力帮助她。后来，娜奥米第一次听说了耶稣。她知道，她找到了真理，她把生命奉献给了耶稣。

家人发现娜奥米成为基督徒后，她的生命受到威胁，亲戚朋友都排斥她。尽管经历了这些痛苦，她仍然能够流着泪说：“我永远都不会离开神，因为他是如此的良善，如此的真实。”

另一个基督徒宣教小组在他们事工的早期目睹了一个藏族僧侣相信基督。他成为了一名坚定的信徒，他离开寺院，结了婚，和妻子一起服事神，他们至少在藏族人中建立了五间教会。他们报告说：

“我们的藏族教会领袖第一次举办了圣诞晚会，有 130 个藏族人参加。他们都过得很愉快，并听到了福音（有些人是第一次听到），八个藏族人把生命交给了基督。赞美主！”

“有一天，我跟我们的主要藏族领袖交谈，他跟我分享了另一个僧侣来到基督面前的故事。他在公共汽车上认识那个僧侣，并与他成为了朋友，他与那个僧侣分享福音，僧侣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荣耀归给神！这家伙做了 13 年的僧侣。他在印

度花了八年时间在达赖喇嘛门下学习，其余时间浪费在中国的寺院里。我们相信神会倍增我们所结的果子，兴起这个人，使他在自己的同胞中传扬福音。”

“我刚刚从藏族禾场回来，我们在那里培训了 25 个藏族人。圣灵大能地浇灌下来。在我们的学生当中，有一个在主里的新弟兄，在过去的六年里，他的身体一直饱受疾病的折磨。我们为他祷告后，神医治了他，令他一生难忘。”

丹增拉帕



遇见耶稣的僧侣

丹增拉帕出生在甘肃省安多山区的一个村子里。父母骄傲地以来自同一地区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名字给他起名。他 15 岁的时候，母亲把他带到当地寺院，让他开始终生学习佛学和做佛事。她告诉眼泪汪汪的儿子：

“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你会成为我们家的荣耀，成为一名僧人。从你很小的时候，我就梦想着这一天了。你总是那么机智和善良。你总是那么聪明，我知道你的命运是当一个僧人。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理解，但你生来就是一个僧人，要带领我们的族人开悟。”

他在寺院里的生活很悲惨。那就像一个又大又黑的牢房，他觉得自己永远也无法逃脱了。早上，他和其他僧侣一起到街上乞讨，每天回到寺院后，他们都会受到言语、身体和性的虐待。

根据丹增所说，一些年老的僧侣和喇嘛是狂暴的同性恋和恋童癖，他们毫不犹豫地使用小孩来满足他们的邪恶欲望。当他发现许多本应独身的资深喇嘛在寺院外有秘密的妻子和家庭时，他的幻想也破灭了。

有一天，丹增看到一个老喇嘛毒打一个小男孩。当他问其他僧侣那男孩做错了什么时，他们告诫他要安静，并低声说男孩是那个喇嘛的性奴。有很多个夜晚，丹增都无法入睡，因为他听见寺院的其他地方有痛苦小男孩含混的惨叫声。

丹增渴望逃跑，但他知道自己永远都无法获得自由。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在寺院里过着被奴役的生活，虽然他后来搬到了拉萨市，然后又去到印度，并在印度见过几次达赖喇嘛，但他的内心一直无法找到平安。

丹增在印度的时候，有一个亲戚去看望他，那个亲戚以前也是一名僧侣。当那个亲戚说他已经搬到美国，并成为了基督徒时，丹增大吃一惊。丹增以前从未听说过“基督徒”这个词，亲戚告诉他，“基督徒”是指跟随耶稣的人。丹增被吓得退缩了，因为所有僧侣都被教导绝不可提那个名字。他们被灌输了这样的思想，即耶稣的名是危险的，有能力颠覆藏族生活的架构和佛教本身。

有一次，他小心翼翼地向一个来访僧侣询问耶稣的事，结果被严厉地警告：

“耶稣和他的跟随者摧毁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秩序。地狱不会放过他的。我们根本不该讨论他。谈论他，会给了他力量。他扰乱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秩序，因为他可以胜过冥界和引导我们开悟的诸神。

你不能把病毒带回家里来判别它，阻止病毒的传播。让它离你和你的家人越远越好。你不能把耶稣带到你的寺庙里来判别他的危险！让你的学生尽量远离他的名字。把他关在门外。

耶稣与其他神明不一样，他的能力是通过人们分享他而获得的。他就像一种致命的病毒——当你意识到他有多么致命时，他已经感染了你家里的每一个人。”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丹增越来越想更多地了解耶稣，但他的好奇心总是得不到满足。一天，他母亲来了一封信，要他回家，因为他父亲已经去世。丹增很伤心，他经由漫长的陆路返回西藏。因为没有护照，他只能到达尼-中边境，在那里他遭到逮捕、捆绑，并通过公路被送到拉萨市。在拉萨，他遭到官员的毒打，并被监禁了六个月。

丹增因为感染肺结核被送进了医院，一位讲藏语的瑞典医生为他治疗。医生的衣领上戴着一个小小的十字架，丹增问他那是什么意思，医生说那表明他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

遇见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令丹增非常激动，他心中充满了许多问题要问。医生给了他一些基督教资料，是中文和藏文的，让他去看那些资料。

一天，医生问丹增他是否可以为丹增的痊愈祷告，因为丹增的病情恶化了，他需要的不仅仅是药物。丹增同意了，他后来描述了所发生的事情：

“医生走近我的床，把他的右手放在我的右胳膊上，开始用我不熟悉的语言说话。突然，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我感到有什么东西穿过我的手臂，就像一条温暖柔软的毯子。它进入我的肩膀和胸部，然后穿过我的整个身体。

我听不懂医生的话，但他的祷告有我的祷告所没有的东西——那就是力量。”

那个时刻是丹增拉帕生命的转折点。他亲身经历了基督的大能。那天晚上，他睡觉时做了一个戏剧性的、改变生命的梦。

“梦中，一个男人身穿白色袍子，身上散发着光芒。在他面前，我感到既温暖又安全。

他走近我的时候，我能看出他的手有点不对劲。他手掌上有尚未完全愈合的伤痕。我想凑近看一眼他的脸，但凑近不了。

‘来跟从我，’他说。他讲流利的藏语，他低沉舒缓的声音，就像一位慈爱的父亲在说话。

‘你是耶稣吗？’我问。

他只是又说了一遍：‘来跟从我。’

‘你就是那位指明真理之路的吗？’

‘来跟从我，丹增。我是道路，我是真理。若不藉着我，无人能走上真理之路。’

我回答说：‘好，我跟从你’。”

丹增在医院里住了几个星期，他利用所有闲暇时间研读圣经。医生和护士对他的康复感到惊讶，但丹增知道，那是因为瑞典医生的医治祷告。

丹增所学到的一切使他感到敬畏，他意识到是时候必须离开寺院了。他寻找真理的旅程带他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回家后，丹增感到有负担向寺院里的朋友分享他所学到的真理。他召集僧侣举行特别集会，要求与喇嘛首领——大石喇嘛——进行公开辩论。

虽然丹增知道一旦他提到耶稣，僧侣们必会有愤怒的反应，但他内心感到有一种超自然的平安。神与他同在，应许永不撇下他，也不丢弃他。即使他被杀了，他知道自己会在天堂里与他的主同在。没有理由害怕

几百个僧人挤到寺院的院子里目睹这场辩论。对于这场特别的集会，谣言四起，有人认为丹增想挑战喇嘛首领的领导地位，试图取代他。

努力找到合适的言辞后，丹增拉帕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大胆地说：

“如果我告诉你们，我曾向一位说他可以引导我进入属灵世界的神祷告，我不需要赢得功德才能听到他的声音，因为他出于恩典，把这一切都赐给了我，你们会怎么想？我凭自己无法获得这些。

我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有一位神为我舍弃自己的生命，好叫我不再受苦。他那样做，不是因为我积了足够的功德，而是因为他爱我。他的爱把人引到结束痛苦的道路上，他的名字叫耶稣。”

暴怒的大石喇嘛大叫道：“立即抓住他！”几十个僧侣冲向丹增，吼着：“他是基督徒！杀了他！”

这名新信徒被掐住脖子，并被残忍地打得血肉模糊。他失去了知觉，被丢在那里等死。甚至连他的弟弟——他也做了僧侣——也被迫打他。丹增的母亲也因儿子的行为遭难，她的房子被烧为平地。

这位曾受重伤的基督门徒回忆起他被打时的想法时，他说：

“我知道我必须向自己死，才能在基督里活。如果我能在基督里活，那么，虽然他们能杀我的身体，但我还会与他同活。在那一刻，我不再害怕死亡了。

虽然我躺在地上被众人拳打脚踢，但我不是他们的囚犯。我是作为一个自由人被打的。那一刻，我比现场其他所有人都有盼望。我不再是佛陀的囚犯。他们是。我因为离开佛陀而被打，而他们是因为害怕、不敢离开佛陀而打我。”

几个小时过后，夜幕降临，浑身是血的丹增恢复了知觉，他听见了一个令心灵得宽慰的声音说：“我的孩子，来跟从我。”一种超自然的平安充满了他的灵魂。过了一会，有一只手紧紧地捂住他的嘴，那是他的弟弟，在夜里回来帮助他逃跑。

丹增被送上了一辆开往一座遥远城市的班车，在那里，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从伤痛中恢复过来。他被警告永远不要回家，否则会被杀掉。

丹增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被人严格控制，他无法自己选择。他的头发被剃光，衣服和其他僧侣的一样，被完全剥夺了个性特征和身份。他不能独立思考，也不能独立于寺院行事。

现在他自由了，但他生命中的一切都改变了。他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适应。虽然他没有钱，没有银行账户，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关系，但他从以前受压迫的生活中走了出来，走向耶稣基督，他是世界的光。

在新的地方，一些基督徒最终找到丹增，他们热情地接待他，并告诉他，神赐给了他一个独特而珍贵的身份，使他与众不同。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思想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因为他原来所学到的一切都受到了挑战和颠覆。

与此同时，家乡寺院里的僧侣们仍然对丹增非常愤怒。在他们的心目中，他玷污了国家、家庭和文化。他们追查到他的住处，想尽一切办法让他放弃信仰，回到寺院来。当他们的请求不被理睬时，他们觉得处死他比让他一走了之更好，他们几次试图杀害他。

后来，丹增开始在中国西部的一个慈善医疗机构中工作，这给了他机会向很多来医院接受治疗的藏族病人作见证。有一个藏族就医者是一个名叫马普的女士。丹增和她分享福音，她信了，成为他施洗的第一个藏族人。马普爱丹增，他们结为了夫妻。20 年来，他几乎没有见过女人，完全断绝了和异性的接触，所以婚姻是他生命中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改变。

丹增和马普现在有两个儿子，他经常说，除了救恩之外，神赐给他的最奇妙礼物，就是他的妻子和孩子。

丹增总是非常勇敢，2017 年，他听说家乡地区暴发了细菌感染。很多人，包括他亲爱的母亲，都死于流行病。尽管丹增受到威胁，如果他再次在他的家乡出现，就会被杀害，但神的爱驱使他回到那个寺院，几年前他在那里差点被打死。他推断：

“我知道他们大多数人想杀我，是因为他们觉得我背叛了他们。但是，想到神把拯救他们的方法赐给了我们，我就无法入睡。我必须用神交给我的东西做些什么。我知道，因为耶稣爱他们，所以我也要爱他们——即使他们恨我。我想到那里服事他们，向他们显明耶稣的爱，我会这么做的——即使他们杀了我。”

丹增带领一个医疗队回到他的家乡，为一千多人提供了治疗。当地人犹豫要不要接受他的帮助，但他们的痛苦实在太大，于是他们放下偏见，接受了援助。

一天，丹增正坐在诊所里，大石喇嘛走了进去。丹增立刻拿了一把椅子让他坐下，并深深地向以前迫害他的人鞠了一躬，以示尊敬。当大石喇嘛意识到服务他的，正是他曾经试图害死的那个人时，他瞪大了双眼。

第二天，当丹增提出要在镇上建一家永久性诊所时——当时镇上还没有永久性诊所——所有僧侣首领都聚集了起来。

丹增拉帕——从小就献身于佛陀并做了多年的僧人——现在是耶稣基督冠冕上的一颗宝石，是神的大能从内到外彻底改变人的例子。

许多年前，丹增的母亲曾预言他将带领他们的族人开悟。他正在这样做。他继续服事永生神，带领着一个小型藏族家庭团契。

丹增拉帕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显明了耶稣基督使人得自由的惊人改变能力，难怪西藏的喇嘛和恶魔世界惧怕耶稣无与伦比的名，以及为什么他们一想到“耶稣病毒”可能有一天会传遍藏族世界，就会战栗。

西藏教会的未来

至此，我们已经考查了神在历史进程中在西藏所成就的事情。我们需要反省的是，从 1300 年前景教传入中国开始，这么多个世纪以来，基督徒并没有给西藏的属灵景观留下任何显著的记号。

有些人阅读这本书的目的，可能是希望看到福音的奇妙突破，有成千上万的藏族人成为基督徒。这些读者可能会失望，因为这样的时刻还没有来到。相反，宣教士在西藏的宣教故事，是一个播种、牺牲及火与血的故事。耶稣基督的教会每往前走一步，都遭到了恶魔世界的强烈抵挡。

长期以来，基督教领袖们都知道西藏的属灵环境特别黑暗。我们记得一位牧师在 1886 年预言：“神似乎把西藏留作他再来之前的最后一块禾场。”几年后，戴德生说：“在西藏使人归信基督，就像进入山洞试图抢走母狮的幼崽。”

正如简介中所述，达赖喇嘛自己也说过，强大的恶魔实体控制着西藏，甚至有一个神灵积极参与他的政府工作。基督的使者几百年来所经历的强大斗争和迫害，已经显明这些黑暗力量是真实存在的。福音事工每往前走一步之后，似乎都要再往后退两步，每个基督的门徒都受到了这些强大和看不见的力量的袭击。正如几位早期宣教士所发现的，藏族国王和王后对福音表现出了兴趣，但最初的希望迹象却被猛烈地扼杀了。无数宣教士和他们的藏族归信者被呼召要用鲜血见证他们的信仰。

我们已经考察了像克里斯蒂、史德文、柏立美和叶长青等许多忠心的基督徒先驱的服事，他们在西藏高原的偏远地区生活了几十年，把生命倾注在那里，竭尽全力分享永生的信息。有些人在藏族世界的边界劳作，与地狱恶魔进行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激烈斗争后，最终把圣经翻译成藏文。

有些耶稣的仆人有幸看到事工有一些突破，从中受到了鼓舞，但很多人却没有经历过什么令人振奋的进展，然而，他们还是坚持前行，希望他们忠心的播种有一天会带来大丰收。

一天，所有的宣教士都被驱逐出了西藏，一切可见的基督教标记都消失了。几十年来，似乎所有的希望都落了空，然而，全能的神开始以人最料想不到的方式显明他

的伟大计划，他将圣灵浇灌在无数的汉族基督徒身上，推动了一场大能的复兴，这个复兴的规模，是世界从未见过的。

最近几十年，很多汉族信徒——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最不可能在西藏取得成功，因为汉族和藏族是互相仇恨的——分布到藏族世界的各个地方，在所到之处颂赞耶稣基督，越来越多的藏族人相信了永生神。基督用血买来的少数跟随者，艰难地、一个一个地在西藏出现了！

与此同时，神也感动他那些居住在尼泊尔、印度、不丹和缅甸边境地区的儿女，使他们有心越过高山，把福音带进西藏。虽然遭到共产主义者、喇嘛和西方佛教徒的强烈反对，但在过去 20 年里，神的子民取得了进展，神的国正在整个藏族世界中逐渐扩展它不可思议的、改变生命的影响。

近几十年来，对于“耶稣基督还活着吗”——所有生命都依赖于此——这个基本问题，越来越多的藏族人找到了的答案。他们发现耶稣真的活着，他能够满足他们最深处的属灵渴望和需要。

藏族人发现，耶稣基督不只是另一个活佛，相反，他非同寻常的声明是真实的，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 8:12）。

他们又惊又喜地发现，耶稣不只是生命无尽循环中的一条道路，相反，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正如他所说的：*“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 14:6）。

虽然今天的藏族教会还很小，大多数藏族人还没有听到福音，但是，如果耶稣基督活着，就没有任何事或人能够阻止他国度的扩展和统治。国王和祭司不能；共产主义者和他们无所不在的监控摄像头不能；甚至地狱里的所有恶魔也无法阻挡永生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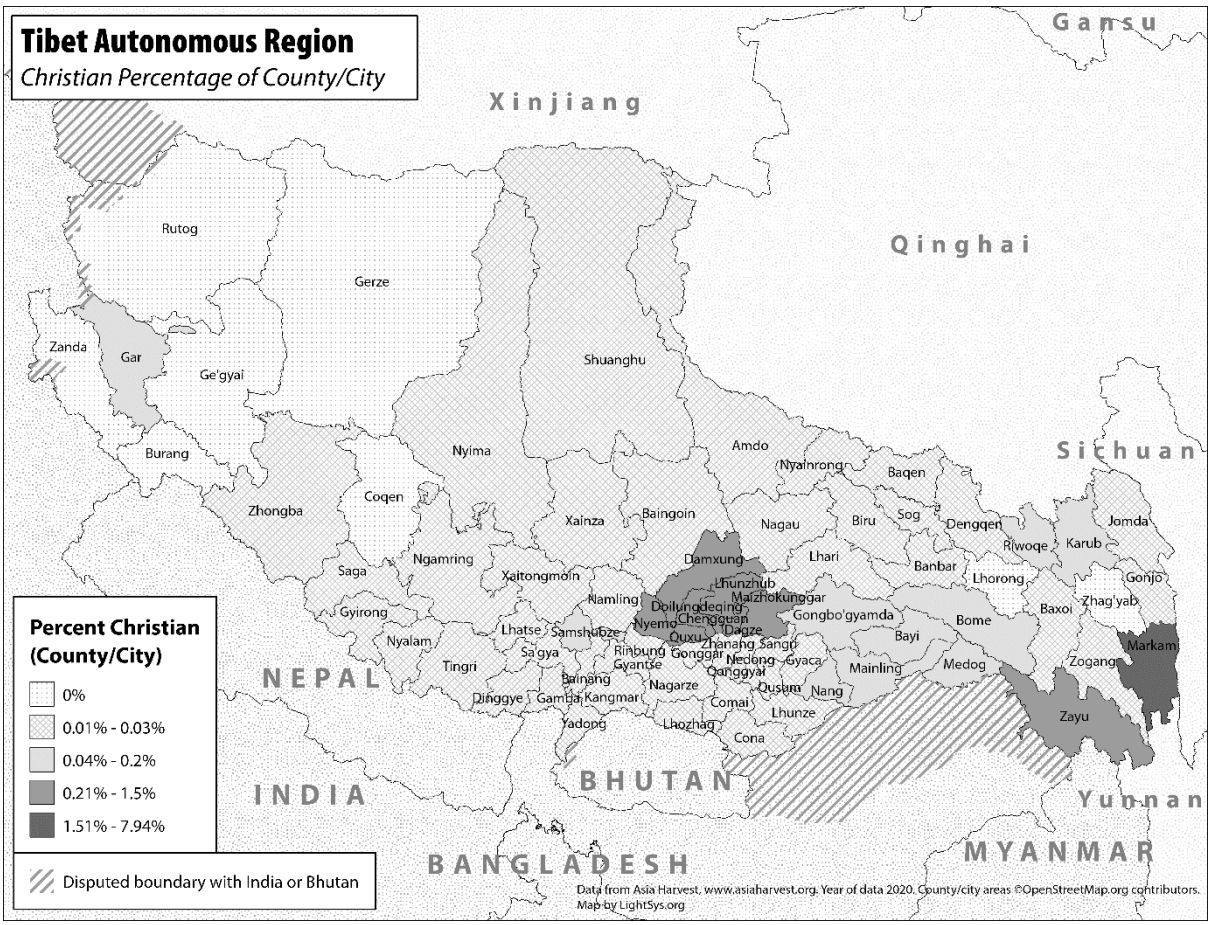
耶稣基督正逐渐显明他是西藏的真正之王！随着为数不多的基督徒在世界屋脊上出现，神正从西藏为他的儿子预备荣耀的产业。

感谢你参加这次的藏族基督教之旅。我希望你读过神的国如何在地球上最坚硬的土壤中得到建立的故事后，会受到鼓舞和挑战。

西藏正在万王之王的王冠上找到它的合适位置，很快有一天，至高神的天使会大声宣告：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11:15）

西藏自治区基督徒分布图



西藏的民族群体

（主要分布在西藏的民族）

西藏自治区		人口		
自称:	民族名:	（中国）:	基督徒:	
阿迪	珞巴族	1,200	0	0.0%
布南	藏族	2,100	4	0.2%
登，达让	未识别民族	11,000	20	0.1%
登，格曼	未识别民族	200	0	0.0%
格罗玛	藏族	19,000	0	0.0%
科计	回族	2,500	0	0.0%
康巴（西）	藏族	261,000	261	0.1%
科容	藏族	8,200	0	0.0%
拉达基	藏族	3,400	0	0.0%
拉户力提喃	藏族	3,100	0	0.0%
珞巴，保加	珞巴族	4,200	0	0.0%
珞巴，宜都	珞巴族	10,000	0	0.0%
洛米	藏族	1,700	0	0.0%
米古巴	珞巴族	90	0	0.0%

门巴，错那	门巴族	44,000	13	0.1%
门巴，墨脱	门巴族	8,100	0	0.0%
纳西（北）	纳西族	3,300	130	4.0%
普日	藏族	700	0	0.0%
普罗克	珞巴族	400	0	0.0%
夏尔巴	藏族	1,200	0	0.0%
塔米	藏族	600	0	0.0%
藏，拉萨	藏族	920.000	370	0.1%
藏，格桑	藏族	742,000	150	0.1%
藏，纳日	藏族	62,000	0	0.0%
特斯库	藏族	14,000	15	0.1%
瓦隆	藏族	2,000	0	0.0%
杂	藏族	800	0	0.0%

青海省

安多，玻巴	藏族	727,000	370	0.1%
安多，莅巴	藏族	158,000	20	0.1%
保安，同仁	保安族	7,100	0	0.0%
果洛	藏族	163,000	30	0.1%
桑格	藏族	5,400	0	0.0%
卡尔梅克	蒙古族	188,000	0	0.0%

康巴（北）	藏族	148,000	30	0.1%
索格阿里克	藏族	48,000	0	0.0%
五屯	土族	3,100	0	0.0%
永志	藏族	4,100	0	0.0%

甘肃省

安多，莅巴玻巴	藏族	183,000	100	0.1%
白马	藏族	17,000	370	2.2%
藏族，卓尼	藏族	166,000	330	0.2%
迭部	藏族	25,000	0	0.0%
藏，钵盂	藏族	4,200	25	0.6%
藏，竹曲	藏族	48,000	0	0.0%

四川省

安多，他户	藏族	98,000	0	0.0%
博洛齐	藏族	2,700	0	0.00
磉没	藏族	49,000	0	0.0%
尔龚	藏族	51,000	5	0.1%
尔苏	藏族	43,000	0	0.0%
贵琼	藏族	12,000	0	0.0%
嘉戎（查保）	藏族	18,000	0	0.0%

嘉戎（关应桥）	藏族	7,800	0	0.0%
嘉戎（上债）	藏族	5,100	0	0.0%
嘉戎（四大爆）	藏族	6,900	0	0.0%
嘉戎（司徒）	藏族	202,000	60	0.1%
康巴（东）	藏族	1,563,000	800	0.1%
鹿祖	藏族	1,200	0	0.0%
玛雅克	藏族	2,300	0	0.0%
迷你	藏族	1,600	0	0.0%
木雅	藏族	26,000	0	0.0%
纳木义	藏族	8,600	0	0.0%
羌（知木林）	羌族	17,000	5	0.1%
羌（卢华）	羌族	24,000	5	0.1%
羌（麻窝）	羌族	20,000	5	0.1%
羌（雅都）	羌族	38,000	10	0.1%
却育	藏族	11,000	0	0.0%
是兴	藏族	3,500	0	0.0%
藏，善言	藏族	25,000	0	0.0%
乡城	藏族	14,000	2	0.1%
扎巴	藏族	8,300	0	0.0%

云南省

藏，德钦	藏族	119,000	2,400	2.0%
藏，香格里	藏族	101,000	3.500	3.5%
总共		6,500,690	8,995	0.1%

封底



中国纪录

西藏幅员辽阔——面积是英国的三倍——但人口稀少。大多数西藏人声称自己是佛教徒，但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佛教只是披在古老黑暗信仰上的一层外衣。灵界在西藏是一种日常现实。

藏族基督徒为数不多，但“世界屋脊”有悠久而非凡的基督教历史。本书记载了许多勇敢顽强的男女基督徒的故事，他们试图克服巨大的困难，对抗强大的属灵力量，要在西藏高举耶稣基督的名。